

爬满忧伤的空间(一)

章程

一

在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忧郁过度，放弃了高考，并离开了就读的长江一中。

在这之前，我在一间宽大的病房里接受医生的治疗。所有病人都紧张高考。

医生远远的站在一个台子上，他手上拿着一支笔指着所有病人当中的我说：

……其他人都不像你，你太忧郁了，你把现实想的太悲伤了，所以你永远都不能再读书了，你也永远都不能再考大学了，你只能抱着你的悲伤，默默的沉静在光阴的角落里，最后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死掉……

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悲伤啊。我想，我会就这么一直下去吗？

二

虽然还在这座城市，但我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我不讨厌新的东西，但我很排斥新的地方。

我第一眼就看到挂在门上校牌，上面赫然写道：新世纪学院。

我被校长领入院内。

这确实是一个学院。一栋简单的学校大楼，和对面的一个居民区的大楼，刚好围成了一个院。

我又是一阵忧伤。

校长说，小伙子，你会慢慢熟悉的，你看我们这里多好，将来还能培养很多广告设计的精英呢。

校长非常爱财，当我把学费交给他的时候，他热情的领我参观了机房和办公室，就差没带我参观女生宿舍了。最后我被领进了宿舍，这是个小的可怜的房间。他用手指着靠门的一张空床对我说：

“你就睡这吧！”

我看了看，狭小的房间里总共摆下了四张铁架床，三张床上已经有了被子，剩下的一张像是刻意等我的。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在长江一中的时候，那里的男生宿舍起码有现在的五六倍之大。每间都能容纳二十几个人。那时最能衬托男生宿舍的便是女生宿舍。

女生的宿舍崭新的如一个刚出道的璀璨明星，而男生宿舍则是

80年代的产物、21世纪的废弃物，满身疮痍的蜷缩在女生宿舍之下。

据说男生宿舍以前是老教室，新教室建好之后它们就失去了价值。校方觉得这么一幢两层的楼房拆了可惜，校长一直提倡精简节约，所以思之再三决定留下了改成学生宿舍。一间教室的面积明显要比一间宿舍大，但容不得砌墙分隔，因为那样毕竟要花费钱财，与精简节约的宗旨不符合。于是就直接摆上床改成大号的宿舍，这样一间大宿舍能睡二十几个人。

起初，住进来的男生一直不能理解，这个社会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凭什么男的住就是废弃物女的就住新世纪的建筑物呢。这样很多想不通的男生终于聚集在一起爆发出了不满的情绪。后来校长亲自将想不通的男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说明会。据说，会议的内容十分保密，但内容还是被参加此次会议的人给透露。那人透露说，校长说了，原因很简单，女生在青春期里的卫生很重要，这关系她们每个人的生理健康，我们作为男人必须关心女人。这个原因被很多男生了解之后，之前的不满情绪就渐渐消失了，慢慢的就习惯当前的现状。但日子久了，又有学弟们开始质疑了，他们说，女生的生理健康很重要，那男生的生理健康就不重要了吗？这个疑问又迫使校长给发问的人召开了一次会议。会后，有人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原因是什么，那人说：“回家问你妈去。”发问者被震呆了，吼道：“你再说一遍？”那人一脸不解的说：“真的，校长都这么说，回家问你妈啊！”

之后，发问者打掉了作答者的一颗门牙。当天晚上的凌晨一点钟，在男生的集体宿舍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那晚大家都被惊醒了，连校外的野狗都狂吠不停。第二天，大家才知道夜里的斗殴的结果，双方均以殴倒对方两人喷血的战绩而告终。那是一次举校震动的斗殴事件，斗殴的双方选择半夜人们熟睡的时间里进行斗殴，目的在于不提供他人欣赏，可结果还是被公开。从此，校方得到了教训，把凌晨一点定为全校的“危险时刻”。这一定性，让管理宿舍的老头深受其害，从此老头每晚都要熬到凌晨一点以后才去睡觉；同时斗殴的双方也得出了重要经验，斗殴是绝对不能在校内斗的教训。

想到这里，我不禁得到一丝安慰。

校长告诉我说：“今天是礼拜天，学生有的回家有的出去玩了，你就在这里看看，旁边是厕所，外面有个水池，学生洗衣服的。你自己看，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环境，等下我再叫个学生过来陪你去食堂吃午饭。”

说完校长独自离开。狭小的房间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眼前的画面零落不堪，再标准不过的“狗窝”类型。我透过窗户，对面是一座十层高的大厦，大厦的顶层镶着“黄公大酒店”的字样，旁边标出了四颗五角星，诠释了它的级别。这在周围所有的建筑群体当中尤为气派。大厦的最底层是这座城市最大的超市。同时，这座城市最繁华街道之一的一个十字路口也汇集于此。

只要趴在窗前，时刻都能看到穿流不息的汽车。我想，如果什么

时候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能从这里俯视到一辆劳斯莱斯。

想着，我就兴奋了许多。

因为空间的狭小，所以让我觉得门也很窄。因为觉得门很窄，所以外面的走廊也就显得有些拥挤。一个人站在走廊里，都有种被包裹起来的感觉。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没有人从我身边走过，但我可以听见在我头顶上有人喧哗。是女人的声音，还伴着“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面前是栋老式的住宅楼，与我所在的楼仿佛拥抱在一起。眼皮底下偶尔有人影掠过，耳边就跟着响起一声铁门撞击的巨响。响声在空旷寂静的空气里慢慢扩散开来，最后冲向了天空。

2

先前的寂静消失了，眼前仿佛出现了生机。

我开始觉得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显得有趣，但因为陌生，我还说出来它的优点。走廊的一头是一个大的多媒体教室，校长一开始便自豪的向我介绍了。我只从外面看了眼，前后的铁门紧锁，窗户上落满了千年的尘埃。

沿着走廊是三间电脑房和一间办公室，透过机房的窗户，我看到了那些数量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的电脑。让人担心的是那些陈旧的几乎已经淘汰的电脑，甚至连和一些小网吧里的电脑都没办法比较。我很惊奇这些破旧的东西竟能组建起一个学校，同时更惊奇能有这样一个能组建的人。校长很是在乎他的那些电脑，每间

机房都装了扇铁门。铁门的防盗效果一流，就连他自己拿着钥匙开门都很费劲，这真让站在一旁的人有种想踹门的冲动。

如果不是因为下雨，我绝对不会呆在走廊里发呆，因为这会更使我忧伤。可惜直到天黑，雨也没能够停下来，我只好回到宿舍里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行人和汽车。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一个人，看见我似乎有些惊讶，我喜欢见人就笑，于是就冲他微笑。那人似乎没感觉到，懒散地倒在床上长叹了一口气。我继续看着窗外，他则慢慢坐了起来背靠着墙壁，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他抽出一支没有马上放进嘴里，而是做着准备扔给我的手势说：“抽吗？”

我急忙摇了摇头说不会。

于是他将烟叼在嘴里点燃，一吞一吐将烟雾弥漫了整个狭小的房间。

他问我道：“你新来的？”

我说：“是的。”

他问：“叫什么名字啊？”

我说：“成依然。你呢？”

他说：“千里。”

我没听明白，怀疑道：“你姓钱？”

他解释道：“这是我网名，本来叫‘千里之外’的，人家喊的时候省略了后面两个字。周杰伦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嘛，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啦啦啦啦啦……”

我说：“哦。”

他顿了顿，继续吞着烟。

我问：“你来这很久了吧？”

他说：“是啊，过几个月就毕业了。”

我又问：“这里怎么样啊？”

只见他痛心疾首道：“误人子弟啊。”

说着，向天空喷出一个大烟圈。

我张大了嘴，“哦”了一声。他却一个劲的摇头。

我有个习惯，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总想知道那个人的过去。

于是我问：“你之前呢？”

他说：“我初中毕业就去上海了，呆了一段时间，发现那的人和我差别太大，没多久就回来了。现在不都流行学这个嘛，我舅舅的一个朋友的弟弟和校长是同学，就把我介绍到这来了。”

他同样的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说：“我来这之前在长江一中，本来是今年参加高考的，但我太喜欢忧伤了，医生说我一辈子不能考大学了，所以就觉得没希望，接着就来这了。”

他惊讶的看着我，用全身的力气吸进了最后一口烟，然后将烟头弹出窗外。

他同情的对我说：“哎呀，那是很可惜呀，不过人生无常啊，得病也没办法。”

他想了想又补了句：“你要乐观哪，我在上海的时候，就看到很

多人不乐观，后来都跳黄浦江了。”

我说：“你应该混的还不错吧？”

他笑了笑说：“狗屁，不错就不用来这地方了。这年头，你要么考大学，能耐的出国留学将来趁大钱；要么学一技之长，将来趁点养家糊口的钱，浑浑噩噩一辈子就算了。否则，你就只能沿街乞讨了。”

我说：“你对社会认识真透彻啊！”

千里的烟瘾似乎很大，在他第一支烟产生的烟雾还没来的及散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正当他准备收起香烟的时候，一个满脸憔悴的人闯了进来。他先看我一眼，有种疑惑。然后冲到躺在床上的千里身边，从他手中夺过香烟。抽了一支放进嘴里点燃，接着又抽了一支准备夹到耳朵上，但被千里拦了来说：

“你他妈的，真是狼子野心啊。”

他微微一笑，从嘴里吐出一缕青烟。

他们彼此面对面，默默的抽着烟。顿时，空气里弥漫着两个人吐出废气。外面的天空阴沉的要命，现在连这么狭小的空间里也变的让人窒息。此刻，我明白一个道理，原来香烟在社会上的作用是用来建交的。抽烟的人彼此在抽烟的时候都很大方，可惜我不会抽烟。

他问道：“新来的？叫什么啊？”

千里替我回答道：“叫成依然，命真苦，都马上高考了却得了什

么什么病。”

那人也同情道：“哎呀，是挺命苦的。我们都命苦，都命苦。”

千里指着后来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叫林飞，我们有时候叫他磷肥。我们都劝他回家种田，他要种田肯定能使土豆长西瓜那么大，西瓜长冬瓜那么大，冬瓜……”

林飞打断道：“去你妈的，就你能掰。”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看见他们两个人一起将手里吸完的烟头扔出了窗外。烟头在空中划出了两道抛物线，一道向左，一道向右。想到外面阴雨连绵，也就不会有人担心由烟头引发的火灾了。在我新的生活还没开始时，身边的人就已经开始让我惊讶了好几回，这时再也没什么好忧伤的了。

3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人再进来，而我总觉得还少一个人，始终会不经意的朝门外望。

天黑的时候没人知道，因为乌云密布天空，到处都是阴暗。等到对面酒店的霓虹灯闪烁起了彩色的光芒时，我才知道天可能黑了。我一天没有进食，终于饥饿难耐了。

此时，千里和林飞已将一包香烟变成了能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的烟头。也正是这包精神食粮所提供的能量，支撑着他们俩能忍饥挨饿。因为初次认识，我决定请他们两去食堂吃饭。

不料他们惊愕的互相睁大了眼睛，我以为他们是嫌我不够大方，

哪有请人吃饭在食堂的啊。

林飞用嘲笑语气说：“食堂？在哪呢？我都来这三个月了，还不知道这破地方还有什么食堂呢！”

千里也讥讽道：“你还以为你在长江一中哪？告诉你吧，这地方连叫学校都没多少资格。所以你看它就叫学院了，哈哈！”

我茫然失措道：“不是吧！可今校长说有食堂啊。”

千里说：“你太善良，告诉你吧，他的话最不能信。我来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这里还有篮球场呢，结果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除了走廊外面的一层楼顶有一定大的开阔地之外，剩下的就全在外面大街上了。”

林飞也愤愤不平道：“还有，那海报上宣传的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我连一根小草芽都没发现。后来才听人说是附近一中校园里拍的。”

他们共同深深地告诫我说：

“你千万不能信校长那老东西的话，学校是他办的，他的目标就是把自己的口袋弄的鼓鼓，什么瞎话鬼话他都能睁着眼睛说，你要是信了他，那就等于是把自己卖了还在给他数钱。”

我疑惑不解的问道：“那你们不也被骗了吗？”

林飞急忙解释道：“我们被骗是不错，但我很清醒，没给他数钱哪！”

千里说：“不是有句古话叫，什么什么知马力，就见人心了嘛。”

我说：“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林飞说：“就是这个意思，虽然这边没有食堂，但饭馆很多。那一带民风纯朴，物价低廉，全世界物价上涨，他那都不涨。”

我不相信的说：“真的假的？”

他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于是我跟随着他们向那一带走去。

楼道里亮着微弱的灯光，露天的一部分被雨水打湿。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街道的路面上渐渐被风吹的发白，这样干和湿有就变得十分的鲜明。

我抬头看见十字路口有个若大广告牌，内容是宣传文明过马路的，不能闯红灯。设计方就是新世纪学院。

我问：“这广告是我们学校设计的？”

林飞摇摇头，说：“恩，别提了，设计者上次就是从这里闯红灯被撞死的。”

千里说：“你看，这里经常会发生事故，以后你能经常目睹的。”

我和他们并排走着，我完全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所以去向都由他们决定。绕过十字路口，便进入到一条小巷子，走了不到十米的路又拐了个弯。林飞向我介绍说，这条巷子虽然缩小了许多，但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占了优势，离省重点的江南一中近，所以这里的小产业蓬勃不已。这让我想起了长江一中外面的那条巷子，煎油饼的老头，卖包子的老奶奶，推着流动车炒饭卖的大叔大婶。比起这里更要显得阔派，可惜那种恢弘的气势到了天黑就全部消失了。

我在这里看到了与长江一中外面那条巷子里完全不同的景象，天黑了这里也是灯火辉煌。理发店里几个发型师围在一起打牌，饭馆里坐了很多像是学生的年轻人，但没有人是在吃饭。他们边喝着免费的茶水，边欣赏着 NBA 的赛事。这让一旁的老板娘直揪心。跟随他们，我们迈进了一家名为“老奶奶”的饭馆。馆主及其夫人立即带着满脸笑容迎了上来。老板一边和千里、林飞打着招呼一边向他们敬烟。当老板向我也敬一支烟的时候，我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不会，谢谢！”

老板收住了笑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说：“你是新来的吧？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呢？”

千里忙替我回答道：“他今天才过来的。”

老板脸上的疑云散去，重新露出一张笑脸。

老板说：“在新世纪的学生啊，都在我吃饭，所以每个人我基本都认识。看到你，我就觉得陌生了，我想你要不新来的，那肯定就是没来过我这店吃过饭。”

我点了点头说：“是啊，是啊！”

我让千里和林飞点菜，他们执意让我点。

我说：“我不太会点菜，你们随便点吧！反正这顿我请你们的。”

千里说：“那不行，咱们今天才认识，你才来，这顿我请你，以后熟悉你再请我们。”

林飞点了点头说：“对，等下千里付帐，我们吃他的！”

千里说：“一人点一个吧，点多了也吃不了。”

老板娘拿着锅铲站在厨房的门口严阵以待。林飞对她喊道：“一个红烧鲫鱼，一个土豆丝，还有一个鸡蛋炒西红柿……”

老板娘接到任务立即着手，只见千里强调道：“是鸡蛋炒西红柿，不是西红柿炒鸡蛋，老板娘？”

老板娘撕心裂肺的“哦”了一声。

我觉得奇怪便问：“有什么区别吗？”

林飞说：“区别大了，鸡蛋炒西红柿就是用很多鸡蛋来炒一部分西红柿，而西红柿炒鸡蛋就是拿很多的西红柿来炒很少的鸡蛋，你是愿意吃鸡蛋还是愿意吃西红柿吗？”

我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西红柿。”

林飞说：“那正好，等下西红柿都让你吃。”

老板倒了三杯热茶端了上来，我们各自捂了一杯。林飞和千里点燃了香烟，我捧着热茶吹气。

电视里正播着 NBA 的精彩赛事，热火与小牛的比赛。虽然我并不是十分了解 NBA，但我还是很喜欢看 NBA 的比赛。

林飞扭过头兴奋的看着比赛，我想他应该比我要懂 NBA。他专心的看着比赛，一个不留神把从自己口中吐出的烟吹进了自己的眼睛里，顿时他热泪满眶。他一边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一边假装镇定道：

“球打的太烂了，乔丹怎么不上场啊？”

我不禁一怔。只见一开始就坐在里面专心看着比赛的几个年轻，

瞬间把鄙视的目光聚集在了林飞的身上。林飞没有发现，只是不停的揉着被烟熏的眼睛。我以为这些人肯定懂 NBA。

此时，人堆里一个年轻对着他身边的人小声的说：

“真傻，姚明都没出来比赛，乔丹怎么会出来呢？”

只见他身边的人都跟着点头说是。

我彻底被震倒了，原来他妈的这群人都不懂 NBA 啊，但我究竟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还如此专心的看着比赛。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老板将我们的菜摆在我们的面前。千里向老板示意拿了三瓶啤酒，分发给每个人面前。我不会喝酒，上学的时候大人就经常告戒我不能喝酒，他们说喝酒伤记忆，酒喝多的人都会变的很笨。他们都希望我能考上重点大学，所以坚决不让我沾酒。酒是穿肠毒药，我曾经目睹过一件酒后死亡的可怕事件。所以我更加确定大人人们的告戒是对的。

千里迅速的将三瓶啤酒打开，我有些措手不及。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都没有拒绝喝酒的理由。我想反正今后我也不再念书考大学了，喝酒也没什么影响。于是便放开了胆量和他们畅饮起来。

我们没有事先预料到的是，在我们酒还没喝完的时候菜已经所剩无几。酒的力量确实很大，大家都觉得自己已经饱了，我连打的嗝都透着酒气。我站了起来，感觉有些飘飘然，我冲坐在饭桌前看电视的老板喊道：

“老板，多少钱？”

老板赶紧站了起来，走到我们面前，看着我们吃剩下的菜，他用手点了点，在心里盘算了一番之后便笑着对我说：

“你给五十块吧！三个菜是三十块，你们一共开了7瓶啤酒，三块钱一瓶就是二十一，我给你们把零头去了，正好五十。”

我忙从口袋里掏钱，也许是我速度太慢，老板接过了千里递过来的钱。我很要面子，我说：“老板，你把钱给他，今天是我请客，拿我的。”

千里站了起来，让我把钱收起来。

我说：“不行，说好了是我请你们的。”

林飞不以为然的说：“谁请都一样，又不是吃了这餐就不吃了。

千里，拿点钱给我，我去买包烟。”

这次我动作比千里迅速，我将钱递给林飞。林飞看了我一眼，接过钱就向着对面的一家杂货店走去。我和千里紧随其后，走出了饭馆。

老板忙在后面欢送。

走了几步，我发现自己的脚似乎有点不听使唤，眼前不仅昏暗而且晃的厉害。林飞嘴里叼了香烟追上了我们，他将买烟找回来的钱塞进我的口袋。我仿佛是一路摇晃着走回了宿舍的，一进宿舍我就忍不住躺倒在床上。

那次是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醉的莫名其妙。

醒来的时候，我觉得头疼的厉害。我看到他们都还没起床，自己也不知道该是几点，所以也干脆赖在床上不起。窗外的大街上，汽车呼啸而过，不停的响着汽笛声。我能清晰的听到楼下人行道上的行人谈笑的声音，我再也不能睡着。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打开水龙头的“哗啦啦”的流水声。我想，如果现在我还在长江一中，这个时间应该在早读了吧！不过现在我可以静静地躺在床上，不用担心什么。

外面的雨也许已经停了，今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会不会出太阳……

正当我思考这一切的时候，宿舍的门被用力的撞了开来，我惶恐的睁开眼睛。眼前是个身材魁梧的有些过头的成熟男人，他满脸的皱纹告诉我，他和我不是同一个时代出生的人。

起先，我以为他肯定是这里的一位老师，当他在进宿舍之后很快的躺在空床上的时候，我才否定了自己的猜想。我想昨天盼望已久的，势必是这个胖子了。

这时，第一缕阳光射入舍内，外面开始嘈杂起来，像是许多只小鸟在唧唧喳喳。我看到千里和林飞都没有要醒的意思，连那个刚进来的胖子似乎也渐渐睡着了。而我却再也无法安心躺在床上了，我忍不住从床上爬了起来。

走到窗前，我向远处眺望，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汽车。我呼吸了一口带着潮湿气息的空气，感觉自己的脑袋还在脖子

上。一阵微风吹过，让我清醒了许多。

我拿着毛巾牙刷推开了门，草草的刷了刷牙齿后，便弯下身握着毛巾在水龙头下接了水洗脸，当我抬起头时，发现身边竟然站着一位美女。和我差不多高，看上去很有气质。她手里拿着一个茶杯，像是等我从水池边离开。我满心疑问，想这女生怎么拿茶杯到男生这边的水池来洗？正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林飞光着身子从宿舍冲了出来，他本是想冲进厕所的，不料让自己在美女面前暴了光，尖叫了一声退了回去。我一边幸灾乐祸的往宿舍里走，一边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美女。只见美女安然无恙的洗着自己的茶杯，我惊愕了。

林飞光着身子坐在床上，我看见他一脸的紧张神情。他看见我进来，小声的问我道：

“喂，我刚才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啊？”

我说：“不会的，只是有点狼狈。怎么？那位美女是你暗恋对象吗？”

林飞担心道：“小声点，她还在外面呢。”

于是我不敢做声，只见他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他深情的告诉我说：

“是啊，我进来的时候就暗恋她，一直不敢表白，都快精神决裂啦。”

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想着他下一句肯定能让我震惊。

他说：“她是我们这的唯一女老师……”

我惊讶的说：“哦。”

他点了点头，但很无奈的告诉我说：“可惜没戏！”

我问：“为什么？”

他说：“人家早已名花有主了。”

我想了想，找不可以安慰他的话，于是只能保持沉默。

此时，躺在床上的千里像是被我们的谈话给吵醒了。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的说：

“你丫，真他妈的没用，你不知道这个社会是可以竞争的啊，何况人家还没结婚，就算人家结婚了，不也还可以离婚吗？就算离婚离不了，也还照样可以做情人的嘛！”

只见林飞狠狠地吸了几口烟之后，指着躺着的千里骂道：“去你妈的，他男朋友是公安局的你不知道啊！”

说完，他愤愤地将烟头弹在地上，像是鼓足了勇气，再一次光着身子冲出了宿舍。

5

而我的第一堂课，就是林飞暗恋的那位颇有气质的美女老师给上的。

她向所有人介绍道：

“我姓慕，你们可以叫我慕老师，也可以叫我小慕。”

我想，我不太喜欢老师，为了尊重美女，我只能叫她小慕了。

我坐在电脑面前一点也不陌生，陌生的只是身边的人。我没有看见林飞和千里，那个胖子我倒是看到了，他经常在走廊里来回的跑，我有些莫名其妙。身边坐了七八个人女人，如果按身份，我和他们都是同学，但要按年龄，我恐怕得叫他们阿姨。阿姨们听课很认真，边听边做笔记。我想，我可能是时运不济，老天故意把我安排和一堆都可以让我叫妈妈的女人在一起上课，这样我就不得不专心了。

上完第一节课我才知道，这里什么都与长江一中不一样，唯一一样的就是上课时间都是四十五分钟。

一下课，小慕就将我们领到机房，让我们练习她课上讲的内容，我全然不知。我数了一下机房里的电脑，总共才十台，坐满所有的人还剩一台。我迅速的打开电脑，面对着几乎已经淘汰的显示器，苦苦地等了好几分钟，屏幕上才艰难的显示出字样。我一看就傻了，Windows98，然后又苦等几分钟才进入到桌面。

我想就连长江一中那样非专业电脑教育的学校，也有几百台电脑的教室，连进去上课都要带套。尤其是在夏天还有空调，我们进去都不想出来，可惜的是我们只在高一的时候去上过几堂课。

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个教我们信技的老师，经常不小心把

“Windows”读成“豌豆丝”。而此刻眼前的现状让我欲哭无泪，

新世纪只是 徒有虚名的专业而已。

正当我想着这一切，突然有位阿姨抱怨道：“哎呀，我这电脑是怎么啦，按了开关，怎么就是看不到图象啊？小慕老师，你快过来帮我看看，快！”

小慕闻讯赶来，她弯下身按了主机上的开机按钮，按了几下都毫无反应。最后只好无奈的对那人说：“死机了，还有台空机，你换那台，那台应该可以用的。”

阿姨们还没等小慕喘过气来，就又有人喊道：“小慕老师，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这台也打不开。”

小慕走过去看了看主机，发现按钮的显示灯是亮的，再一看显示器才发现显示器的开关显示灯没亮，她伸手一按，我看到都已经显示 98 的字样了。

阿姨雀跃道：“哎呀，没死，没死！”

小慕解释道：“你显示器没开，课上我不说了嘛，应先开显示器，在开主机。”

阿姨为自己犯下的愚蠢错误惭愧不已。不好意思的用手捂住了嘴巴偷偷的笑。

我突然一想，我是多么的幸运呀！我都看到桌面了，她们才刚刚显示了 98。

小慕担心又会遇到麻烦，在大家一不留神的时候溜走了。我乘机也逃出了机房，跑回了宿舍。宿舍的门紧闭着，我用力也没能推开。只听里面传出一个声音，问道：

“密码？”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说：“我是新来的。”

门立即被打开了一条缝隙，我被里面的人用手拉了进去，门又重新关上。

房间里烟雾缭绕，我发现一下子多了许多人，每张床上都坐着两个以上的人。我小心的在自己床上拣到了一点空位坐下。除了林飞和千里的面孔让我感到熟悉之外，剩下的对于我都十分的陌生。

在很短的时间内，林飞便一一向所有人介绍了我，于是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当我得意的告诉大家，我是逃课出来的。众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接着所有人都唏嘘道：“切！”

林飞说：“你那算什么逃课，看到没有，我们这么多人硬是把一个班的女生和一个老头给撻在了多媒体教室了。”

有人补充道：“我们就是因为不爱上课才来这里的，要在这里都还不自由，那我们还来这里干吗？”

立即有人反对道：“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因为没考上重点大学，就到社会上混。混了一年，靠，一下子就傻 B 了，什么都不懂，挣钱比什么都难，花钱又比什么都容易，结果就差没去抢了。后来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个持刀抢劫犯抢了一小学生几块钱就被判了十年，我又傻 B 了，克制了自己坚决不能犯罪。后来知道现在学设计的多，还能坐办公室，一时激情澎湃就来到此出。呆了一阵子就彻底傻 B 了，这哪像是专业培训人的地方，根本就

是专业骗人钱的地方嘛！”

我顿了顿，继续听人议论。

有人接着说：“我到是喜欢呆在学校，可到哪哪人都说未来没什么希望，我也就是喜欢上上网，光是高中就换了三所，到哪都被退，并且每个开除我的校长还幸灾乐祸的对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家孩子只对电脑感兴趣，你们还是把他培养成电脑红客吧！可千万别培养成了黑客！我老爸老妈无奈时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寄托在这里了。一开始我还挺兴奋的，来这呆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还不如花钱买台电脑……”

正当所有人聊的此起彼伏的时候，门被人推动了。

有人赶忙跑到门边，试着用眼睛透过门缝看看外面是谁，然后照旧问道：“密码！”

门外的人没有做声，只听一声巨响，门被人用脚很很踹了一下，振动的摇晃起来。那个把眼睛凑在门缝边上的人一时措手不及，惊恐万分的破口大骂：“哪个神经病啊？”

门被打开，眼前是个凶神恶煞的成熟女性。破口大骂的兄弟立即闭上了嘴巴退了回来。那些嘴里叼着香烟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抽的还剩半截的香烟踩在脚底。

那女人站在门口的位置一动不动，用灼热的眼睛恶狠狠地扫射着所有人，也包括我。大家仿佛已经被灼伤，个个都沉默无语。

女人开始变的像个泼妇，开口大骂：“你们看看这里，乱七八糟，哪一个像个学生样儿，个个搞的跟小流氓小痞子似的。烟都快把

我这间屋子熏黑了，看来不给点颜色给你们看看，你们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说完，她便愤愤的离去。

刚一走出宿舍，门就被人一脚关上。有人将踩灭的半截烟拣了起来，用嘴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又用手指捏捏，最后若无其事的放进嘴里点燃。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女人就是本校的“第一夫人”，不但奸钻、刻薄而且闷骚，与之对比的是校长的骚闷。我大为感叹，难怪这里的兄弟们把自己关在宿舍还要设个密码了。

后来，我又知道，每天都有段时间，大伙都会聚集在宿舍闲聊，大家称之为“黄金时间”。闲聊的话题很多题材很广，从国际大事可以一直谈到昨天某某吃了几个包子之后又能吃下几个馒头，然后众人感慨：人才啊。

6

大伙都说，这间宿舍是个很好的观战平台。

我不解问，观什么战？

突然一声急促的刹车响彻耳边。

众人一阵兴奋，纷纷涌到窗前。既而又是一阵失落。

他们说，原本以为撞了，谁知没有撞。要是撞了，那你就理解什么是观战平台了。

我“哦”了一声。

大家互相询问，都说哪了？

有人说，人才吧。

一人拍手道，还真有，我隔壁一老太太就是一高龄人才。

大家纷纷眨着眼睛，期待下文。

那家伙说，老太太喜欢养鸡，而且一养就是几十只……

有人打断道，养鸡有什么好说的，我喜欢听搞“鸡”的事。

那家伙急了，说，还没到高潮呢，你别那么急呀。

他继续说，老太太喜欢养鸡……

众人急了，齐声吼道，能不能不废话啊，直接高潮不行啊。

那家伙说，好好好，老太太家在路边，她从小就训练她的鸡识别汽笛声。她买了一个小喇叭，一吹喇叭，就给鸡喂食。后来鸡长大成人了……

有人疑惑道，什么？怎么会成人呢？

那家伙想了想说，成语用错了，还是鸡。鸡儿们经过老太太的专业喇叭训练，只要一听到喇叭声，就以为是主人喂食了，争先恐后的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跑。可路边汽车很多呀，一个司机不小心按了喇叭，鸡儿们全就冲了上去，结果难免有鸡被轧死……

大家都很明白的说，那要赔很多钱啊。

那家伙说，那当然，老太太自然要对司机说，她这是母鸡，能下蛋，蛋又能孵出小鸡，小鸡长大了又能下蛋……总之想到好几代的事，结果司机也没办法和一老太太较真吧，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只被轧死的鸡。

大伙说，是啊，确实是人才，年事都那么高了，还不忘记创业。

后来呢，老太太成百万富翁了吗？

那家伙摇摇脑袋说，后来所有的司机在她家门口的这条路上，都不敢按喇叭，刚好老太太耳朵又不太好，一不小心，横尸家门了。

大家一阵惋惜，可惜啊。

在这里，所有人都喜欢说瞎话，而且眼睛睁的越大瞎话说的越离谱。

走在大街上，如果有辆高级轿车停在路边，就会有人指着说：“这我的车，兄弟们上车，带你们去兜风！”

然后大家给予配合，分散到车的两边用手拉拉车门，表示坐进去了。最后大伙就都显得很满足似的继续往前走。

经过一条人烟稀少巷子，出奇的在马路旁边停着一辆白色奥迪。林飞远远的指着那辆白色奥迪，得意的对大伙说：“瞧见了没有，这回是我的车了！”

于是他率先奔跑到奥迪旁边，然后面对着大家，将一只手撑在奥迪的前排车窗上，又用手敲了敲对我们说：“瞧，A6啊！多正点！”

大家还没来的及向以往那样做出积极地配合，就见驾驶座的车窗玻璃降了下来。里面探出一个光溜溜的脑袋，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林飞。林飞顿时神情哑然，仿佛一个小偷在进入一户人正准

备行窃的时候，发现原来主人就站在自己眼前。于是只能灰溜溜地逃跑。

当大家赶上他的时候，他又是一脸安然无恙。还没等大伙开口，他就先发制人的说：“看见了吧，刚才那个光头是我司机！”

林飞告诉我他知道世界上的很多名车，每次走在大街上，他都会因为看到一辆名车而情不自禁的大叫：“靠，操！”

为此，我很担心和他一起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会一不小心被行人当作是疯子。

大家聚集在一起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很了解汽车。于是便很容易产生许多观点，因为观点太多，就无法统一。

林飞说：“好车子停那，要是陌生人碰它，它就会叫。”

立即有人反对说：“放屁，我家的摩托车我碰它它还会叫呢”

林飞辩解道：“我说的是汽车，不是你摩托车。再说了，自家人碰都叫的车，那还不垃圾啊？”

那人不服气，说：“你家有摩托吗？”

林飞急了，吼道：“我家有拖拉机，你家有吗？”

所有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林飞，与之争辩的人欲说无语，眼巴巴的望着林飞，甘拜下风。

记得在长江一中的时候，学校宿舍楼下的大树边，每天都停着一辆破旧不堪的桑塔纳。毕业班的师兄每天十二点下自习从大树下经过，都会习惯性的用手敲打那台破车，每次敲打桑塔纳都会叫上一两分钟才停止。然而终于有一次，桑塔纳竟狂叫不止。

车主在半夜被吵醒了，以为是偷车贼，后来一看，是学生干的。于是他便趴在 教师宿舍的窗户上对着楼下破口大骂：“我操你奶奶的，哪个王八蛋搞老子的车，别让老子逮到，让老子戴到，折了你的手……”

师兄们一听，吓的落慌而逃。

此时有位从校外归来的师兄正好经过，听到骂声，抬头一看，教师宿舍的窗户前正趴着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对着楼下破口大骂。

他茫然失措的喊道：“乖乖，拿 AWP 瞄老子啊！老子用 AK 暴你的头！”

这件事让我记忆尤新。于是我肯定不一定是好车就能叫的，桑塔纳也能叫，但它算不上好车。因为它是“伤害大众”厂里出来的。我正准备发表观点时，窗外的天空上炸开了一朵烟花。大伙重重围到窗前，一看是对面黄公酒楼正举办婚宴，楼下停了好多高级轿车。在 第一声烟花爆炸的声音响起之后，路边许多台大众汽车也跟着庆贺的拉起了警报，惟独那些高级轿车没有动静。

大伙都傻眼了，尤其林飞傻的厉害。在灿烂的烟花底下，大伙一起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好车不一定喜欢叫，喜欢叫的可能不是好车子了。我理解为，英雄们总是默默无闻，一旦他们不在默默无闻，他们也就不再是英雄了。

时间飞逝，我用很短的时间便熟悉了新世纪的一切。

在我体会到林飞和千里所说的那种受骗的感觉之后，我又是一阵忧伤。由于心里极度的不平衡，我便更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受骗。

新世纪的专业教师只有两个，一个是给了我第一堂课的小慕，主要教一些简单的办公软件；一个是年过半百的老头，大家亲切的叫他老吴。老吴负责教我们广告设计方面的软件和知识。

而校长和校长夫人的工作是数钱，有时让我们帮忙给学校做宣传，或去大街发传单，或到农村学校去做广告。他们胆识过人，如今连大学校长都不敢保证学生毕业后工作分配的问题，他们却敢保证。

他狡猾的是没有将分配的工作说的具体一点，等学生们毕业了才知道，工作确实包分配，单位往往是一家小的只有老板和老板娘的广告公司。在这样的小公司里，每月的工资自然赶不上每月的支出。于是害的很多人都背井离乡。

当这里的人了解了这一切，就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革命运动，革命那天是劳动节，为了避免与历史上“五一”工人运动混为一体，所以我们把这次运动用英文命名为“Five One”运动，简称FO运动。有人说，如果在前面加一个U，那就成不明飞行物了。

这次运动的首领是位女人，我暗地里叫她“妮娅”将军。

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过程就略。

之后，那领导我们的女人，成了我们最亲切的大姐。

大姐比我大五岁，是市教育局局长的女儿，因为大学谈了四年恋爱，致使学业荒废。回到市里后，局长为大姐在国税局谋得一职，工作需要使用电脑，而大姐不会使用。为了提高自己，她就会每天来我们这免费学电脑。在倾听了许多学生的诉苦之后，她就领导了 F0 运动，校长自然没有办法。

大姐经常教育我们道：“你们丫，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天天向上。”

我们听完就会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学习啊？”

大姐不好意思的说：“因为大姐以前喜欢谈恋爱啊，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学习这个。”

我们故意问：“哪个？”

大姐吼道：“谈恋爱呀！”

我们张开嘴巴道：“哦。”

大姐凶的时候一点也不像女人，但温柔的时候又是比女人还要女人。

有一次林飞不小心在大姐面前说道：“女人如狗，谁去牵就跟谁走。”

大姐当时就火冒三丈道：“小畜生，跟我从楼上跳下去……”

林飞吓地赶忙改口道：“男人如狗，男人如狗……”

大姐消了一口气说：“你丫真是一禽兽。”

大姐有时候会带我和林飞还有千里到 KTV 去唱歌，一唱就是一晚上。我们唯一能报答她的就是带她去打网络游戏，最多的是 CS。

而每次大姐在爬上游戏里的楼顶时，她都吓的快要流眼泪。只要我们稍稍吓唬她一下，她准会摔死在地上。

大姐无奈的说：“你看，又摔死了，我说了我有恐高症的。”

我们说：“没事的，多摔几次就习惯了。”

过后，大姐焦虑的问我们：“你们将来有什么愿望啊？”

我们统一回答道：“愿望就是看到新世纪倒掉。”

大姐露出笑容，说：“呵，你们的愿望还真大啊，不过挺难。”

真如大姐所说，确实很难。

楼房十分坚固，恐怕在我们的有生之前也难倒下。

其实我之前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所有人厌恶的是校长，但大家并不讨厌呆在这个地方。

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摆脱了一生最大的烦恼，那就是考试。记忆里，每次考试都仿佛是走向断头台，而每次结果公布之后，又如同被人从土里将尸体挖出，暴露的凄惨无比。

可是无论在哪，理想和现实都有着仿佛天与地的距离。我不明白为什么希望总是在绝望之后。正因为如此，很多在绝望之后的人不能苦苦等待行动迟缓的希望，纷纷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看过很多介绍英雄事迹的电视栏目，那些生前不为人所知的英雄，死后才被人怀念。这感觉就像是先前有多么多么的绝望，继而又迎来了希望，只是可惜的是，人不在了。

在我忧郁之后，我是多么的希望自己不忧郁呀。可仔细一想，不

忧郁的时候自己可能悲伤，要能保持着半绝望半希望，那岂不是更好。

于是我这样的想着，时间就过去了三周。

8

三周之后的某一天，我在校长办公室遇到了初中时的同学韩俊。那时分别的同班同学在一两年内都很少遇见，这次遇见真是奇迹。

当时他正做着入学登记。我们彼此表情都很惊讶，他胡乱的在入学登记表上涂抹了几下，就被我带到了宿舍。我们在初中时的关系并不亲密，因为成绩丈量了我们不同尺度，我高高在上，他则是班里的小混混。

他首先问我：“你怎么会在这？你不是考上市重点了吗？”

我猜到他肯定会这么问，我也一直思考着当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该如何回答他们。可惜始终找不到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

我说：“医生说我太忧郁了。”

他不大明白的说：“什么叫‘太忧郁’？”

我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不能再考大学了。”

他还是不太明白，但没有继续追问。

我说：“那你为什么来这里？你初中毕业干么去了啊？”

他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先是在职校混了一年，接着就去了广东，后来发现社会太复杂了，稍微不注意就要出乱子。没办法又

回来玩了半年，本来这次准备去上海，家里人不愿意，他们情愿让我老老实实的呆在家里玩，也不想让我出去惹乱子。他们想我学点什么，可惜我除了对电脑游戏感兴趣外，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听朋友说，这地方能培养出人才，就把我送来了。我以为，在互联网上我都成不了人才，难不成还能在这局域网里成才？”

我说：“那你还来。”

他说：“人多热闹，当然是凑热闹的！”

我问：“你爸妈是干什么的？”

他说：“以前是被别人雇着做房子的，现在他们雇人替自己做房子。”

我说：“你说的是房地产吧？”

他说：“小规模。”

我说：“那你家现在不是很有钱？”

他谦虚道：“算不上，至少我们家现在还没住上别墅。”

我奇怪道：“既然这样，你家里人为什么不把你送到好一点学校呢？”

他说：“那样我就傻了，浪费他们的钱更浪费我的青春！”

我说：“你真想的通。”

他不以为然。

我们彼此沉默了一下，像是都回忆起了初中时的那一点零碎的画面。那时候，他在班里出奇的调皮，上课除了能听到老师讲课的

声音，还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我还记得，他有时候还躲在厕所里抽烟。

他突然说：“哎呀，时间过的真快哈，记得以前在我们班男生里，我感觉就你最厉害呀！”

我说：“不是吧，那你肯定高估我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他坚持道：“噯，有的，有的。”

我想了想说：“其实，我这忧郁就是因为自己不想念书，才产生的。”

他说：“哦。”

就在我和韩俊叙旧的时候，林飞不知不觉的已经坐在我身边。

我说：“你不是在上课吗？”

林飞一挥手，说：“别提了！”

我说：“被人轰出来啦。”

林飞说：“哪能，今天老吴请假奔丧，让小慕给他带课。”

我说：“那你就更不应该了，连你对象的课都逃。”

林飞摇头道：“你有所不知，以往上老吴的课我就喜欢说话，老吴因为耳背，不会在意。可小慕慕耳不背呀，我怕呆会说话声太大吵着她讲课。”

我说：“你真伟大。”

林飞掏出香烟，敬一支给韩俊。

韩俊拒绝。

我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韩俊说：“你不是初中时就好这口吗？”

韩俊道：“那是以前，傻，喜欢学人家装逼才那么做的，后来看到还有些装逼的跳到长江里学游泳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妈的这个世界装逼的人都是疯子啊。”

林飞望着我和韩俊，说：

“哦！你们老同学呀，我说呢，难怪那么熟……”

我说：“你真聪明，这都被你听出来了！”

我简单的给他们二人做了介绍。

他们彼此用会意的眼神看了看对方，然后慢慢的念着对方的名字后，就算是认识了。

韩俊说：“看这里的宿舍还不错，比高中那里都强，就是乱的有点……”

我说：“你不觉得小了点？”

韩俊说：“小点好，不空虚嘛。”

我说：“还真是。”

韩俊说：“你们这里一共住了几个人啊？”

我回答道：“四张床当然就住四个了，我、林飞、还有个叫千里，在上课。一个大胖子，是我们都不太喜欢的人物之一。”

林飞强调道：“你要看见那胖子在这里吃饭，你就知道猪为什么会长膘了。”

韩俊瞪大了眼睛，失望的说：“那就是说这里没有空床啦？这里不会就你们这几个人吧？”

我说：“不会的，除了我们几个，还有的都是住在外面的，本来每天都有聚会，后来被校长老婆给禁止了。不过这里女人多的厉害，是咱们男人的几倍。”

林飞用手指了指头顶说：“对，她们就睡在咱们头顶上。”

我说：“你没地方住吗？”

韩俊说：“有，我家离这不远。”

林飞问道：“哪？”

韩俊说：“幸福之家。”

林飞激动道：“幸福之家！清溪河畔的豪华小区？不错啊，你家应该很有钱吧？”

韩俊平和的说：“也没多少，钱都是我老爸的。”

林飞继续问：“你爸开什么车啊？”

韩俊说：“大众。”

林飞说：“大众就多了，有桑塔纳、有帕萨特、还有我最喜欢的甲壳虫……你们家到底是哪种啊？”

韩俊想了想说：“好像是桑塔纳吧。”

林飞一听是桑塔纳，显然比预计的要失望。

林飞怀疑道：“桑塔纳？那你家也不算有钱啊！”

韩俊说：“我也没说我家有钱啊！”

我终于忍不住了，说：“可惜咱们连自行车都没有。”

林飞明白了我的意思，立马斜了我一眼。

韩俊无奈的说：“我可是真的没钱。”

林飞郑重其事的说：“兄弟，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朋友。”

韩俊说：“对，没朋友就孤独，所以我不想在家呆，我干脆也搬来和你们住一起。”

林飞高兴起来，说：“那太好了，你和你老同学睡一张床，反正他人瘦，你也不是很胖。咱们这里的床还好都比较宽，应该差不多。要跟我睡一张，那就差了一点点。我这人比较好动，睡觉都喜欢动……”

我说：“我没问题，你去找校长商量商量吧！他那边未必行。”

韩俊满是怀疑的说：“不会吧？老子今天把五千块的学费都交给他了，他不至于吧？”

于是韩俊满怀希望的跑进了校长办公室，不一会就回到了宿舍。

韩俊一进门就很气愤的说：“靠，这种人也有……”

我们急切道：“怎么啦？不让你住吧？”

韩俊说：“你们猜，他怎么跟我说？”

我们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韩俊说：“他妈的他是这么说的，‘两个人睡一张床要是把床给压坏了怎么办？一张床板都得一百块呢！’你说这不是禽兽不如嘛。”

林飞幸灾乐祸的说：“这世界无奇不有，人也是，你会慢慢习惯的。”

我安慰他说：“你也不用担心，这的胖子应该快要毕业了，他一

走就有空地方给你了。”

韩俊顿了顿，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9

胖子在毕业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这里，而是继续留了下来。校长觉得他身强力壮，硬是将他留下来充当自己的打手。胖子还和我们住同一间宿舍，他以为自己是这里唯一的一个能从学生的身份吧唧一下升到管理者身份的人，经常在我们面前摆着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于是我们除了一有时间就诅咒校长和校长老婆以外，还会腾出时间来诅咒他。

胖子对校长的提拔之恩感激不尽，下死了决心保护校长的利益。不幸的是，当校长为了两人之间一件说不清的债事而恼羞成怒的时候。

胖子满脸通红，不好意思的说：“校长，我借你的钱不是让你在工资里扣吗？”

校长涨红了脸，说：“工资？你一个月八百，早扣光了。”

胖子一听，觉得不对劲。

“我怎么一个月就八百呢？不说好了，一千五一个月吗？”

校长觉得说漏了嘴，一时找不到补救的话说。

这时校长老婆走了过来，卷起衣袖说：“一千五一个月？你出去打听打听，哪的保安有这待遇的？”

胖子一听傻了，敢情自己不是管理者，还是个被管理者。于是感激之情顿时燃烧成怒火，对校长大大出手。若不是 110 离的近，恐怕我们对校长的诅咒可能因为胖子的拳头而应验了。

110 赶到的时候，胖子已经跑了。有人说他向东边跑了，去了上海；也有人说他朝北边跑了，去了东北。

这件事让校长蒙受了巨大损失，挨了几拳不算，还损失了一个优秀的保安，和一笔说不清的债务。

从此，这件事被传为佳话。胖子的事迹使所有憎恶校长和他老婆的人大快人心，以前曾经恨过胖子的人也决定从此再也不恨胖子，甚至有人觉得他值得大家崇拜。想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现在竟落荒而逃，不禁让人觉得十分惋惜。

胖子走后，韩俊就搬了进来。

林飞说：“你看，人家胖子尸骨未寒，你就把他的位置给占了。”我和千里都点头表示赞同。

韩俊不以为然，说：“这表明我更怀念这位英雄。”

为了庆贺能和大家住在一起，韩俊邀请我们一起下馆子。

林飞一听有人请客，就乐的不可开交，立马凑到韩俊身边念赞美诗。念完赞美诗，他便一本正经的问道：

“你身上带了多钱？”

韩俊伸出一只手，在半空中晃了晃。

林飞说：“50 块？那咱们就去‘老奶奶’吃火锅！一个牛肉火锅，加一些免费的烫菜，再喝点小酒滋润滋润，恩，差不多就这

个价！”

韩俊解释道：“不是。我没带钱。”

林飞失落道：“没钱？那就吃狗屎吧！”

韩俊说：“我爸的一个朋友最近开了一家饭店，我过去吃饭不用付钱的。”

这话让所有人加倍兴奋，都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

林飞问：“什么名字？”

韩俊说：“亚洲大酒店。”

我们齐声道：“好名字，气派。”

韩俊说：“出发。”

我们雀跃般的飞奔到楼下，迅速的截下一辆出租车。在去往亚洲大酒店的路，林飞一路欢呼。下车付钱的时候，司机小声的问我：“你那朋友神经病吧。”

我没办法和他解释，就说：“爱滋病，没多长时间了，所以要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快乐快乐！”

司机死活不相信，说：“你就别骗我了，他要是爱滋病你们还能和他在一起？”

我说：“你有所不知，其实我们都已经被传染了！”司机一听，吓的调头就走。

我抬头一望，发现“亚洲大酒店”这个名字确实取的夸张了点。门口的迎宾小姐对我们深深鞠躬表示欢迎，然后露出春风般的微笑，甜蜜里带着丝丝羞涩。突然我脑子里呈现出“老奶奶”饭馆

里，老板和老板娘的龇牙咧嘴的微笑，觉得无法比喻。

酒店的生意似乎有些萧条，大厅里只有几桌客人。我们选中一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漂亮的女服务员迅速走到我们身边，小心翼翼的给我们奉上菜单，然后用柔和的声音对我们说：

“几位先生，这是我们的菜单，请您过目！”

说完，服务员小姐拿着笔和本子站在我们身旁静静等候。

韩俊示意让我们做主点菜，我接过菜单看了一眼，觉得十分生疏，便立即递给千里，千里连看都没看就将菜单扔到林飞面前。林飞当仁不让，毫不客气的说：

“既然大家都觉得点菜很累，那我就辛苦代劳，为大家服务服务！”

他翻开菜单，用挑剔的眼光在字行里搜寻。

林飞对着服务员念道：“一个辣子鸡，少放点辣椒！”

服务员小姐专心的用笔在本上记下。

“一碗东坡肉，一盘南瓜饼，一盘红烧鲸鱼……”

小姐抱歉道：“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没您点的红烧鲸鱼这道菜。”

林飞说：“没有？你这上面明明写的清清楚楚的嘛！”

林飞用手指着菜单示意小姐看。

小姐急坏了，忙凑过身子，指着菜单向林飞解释道：

“先生，您说的是红烧鲤鱼！”

我们不禁哄然大笑，林飞羞愧不已，但仍旧镇定的说：

“哦，我看错了。我近视，看文字就容易出错。那就红烧鲤鱼吧！”

林飞合上菜单，问我们道：“你们看，在点点什么？”

我觉得没有汤吃饭就没有胃口，于是就随口说了句：

“加碗西红柿蛋汤吧？”

林飞一听，立即斜了我一眼，然后冲服务员笑着说：

“小姐，还要一个珍珠翡翠白玉汤。”

韩俊说：“萝卜汤有什么好喝的。”

林飞一听是萝卜汤，也觉得不好喝，忙改口道：

“算了，算了，小姐，我们还是要一碗三鲜汤！”

小姐说：“好的，不过我们这的三鲜汤是根据顾客的口味定的。

请问，您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林飞不假思索的说：“就是在里面放鸟蛋、蘑菇、小青菜的那种。”

服务员仔细的问道：

“先生，您说的鹌鹑蛋么？”

林飞点了点头。

服务员小姐温情的确认一遍道：

“先生，您确定您就点这么多菜吗？”

林飞望着韩俊说：“兄弟，你不点些？”

韩俊犹豫了一下，说：“我喜欢吃土豆丝！”

林飞连忙对服务员喊道：“小姐，再要一盘土豆丝。”

服务员小姐将记下的菜向我们深情的朗读了一遍，因为基本是林

飞一个人点的菜，所以只有他不停的在点头。小姐最后再一次向

我们几个露出甜美的微笑，然后拿着菜单准备向厨房走去。

突然韩俊想到自己是不喜欢吃蒜子的，看着服务员小姐的背影，他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林飞。林飞似乎还没有听清楚什么就对着服务员小姐喊道：

“小姐，土豆丝里请不要放土豆！”

服务员小姐愣住，紧张了半天才张开嘴问道：“先生，那您说放什么呢？”

我小声的提示林飞说：“不要放蒜子！”

“哦，蒜子！”

服务员彻底傻了，哭丧着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韩俊解释说：“他是说土豆丝里不要放蒜子……”

服务员小姐明白的点点头，然后慌张的向厨房逃去了。

爬满忧郁的空间(二)

章程

这顿饭是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富裕也是最有见识的一顿。

结帐的时候，我们分文未掏。

韩俊跟柜台的小姐说：“你告诉你们老板，就说韩要富的儿子吃了一顿饭。”

小姐一经请示，面露笑容的说：“老板让我告诉你，随时欢迎你。”

我一听，觉得这像是一句电视剧里的台词，仔细一想，也只能翻出“北京欢迎你”这句。

所有人都喝高了，只有我还保持着清醒。看着他们跌跌撞撞的样子，我满脑子掠过的都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回去的路上，林飞兴致勃勃的在大街上撒着酒疯。当走到学校楼下的时候，林飞用手指着气派的黄公大酒店对我们说：“明天，我请你们到这里吃饭……”

说完就倒在我们面前，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没吃早点呢，谁帮我买点包子？”我们哑然无语。

我告诉他说：“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零三分……”

千里也嘲笑着说：“喝那么点酒就差点不醒人世，还跟老子死扛，我说啊，装A装C你都行，你就不能装B。！”

10

此时夕阳已慢慢从远处的大厦顶端开始坠落，它用余辉染红了天边的云彩。一条长长的飞机气波清晰的显露出来，从城市的一头拖到城市的另一头，然后渐渐消散。黄昏的的城市，极容易迷惑人的眼睛。

望着楼下，街道上的人熙熙攘攘，工人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涌来，

汇集在十字路口，展示了一天里最后一次的繁华景象。此时，对面黄公公的酒楼也迎来了一天里的第二次辉煌，楼前的车道每逢此时都显得不够用，那些高级或低级的轿车总能将车道挤的满满，然后堵在马路旁边。

林飞清醒了许多。他穿着内裤从床上跳下来，看见桌上摆着一个别人吃剩下的馒头便一手抓起，然后靠着窗户，津津有味的啃了起来。当他看到对面楼下停满的汽车，兴奋不已的嚎嚎大叫。然后用右手指着那些车，左手握着馒头，一边用力的啃一边吞吞吐吐的对我们说：“你们就等着吧，等老子哪天一不小心发了，就给你们每个人买辆像那样的车……瞧，就像那样的。哎，还是你们自己挑。你们说吧，你们都喜欢什么牌子的车？说说话……”

我说：“那你就送我辆奥迪吧！你看行吗？”

林飞问道：“你要 A 几的啊？”

我想了想说：“哪个贵就要哪个吧！”

他啃了一口馒头，说：“你小子还真不会替我省钱，看在好兄弟的份上，就给你买最贵的那台奥迪 A18 吧！”

我说：“有那号车吗？”

林飞说：“将来的事，谁说的准，我们就当是畅想未来吧。何况我现在还只是假设有那么多钱嘛。”

我说：“那 A18 有没有 F16 跑的快？”

林飞睁大眼睛对我说：“这两个怎么能一样呢，F16 那能叫跑吗？”

A18 最快也就 300 马，F16 我就不清楚了…”

我说：“300 马是多快？”

林飞解释道：“这个是专业知识，我告诉你，一马是一匹马在一秒内的拉力，300 马就是 300 匹马在一秒内的拉力，你们想，300 匹马啊！能拉多重的东西？”

我仍旧不解的问：“那跟速度有什么关系？”

他举起了被他啃的残缺不堪的馒头，对我说：

“这关系就简单啦！你看，300 马能拉的重量，肯定要比一辆车子的重量多的多吧！那么在一秒钟那么短的时间里，啪嗤一下把他弄出去，那么大的力，那么轻的车，那么短的时间，你想那速度还得了？”

我听了之后，感觉比一开始还要糊涂。

林飞问韩俊道：“韩俊，你呢？”

韩俊说：“你就送我台桑塔纳吧！”

林飞大为不解，说：“什么？桑塔纳，你家不是有一辆吗？”

林飞说：“那是我爸的，我没有。”

林飞急了，说：“那不行，你现在可是我最好的兄弟！到时候我们都开着宝马奔驰奥迪在大街上兜风，就你一个人开辆破桑塔纳，跟在我们后面多不合适啊！”他坚决的说：“桑塔纳肯定不行！”

韩俊说：“那你就给我买辆跑车吧！随便什么牌子的都行啊。”

林飞点点头说：“可以，没问题！还有你，千里？你可别跟我说

你要辆千里马哦，那车还不如桑塔纳。”

千里一个人抽着闷烟，他比林飞醒的要早。因为天热，他脱去了上衣，光着上身坐在床上。他一只手架在翘起的膝盖上，一只手时而夹着香烟递到嘴边，时而向地上弹着烟灰。他似乎根本就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一个人若有所思的看着窗外。

林飞又问了一遍，说：“我说你呀，就剩你了，你要什么车？”

千里说：“法拉利。”

林飞狠狠地啃了一口馒头，这一口馒头在他嘴里嚼了半天也没吞下去。他愣愣地看着千里，脸上表现出痛苦的表情。然后十分不情愿的说：

“不行，法拉利太贵了，买不起。”

我问：“多少钱？比 A18 还贵吗？”

林飞在心里盘算了一番，说：“比 F16 还贵，那么贵的车，我能买的起吗？”

我说：“F16 几千万哪。”

林飞说：“哦，那就没有了。”

千里发话道：“知道你买不起，法拉利轮子上的一颗螺丝恐怕你都买不起。你要买的起法拉利你现在还用啃馒头啊！别说汽车了，你现在连自行车都没的骑。还是省点力气，别让你那馒头产生的能量一下消耗光了……”

林飞气愤地将嘴里嚼着的馒头吐了出来，用清晰的言语对我们说：

“瞧见了吧！这人就是不识趣，不懂得配合！”

他用捏着馒头的手指着千里激动的说：

“我要是真的有了钱，我就送你辆拖拉机！让你连大街都上不了，一上大街就被警察追着跑……”

千里没有理会，继续安详的抽着手中的香烟。林飞看着那飘散在空气中的浓烟，忍不住放缓了语气说：

“你要给我支烟，我还是可以考虑考虑送你一辆千里马的……”

我和韩俊不禁的笑了，想这真是一孙子啊。

但谁也没料到，后来这孙子竟与我走的最近。

三

1

在北京奥运宣传最激烈的时候，校长也疯狂的向整个城市发出呼唤，提醒大家在关注北京奥运的同时，别了解身边这么优秀的一个培养电脑设计人才的地方。至此，在城市的某一角落，出现了这样一幅广告牌：上面画着奥运圣火传递的气派景象，而背景就是新世纪学院的全貌。

于是，新世纪名声大作，学员巨增。很多自称前辈的老学员还没来的急毕业，新学员就紧跟其后的迈了进来。新老汇集，使很多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尤为严重的就是 教师人手不够。校长即满心欢喜又左右为难，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金钱的诱惑往往

比任何事物对自己的诱惑都要大。在衡量了利与弊、得和失之后，他决定聘请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员作为学院的长期讲师。一来充实自己，二来迷惑学员。

不久后，这位来至市内知名广告公司的优秀设计员开始为我们讲课。设计员是位脸蛋稍逊于身材的年轻女士，在年龄似乎并没有领先我们多少。这么年轻的女子，已经是优秀的设计员还兼我们的讲师一职，拿着双份的工资，真让听她课的人感到羡慕。

在设计员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上，她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她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字迹不是很潦草，我艰难的辨认出“覃君”两个字。我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的读音。突然听见周围所有人的嘴里都发出“唐”字的读音，我暗暗的嘲笑。

这个姓氏，在我还在长江一中的时候就已经熟悉。和我同桌的一名女生，就姓此姓。同桌名叫覃琴，是我身边一个时不时会爆炸的炸弹。我与她做对的时候，就故意把她的名字喊成“弹琴”，然后在对着她念无数遍“对牛弹琴”这个成语。

她那时候总会龇牙咧嘴道，你真是气的让人想犯罪。

我说，好啊，你就对我犯罪吧。

于是，她毫不犹豫的把我桌上的所有课本统统扔到了楼底。

此后我就永远忘记了“覃”字的另一个读音。

女讲师似乎也听到了大家把自己的姓给读错了，于是故意的难为道：

“你们应该怎么叫我呢？”

有位一根筋的勇士喊道：“当然是叫你‘唐’君了。”

女讲师摇了摇头，微笑着说：

“你们要那样叫我的话，就彻底把我换了祖宗了……”

大家都没听明白，仍继续的把“覃”读成“唐”。

我看了无比悲伤，想到如果大家能有我这样的阅历，就永远想不到“唐”字的读音了。我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我说：“覃讲师，你看行吗？”

我的话让在场的人于顷刻间把所有怀疑的目光投射到我身上。女讲师也惊讶的看着我。

女讲师最后含着笑对所有人说：

“对，那位帅哥算是把我的姓给读对了，不过你们也不用叫的那样专业，我算不上什么讲师，相信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多少，你们叫我覃姐最好。”

我抬头仔细看了她一眼，发现她说话时那种深沉的表情，让我觉得这和她的年龄似乎有些不符。

女讲师继续说：“通过我这个姓的读音，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身边往往有很多有着双重意思的事物，对于广告也是如此。现在世界上有种比较新的广告理念，叫做复合式广告设计。这种广告的意思就如同我的姓，它会有两层的含义。虽然我目前的任务只是负责教你们简单的平面广告的设计，但我还是希望你们了解更多关于广告的含义，这样你们就会有更多灵感……”

大家听的入神，我也第一次感觉不到枯燥。

既而她又向我们讲了一个与广告设计毫无瓜葛的人物，那个亚洲“水功”一流的陈安之。

她说：“你们也要学习陈安之那样，对自己说，我能，我行！这样对未来才会有更多的信心。”

所有听完，顿时都觉得自己未来能成功，兴奋的一直坐立不安。林飞反应尤为剧烈，在将小慕与小覃做了对比之后，发现小慕一无是处，列出了小慕的种种劣迹，最后向我们宣布，从此以后不再把小慕当成自己的梦中情人。也正是小覃的第一堂课让林飞倍受影响，在无数个清晨，我都能听到他对着镜子孤芳自赏的说：“我帅，我帅，我帅帅帅帅帅……”

这使我们着实为他的精神感到担忧。

他却一本正经的说：“要时刻相信自己，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别老是在别人身上找优点，这样成功不了。”

2

在我单纯的想法里，成功就意味着不仅可以成名，还可以得到很多金钱。如此美好的事情，我从小想到现在，一直都没停止过。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警察，孩童时的天真是在我在看过警匪片之后，对那些刺激的枪战场面刻骨铭心。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正义和邪恶，只知道穿警服的是好人满脸横肉和伤疤的是坏蛋。后来才知道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原来穿警服的也有坏蛋，于是警察在我心中的神圣光芒一下消失了。当我开始学习历史时，

我发现自己竟对那些蹲在死人墓里刨刨坷坷的工作十分感兴趣，于是我就想将来要让自己也能做那样的工作。看到那些骷髅，我总会感性的想着那些骷髅活着的样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着收集各种古代的钱币，然后拿到同学面前炫耀。甚至，我还想过要去刨开一个埋在深上里的古代坟墓，由于胆量、道德等因素的影响，我打消了当时的念头。我最后的一个梦想是希望将来成为一名高级军官，然而可惜的是，这是个和平的年代，也许等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经历战争，所以想从战场上混个高级军官的想法变成了无稽之谈。我的老师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军官，唯一的途径就是考上军事学院。

现在离开长江一中，就全部结束了。现在，我完全没有了理想，有的只是成天的空想。

我把我内心的想法统统告诉了韩俊。

听完我讲的一切，他默默不做声，若有所思的转动着眼球，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道：

“唉，你说的真对，我现在都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读书我不行，怎么我就觉得咱们没读考上大学就是一辈子的错误呢？以前我老爸总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要是不跟老子把书读好，老子就把你拉到工地上去！’我那时候真不怕他把我拉到工地上去，我就怕读书，就怕考大学……”

他思索了一番，继续说：

“你还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吗？我那时使劲了全身的力气去

玩，就是没劲念书。到中考时，我老爸急了，他求我给他考个300分，他说只要我能考到300分，他就能把我送进市重点！你猜，我考了多少？”

我摇了摇头说猜不出来。

“302分！”他自豪的说。“我们毕业的班级不刚好叫二零二班嘛！我就觉得很巧，我老爸高兴极了，问我想去市重点里的哪所学校，我硬是说要去学高职……”

我说：“为什么啊？”

韩俊说：“我不想再去影响其他人啊！”

我感动的说：“你真高尚啊！不过，市重点也有很多差生的。”

“是吗？”他像是有些后悔的说。“那要早知道，我就叫我老爸送我去你们一中了……不过，我这人在哪都不行，尤其在学校。”

我说：“你和以前相比，变化很大，似乎成熟了许多……”

他看着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继续说：“你还好，未来没什么好担心的，不行的话你还可以和你老爸后面学做生意……”

他有些悲伤的对我说：“我跟他学做生意？不可能，他根本就不相信我有那个本事，我们到一起就会吵架，我说不让他管我的事。”

我们彼此沉默了一番，各自靠在阳台的护栏上仰望着自己头顶天空上的那朵白云。

后来，他突然奇怪的问我道：

“你有没有恋爱过？”

我立即想到了一个女人，但很快觉得自己是在痴心妄想。

我说：“恋爱？我哪有机会和时间，现在好象也不太适合干那些事吧？”

他继续问道：“高中时就没有女孩喜欢你吗？”

我说：“没有。”

他失落道：“不是吧，你人那么帅，遗憾哪……”

我说：“你太看的起我了。其实，有时候我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他有些不相信我的话，轻蔑地笑着，然后他开始跟我讲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恋爱经历。此时，林飞也像个好奇天真可爱的孩子，趴在我们身旁，静静的听着韩俊的讲述：

……

那时我特别的喜欢玩，尤其是对于网络游戏，我非常痴迷。在高职的第一个学期，我基本上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了那个虚拟的游戏世界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个其他班的女孩子对我有意思。流言就这样传开，事情终于发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确实，有个比我高一年级女孩喜欢我。我至今都在想，也许那个流言就是她刻意安排的，目的就是制造我和她的爱情。

我开始无心再去网吧，也无心想着我那些在虚拟世界里的角色。现实里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喜欢自己，总比在虚拟世界和一个人妖呆一起强吧。

于是，我们开始经常在一起。我把以前所有玩游戏的时间全部放到了对那个女孩的爱恋上，似乎还要比以前玩游戏的时间更多。因为是第一次恋爱，我也不懂的什么是烂漫，在女孩生日的那天，我把我爸送给我妈的金项链偷了送给了她……

林飞好奇道：“你妈没发现她项链丢了？”

我狠狠向他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打岔。

韩俊继续说：

“她高兴的同时却怀疑那项链不是金的，我急了，马上当她的面把项链放到自己的嘴里拼命的咬给她看，咬的差点磕坏了我的牙。虽然最后她相信的收了下了，但似乎并不太感动，之后我也没看到她戴。有一天我突然看到她和别的男生抱在一起的时候，我脑袋都快炸了，我是个眼睛里最容不得沙子的人。一气之下，从此就再也没有搭理她，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最大爱好就是谈男朋友，据说在我之前就已经毁了不少男人的青春……”

最后他咬牙切齿道：“真她妈的贱，连比自己小几岁的男孩子的初吻都骗。”

林飞感慨道：“从前我以为只有喜欢玩女人的男人，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喜欢玩男人的女人，而且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心平气和的问：“那你有没被她骗去初吻呢？”

他悲愤的说：“那当然，为了她我连我最喜欢的游戏都荒废了，为了她我连自己的妈妈都出卖了。我那时候真是伤心啊，气愤啊，总之我对社会失去了信心，然后就离开了高职背着家里人去了广

东……”

我说：“你也不能对社会失去信心，要相信咱们的政府。那后来呢？那个女的有没有找过你？”

韩俊说：“我回来之后，在家呆到第十天的时候，她往我家打了一个电话，说她坐晚班的长途客车从上海回来，问我能不能去车站接她。我当时心一软就去，结果我看到她两手空空，一样行李也没有的站在车站附近的报亭旁。我跑过去问她，‘你怎么行李都没有？’她说她骗我的，她根本就没去上海，她觉得有点寂寞，让我开一个房间陪她。”

韩俊说到这的时候，林飞眼睛睁的太大，迫不及待的问：“你们那个……”

韩俊说：“我天生比较有定力，真的，游戏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打怪掉的宝我都不拣……我当时气愤的对她说了一句话……”

我和林飞不约而同道：“什么话？”

韩俊拿出当初的勇气道：“我说，‘你难道是个婊子啊？’说完，我调头就走了，以后再也再也没有和她联系了。”

林飞打死都不相信的问：“你真的是那么说的？我不相信……”

我也很怀疑的看着韩俊。

韩俊点了点头。

林飞叹口气道：“唉，你真是个傻逼啊，人家自己送上门来的你都不要……”

林飞惋惜的摇着头，然后背靠着护栏仰望着天空喊道：

“苍天啊！大地啊！什么时候也给我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啊。”

话音刚落，只听见“啪嗤”一声，接着林飞“啊”的一声。我们一看从楼上倾泄而下的一盆水完整的浇在了林飞的上半身上，，我们也都差点深受其害。

这盆水给林飞的打击，仿佛是个晴天霹雳。由于水的冲击力非常大，加上打击最直接的部位是脑袋，所以林飞半天没说出话。

这时在我们的头顶上，有个清脆并带着颤抖的女人声音说：“哎呀，好像浇到人啦！”

接着另外一个声音责怪道：“不是说了嘛，这里是不能倒水的……”

我和韩俊则站在一旁大笑不止。

林飞闻了闻湿透的衣袖，一边抖着头发上的水，一边用力的倒着灌进耳朵里的水。

在听到头顶上的女人说话的时候，他奋力一呼：

“是洗脚水吗？”

只听楼上半晌传来一句回答：“不是，是洗澡水……对，对不起啊！”

林飞一听是女生的洗澡水，便骄傲的对我们说：

“哈哈！听见了吧，不是洗脚水，是洗澡水，这就等于我和那女的上了床了……”

看着他骄傲的姿态，我当时真盼望头顶上的女人能够再补充一句：……是我奶奶的洗澡水。

那盆洗澡水浇下之后，夏天蒙蒙胧胧地来到了。来的比以往都早。太阳开始骄傲的用浑身的热量，拼命的炙烤着大地。我们杂乱不堪的宿舍显得异常闷热，唯一能让大家感到冰爽的是，透过窗户能够看到满街袒胸露乳的美女。那种冰凉的感觉就如干渴的士兵在看到梅林之后的喜悦，痛苦的却是可望不而不可及。

炎热像是能够燥动空气，就仿佛病毒进入人的血液一样，瞬间让人感到膨胀。所有人都拼命努力的呼吸着，然而只要一招手就能挥汗如雨。我们恨不得一整天都浸泡在冰凉的水里，然后直到看到星星和月亮。

在最艰苦的时期，校长却安稳的坐在办公室里享受着空调的凉爽，一边计划着各种宣传和扩大知名度的方法，一边设想着未来的美好“钱”途。不幸的是，就在他觉得很安逸的时候，机房里那些上了年纪的电脑终于耐不住高温集体中暑了，而且全部长眠，剩下一堆废壳摆在那里。那些渴望上机实践的学员一下没了操作对象，顿时抱怨声高涨，一下子就膨胀在周围狂热的空气里，跟着就有种一但遇到明火就有会爆炸的可能。我们觉得这事值得庆贺，便买来了啤酒坐在栏杆上喝。

形势相当严峻，甚至有些刻不容缓。校长一面安排自己的老婆在和冲动的学员们做着交涉，一面召开了紧急会议磋商。成员简单，就只有小慕和老吴，但磋商的内容很复杂。校长强调的是，问

题的关键在于，是购买一批新电脑还是把老电脑拿出去重修一遍。这让他们很难做出决议，因为两种处理的方法都只面临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资金。校长没有像当初聘请覃讲师那样果断，在他看来，人是活的，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蒙混她；而物是死的，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被它们给蒙混。所以讨论一直僵持了很久。后来，校长老婆突然支持不住了。交涉终归不是射交，射交必须是一对一，交涉可以是一对百。悲愤的学员涌进了办公室，校长见到了从来都没见识过的凶猛，比那次 F0 运动的还要剧烈。于是，不得不狠下心来向学员们许下了购买新电脑的承诺。这样，所有人才满意的散开了。

不久，新的电脑被组装好了。学员们兴奋上机，眼前全是崭新的 SONY 翻版 SONZ 的显示器。稍不注意就以为全是小鬼子的产品。校长觉得电脑都换成新的了，所以机房的铁门也要彻底换成新的。换门之后，每次开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仅仅有钥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三个以上年轻力壮的人才能打开。如果那天不巧找不出这样的学员，那所有的人就只能眼巴巴的站在外面等候。

一系列的更新，使校长大吐血，为了能够尽快补血，他决定在全市做一次大范围的宣传。由于高考和中考临近，这个时期的宣传往往能够吸引一部分人的目光。他决定组织多只宣传队伍，到本市所有农村学校做宣传。

不幸的是，校长竟将我的名字列进了一个组织队伍里。万幸的是，带我队的组长是小慕。因为我以前就听人说，男女配合干活就应

该不会太累了。接着校长的指示，小慕带着我从北门往北去。还有一些人向城市其他的各个方向奔赴。

临出发前，校长再三嘱咐道：“为了节约开支，你们一定要坚持多步行……”

于是，我便无奈的拎起了一袋厚厚的宣传广告单，开始为一个自己厌恶的人出卖起了劳动力。

第一站，我们停在一家农村幼儿园的门口。院子的门墙上写道：小鸭子幼儿园。两边拉着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

我和小慕走进去，院里很冷清，只有四个孩子在互相追逐着玩耍。幼儿园的阿姨看到我们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不禁提高了警觉将玩耍的孩子喊到身边，生怕我们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当小慕对阿姨说出了我们的来意之后，阿姨放松了许多，热情的给我们倒了茶水，招呼我们屋里坐。

小孩子看到我这个叔叔手里面拿着许多彩色的纸，纷纷围上来看好奇。我见他们天真可爱，便一人发了一张。只见小孩们拿着我给广告单，立即趴到地上中起了飞机。

小慕让我拿出一张广告单，微笑着递到阿姨的手中，然后用沉稳的语气说：

“阿姨，你看，小平同志说过，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希望你看了我们的广告之后能帮我们宣传宣传……”

阿姨将我们的广告看了一遍，然后用柔和的声音问道：“那你们

那，一个人一学期收多少钱啊？”

我抢着回答说：“一人一学期五千块，不包括伙食费……”

小慕踩了我一脚，让我住嘴。

阿姨一听，想了想对我们说：“那我还是要问问孩子他爸，一人五千，我四个孩子就是二万啊！”

小慕忙解释：“要不了那么多，我们暑期优惠，像你们家这么大的孩子，我们只收一部分手续费。”

阿姨问：“那是多少？”

小慕想了想，还是不敢擅做主张，只能说：“这要问我们校长才知道。”

阿姨“哦”了一声，说：“那你就多留些广告单给我，我帮你们宣传。”

这时，一架用我们广告单折成的纸飞机“嗖”的一下从我们眼前飞过。

阿姨责怪道：“你这孩子，怎么能拿老师广告的单做飞机呢？”

我们留下了一部分广告传单便离开了这家幼儿园。

路上，我问小慕道：“慕姐，‘计划生育，人人有责’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小平同志说的啊。”

小慕不高兴的瞪了我一眼，我立即将嘴闭上，把这个问题遗忘了。

而我内心一直再想的问题是，我们留下的那些广告单肯定能成为那些小孩子们最简单的玩具。

又是一次车马劳顿，我们来到一个看似繁华其实不繁华的小镇。在中心广场时，小慕指着中心路旁的一根粗大的电线竿对我说：“看那，位置很好，在那贴几张广告，应该有不少人会看到。”我一看周围不仅有众多卖水果的小贩，还有不少的出租车司机喜欢靠在那根电线竿下停车，而且对面还有一所学校。于是我赞同的点点头。

“那好吧！你拿两张广告去贴！”小慕用命令的口吻指挥我说。我急了，很不满的说：“就我一个人去，你为什么不去？”她又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你是男孩子嘛！”

我不服气的拿了两张广告的宣传单，向着那根电线竿走去。小慕则远远的站在一棵大树下，看着我慢慢的将广告粘贴上去。太阳丝毫情面也不给的炙烤着我全身，我汗流浹背的努力粘贴着广告。当我满怀成功喜悦的将最后一张广告粘贴完毕时，有人在背后抓住了我的手。

我一扭头，看到抓我手的人穿了件和警察差不多的衣服，还戴着镶有国徽的帽子，身材魁梧，还戴着一副墨镜。我心想，完了，被警察叔叔逮着了，罪名肯定是损坏城市面貌。当我正怀疑着自己会不会被带到公安局的时候，小慕闪电般的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额头上掉下一大滴汗水，但她仍旧捧出了一脸笑容，对着抓着我手的警察说：

“城管同志，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这根电线竿是不能贴广告的，我们现在就把它撕了。你看，能不能不处罚？”

我一听，原来抓着自己的人只是个城管。沉重的心情顿时得到了片刻的舒缓，我用期盼救助的眼光看着小慕，但小慕并没有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只是不停的和城管解释。

城管取下自己的墨镜，用色眯眯的眼睛看了看自己跟前的美女，顷刻间似乎又被太阳煽了情，立即显露出怜香惜玉精神。

城管为难的说：“恐怕不行啊，你看我们这有严格的规定，要严格执法，你们违法在先，不处罚哪行。”

小慕说：“哦，这样啊，我男朋友是刑警大队的，等下我让他过来接受处罚你看行吗？我们现在有急事，不能停留。”

城管一听，变换语气道：“哦，你男朋友是刑警啊，小事小事，城管和警察都一家人嘛，算了，算了……”

说完，那家伙放开我的手。

小慕二话没说，拉着我飞一般的消失在那城管面前。

被小慕拉手之后我感觉无比清凉。

接着，我们又去了很多学校，使劲了浑身解数才终于将厚厚的一垛广告传单散发出去。从头到尾，让我狼狈不堪，我发誓再也不能干这样的傻事了。

直到天黑，我和小慕才赶回市区。

4

夜幕完全降临，街上一片灯火辉煌，霓虹灯的色彩像是欢乐的音符，在周围所有的建筑物上跳动着。汽车也仿佛疲倦了，跑的竟

然那么的无声无息。我无力思考，因为思考会令我感到疲倦。

我和小慕在十字路口分开，她向东，我向南，很快溶如人群消失了。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那三个孙子全坐在床上，各自摆着自己的姿势，像是特意在等我回来。

韩俊趴在窗前，仿佛已经陶醉在夜色之中。林飞穿一条短裤拿着一面镜子，弯曲着身体坐在床沿上默默的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千里一如从前，靠着墙壁坐在床上抽着烟，这次他手里还捧着一本杂志在读。

我瘫倒在床上。林飞仍开镜子问我道：

“畜生，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那口气让我想象着的下一句仿佛是，“不好了，出大事啦！……”

然而林飞却横眉冷对千夫子般的看着我，继续追问：“你和小慕都干什么去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说：“当然是发广告传单啊。”

林飞不相信，继续问：“没干别的？”

我有些不解，韩俊和千里此时也都看了看我，纷纷摇头，仿佛是在说，唉，一点也没有坦白的意思，还是拉出去毙了吧！

“没干什么怎么到现在才回来？”林飞用打死也不信的口气说。

“我不相信……”

我急了，冒出满身大汗的说：“没，真没……再说了，你不是已经觉得小慕不好了吗？你还那么关心她？”

林飞说：“我是担心你，我怕小慕把你怎么了，明白吗？”

我说：“她没把我怎么着，就是差点被人抓了去……”

大家一听，纷纷把眼睛睁开到最大极限看着我。

林飞问：“谁？谁这么大胆，敢动我兄弟？说出来兄弟我给你端了他家的老屋……”

千里也跟着附和着说：“对，端了，端了……”

我说：“是个城管。”

我的话让他们很惊讶同时也令他们很失望，刚刚树立起的威风跟着从窗外吹进来的微风跑了。

林飞摇了摇头，对我说：“兄弟，这气咱就忍了，城管不好惹呀……”

千里继续抽着烟，韩俊冲我笑了一下又立马沉醉到夜色里，只有林飞依然没完没了的继续对我说：“告诉你，现在的城管牛逼的很，人也很多。这个社会是讲究实力的，人越多当然越好，不带像我们在电视里看的那样，一个高手能单条一百个人，现在讲究群殴，一起上一一起下，死了人都没办法查！”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我有一次在街上就看到过，一群城管满大街的追一个衣襟褴衫的傻子，那时候中央来领导视察，市长说要饭的影响市容，要坚决处理掉，城管就执行命令，满大街处理要饭的。我看到的那傻子也不傻，看见有人追就拼命的跑，城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经知道开汽车追了，傻子越跑越快，像是练过马拉松似的，我都记不清跑了多久……”

我问：“那后来呢？傻子被抓到了吗？”

林飞说：“废话，你见有人跑过汽车的吗？”

我代表性的摇了摇头。

“就是嘛！”林飞继续说。“当时那场面不说你们都不知道，几十个年轻气胜的城管愣是没有一个跑的比那要饭的快，一个个的都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街上的司机们见这么多不要命的人跑在大街上，都以为奥运圣火提前到了，纷纷将车停到路边给他们让道，不知道的人也有以为那个跑在最前头的傻子是穿越过了撒哈拉正做着绕地球赛跑一圈的外国人，那些城管被他们当成了傻子的护卫队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

韩俊不解的问：“傻子穿成那样，还有人把他当成做环球赛跑的人？”

林飞说：“不说了嘛，人家都以为他已经穿越撒哈拉了，衣服能不破烂吗？”

我停下来想，这世界究竟还是大啊，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在此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刹车，紧接我听到“哐啷”一声。只见离窗户最近的韩俊激动的喊道：“追尾了，追尾了！”我们一听，同时一个箭步跃上摆在窗前的桌子。一看，一辆摩托车倒在一辆黑色大奔的屁股下面，摩托是本地，大奔是外省的，这些从牌照上就可以看出。骑摩托的人摔在地上，但没有死，很快就爬了起来。这时，从大奔里跳出两个人。于是三个人拉扯起来，骑摩托的咒骂着，大致意思是让开大奔的带他去医院，开

大奔也不甘示弱，指着自己被撞坏的大奔屁股说：“你是撞到我的车屁股上的，我还没找你赔我修车的钱，你还倒先要我带你去医院，你讲不讲理啊！”

我看了一眼那个宣传文明但设计者就是因为不文明而死的广告。一眨眼的工夫路口就聚满了人，将大奔和摩托围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圈圈。有人拼命的掂着脚往里看究竟，我看到对面的酒店里也有人探出了不少脑袋关注这一起追尾事故的发展。此时仍有源源不断的人纷纷向事发现场赶来，我们无比的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好的一个高空看台，因为俯视比仰望显得轻松的多。

大奔司机和摩托司机争吵十分激烈，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将整个十字路口堵的严严实实、滴水不漏。大奔司机仗着有两个人的优势，公然对摩托司机动武，狠狠地将他推倒在地。所有围观的群众都拭目以待的，等着摩托司机爬起来后和大奔司机较量，然而在大家热心期盼了很久之后也没能等到摩托司机再爬起来。一个失望的小伙子终于不耐烦的伸手去拉那个躺在地上的司机，但很快就松了手，惊恐万分的对身边的人说：“死啦！”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我们亦是如此。人群开始骚动，由里传到外，一阵一阵，愈演愈烈。大奔上的两个人傻了，顿感事情的不妙，但是面对眼前严严实实的人墙只能痛恨自己没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此时闻讯赶来的警车停在远离事发现场 50 米以外的地方，从车上下来四名手持电棍的民警。由于围观者太多，民警试了半天也

没能挤进去一小步。

林飞说：“看见了吧，人多力量大吧！”

突然，人群里有人叫喧道：

“外地人在我们的地盘打死我们的人，我们砸了他的车！”

民警一听，一边向总部报告了事态的严峻，一边想着往里挤的办法。有一名聪明的民警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向前举着手里的电棍，对旁边的围观者说：

“小心，小心，有电啊！”

围观者一听，纷纷躲开民警手里的电棍，勉强的让出了一条小道。剩下的民警纷纷效仿前者，也都获得了一条通往案发现场的小路。

民警们终于在历尽了艰辛万苦之后挤进了事故现场，恐惧的蹲在地上。大奔司机见到民警，忙向民警哭诉道：

“警察同志，这人不是我杀的，他自己摔地上死的！”

突然只见那摩托司机竟站了起来，吓的所有人都后退了三尺。

“警察同志，他胡说，明明是他把我推倒在地的！”摩托司机辩解道。

大奔司机一看，摩托司机没死，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继续和摩托司机争吵起来。人群此时又是一阵失落，纷纷道：“哎呀，怎么会没死呢？”

民警们开始询问事发的经过，但由于现场围观人员口杂舌乱，民警只好决定将当事人带回警局。然而面前围观的群众并没有要散

去的意思，单靠四位民警警棍的力量实在难以将围在人群中间的人和车一起弄出去，于是他们只好静静的等待前来支援的同事。我们也乘机得到了休息。就在我休息的片刻时间里，我无意间发现在我们的脑袋上还有无数个脑袋。我惊奇的拍了拍身边人的脑袋，指着上面说：“看！”

大家一起抬起快要僵硬的脑袋向上看去，然后不知道是谁说道：“足以说明事件的影响力！”

我想，这场交通事故仿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广告，否则怎么会吸引这么多广告设计的学员呢？

支援的民警终于赶到了，十多名民警并排拿着警棍一起往里走，顿时人群一下散开了。最后，大奔、摩托车都被警车给拖走了。人群显得有些依依不舍，但终究还是曲终人散了。

5

睡前，我身心疲惫，醒来时，我感觉浑身无力。

大家都说我是因为看那场事故看的时间太长，影响了休息，所以都让我安心的休息。并告诉我说，他们会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这让我很感动。

确实，他们三个人从早上起，一直坐在宿舍里。我看着他们吃完了早点，又看完了他们吃下了午饭，当我张开嘴眼巴巴的望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说：

“你要多休息，现在不能吃东西！”

也许是老天都觉得我很可怜，在他们还没来的及吃晚饭的时候，

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我精神抖擞的跳下了床。

我看着那三个孙子说：“该吃晚饭了吧！”

只见孙子们十分痛苦的点了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因为坐的时间太长，加上天太热，每个人的屁股上都长出了一个很大的“毒包”。

林飞的尤其严重，手上也长了一个。

林飞说：“很痛，很痛的，屁股上的是自己长的，手上的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咬的，估计是蚊子。”

我说：“没事，把脓给挤出来就能好。”

林飞试着用力挤，但自己没足够勇气，我便帮忙给他挤。挤到冒血的时候，林飞说不行了，他快痛死了。我只能作罢。

没想到，挤完之后，林飞的那条手臂上迅速出现好几条一条长长的并红的发紫的“血痕”。和武侠电视剧里中毒的症状一模一样。

林飞慌了，我也慌了，另外两个屁股同样长了毒包的孙子一下子觉得自己那包不算什么了。

林飞紧张的说：“完了，中毒了，怎么办啊？”

我说：“赶紧去医院吧。”

林飞说：“对对对，去晚了医院关门了。”

我安慰道：“不会，医院永远不会关门的。”

我和林非驱车赶到第一人民医院，林飞让我挂了一个急诊。

医生一看，脸色大为难看。

林飞问：“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医生没有回答，继续检查。检查完毕之后。

医生说：“你这是骨脓，很严重哪，你们肯定挤过吧，不能挤的，现在都感染了。”

林飞一听痛苦的闭上双眼。

我说：“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医生说：“不治的话就有，积极治疗的话就没有。”

林飞立即睁开双眼道：“治，我当然治。”

医生说：“你现在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先住院吧。”

我问：“那要住多久？”

医生说：“这就要看你们有没有钱了，有钱就能用进口的药，很快就可以没事，没钱就只能用国产的，质量不能保证，效果就看它自己发挥了，发挥的好也能很快出院，发挥的不好，住上一两月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问林飞道：“你有钱吗？”

林飞虚弱的摇了摇头。

我说：“医生，我们都是学生，没钱住院，你看能不能……”

医生为难道：“没钱住院的话就只能保守治疗了，吊几瓶盐水看看吧，不行就没办法了。”

说完，医生让护士领我们去吊水室。

林飞悲伤道：“真是不幸哪，那两孙子都没事，我偏偏……唉！”

我安慰道：“没是的，你体质那么强，挺挺就过去了。”

护士挂上盐水袋，让林飞伸出手。她擦了擦酒精，小心翼翼的出

针。我站在一旁观望。

护士的手有些颤抖，一针之后发现位置不对，又拔了出来。林飞强忍痛苦。第二针的时候，护士小姐吸取了第一针的经验，慢慢的将针头插进血管，然后来回的抽插以校准位置。

林飞痛苦难耐道：“护士小姐，麻烦你准一点好吗？”

护士一听，满脸的不高兴说：“催什么催，你自己血管的位置长的不对，还怪别人。”

说完，没好气的走了。林飞准备发火。

我惊愕之后赶忙劝解说：“算了，人家护士小姐也是工作态度认真，否则能插那么细心？再说了，这是人家的地盘，万一闹翻了，恐怕连给你插针的人都没有了。”

林飞深深叹了一口气道：“你看这世道。”

我说：“听到你还能说话就好。”

林飞肯定的说：“没用的，医生说有生命危险就随时会有。”

我说：“你不能这么绝望，你试着睡一觉，睡一觉醒了就没事，和我白天里一样。”

林飞说：“不行，我怕睡了就醒了来了。”

我说：“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必须打电话让他们过来一趟。”

林飞说：“那快去快回啊，我怕你一走，我也走了。”

说完，我飞速的跑到医院的外面，找大一家有公用电话的商店，

给韩俊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说，十分钟之后赶到。

6

我觉得医院的气味很难闻，于是往回走的时候故意放慢了脚步。想着刚才那医生说话的口气，和曾经给我看病的医生口气大相径庭。

我反复的在脑海里放映着一个画面和一个声音。

我坐在许多病人之中的最后一个位置，医生站在最前的高高台子上，然后手上拿着一支笔指着所有病人当中的我说：

看吧，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你太忧郁了，你把现实想的太悲伤，所以你永远都不能在读书了，你也永远也不能再考大学了，你只能抱着你的悲伤，默默的沉静在光阴的角落里，最后慢慢的衰老、慢慢的死掉……

我想，自己怎么就那么容易悲伤呢？这世界还有许多事情自己都还没弄明白，比如为什么飞机能飞上天空，为什么鱼能呆在水里，还有林飞在我面前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有人有钱有人没钱……

想到这里，已经到了医院门口，不觉发现自己还是走太快了。

突然迎面撞来一个人，我惊鄂的从思绪里挣脱出来。

只听撞在我身上的人骂道：“不长眼睛哪。”

我们同时抬起头，目光相互对峙。一看，我惊讶了。

我说：“你不是隔壁班的小妹吗？”

小妹定眼一看，也惊讶道：“哦，我认的你，你是隔壁班的，对对对……”

我说：“你跑这么快干吗？”

小妹说：“别提了，碰到一个疯子，大街上跟我说喜欢我，我吓的撒腿就跑……”

说着，小妹用手指着不远处一个移动的身影对我说：“你看，那疯子又来了，你得帮帮我，帮帮我……”

我紧张道：“怎么帮啊？”

小妹想了一下说：“你就说你是我男朋友，好让那疯子死了心。”

我说：“这样行吗？”

小妹说：“我也不知道，试试看吧，不行就还得跑……”

那人影越来越近。

我说：“那我帮你报警吧，让警察来管。”

小妹急了，说：“不要，他以前和我一个中学。”

我“哦”了一声，默默等待那个身影站到自己面前。

身影站到面前，悲伤的并气喘吁吁的说：“你，真的，真的就那么，讨厌我吗？小莉。”

小妹说：“没有，没说讨厌你，你看，我有男朋友了……”

身影道打量我一翻，说：“我难道都比不上这种人吗？”我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说：“你怎么说话呢？”

身影见我横的很，也不甘示弱的横起来说：“你他妈谁啊？知道我他妈是谁吗？告诉你，我江南三中老大，怎么样吓了吧。”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自我介绍的老大级人物。以往电视里都是这样，所有老大的身边都有几个打手，然后身份都由打手口中透露出来，像眼前这样省事的老大，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

我说：“我朋友是新世纪的老大。”

身影道：“哪个新世纪？”

我说：“你管哪个，反正都是老大。”

身影不服，说：“你那什么鸟死老大，我手底下几十号人，你老大大手底下有那么多人吗？”

我一时不知道怎样把谎再继续撒下去。

小妹拉着我的手说：“咱们走。”

身影一看都牵手了，再一听都“咱们”了，眼睛“唰”的一下红了。

身影愤怒道：“好啊，你们这对狗男女，我今天要为民除害……”说着便从腰间掏出手机。按照电影里的情节，我猜，他这是准备要喊人了。

我慌了，忙说：“这位兄弟，咱们冤家易结不易解。你有兄弟，我也有兄弟，到时候真打起来，对谁都不好。咱们不能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

小妹狠狠掐了我一下。

我忍住痛，继续说：“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个什么……”说着一紧张就忘了下句。

只听眼前的身影接我上句道：“东家没有西家找嘛。这都不知道。”

我说：“对对对，我语文不太好。”

话刚说完，只见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身边。我急出一身冷汗，想，也没看见这孙子打电话呀，怎么人就来了呢？

包括身影在内的，所有人均把目光投向桑塔纳的车体上。只见车门徐徐打开，先是出来一只脚，我一看那鞋上标志，感觉好像在哪见过。迅速在脑海中搜索一遍，但还是因为紧张而一无所获。驾驶位置的人虽后出脚，但先出人，背对着我们。我觉得十分面熟。随着副驾驶位的那个人探出了脑袋后，我才惊奇的发现是千里那孙子。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流迅速流入我的丹田，我挥手喊道：“千里，你个狗日的，现在才来。”

这时才想起那鞋上的标志，不就是和“安踏”只差一个字的“新踏”牌运动些嘛。

千里一听我骂他狗日的，一边往我身边走，一边骂：“你个畜生，林飞呢？不说要死了吗？”

这时我看清了从驾驶室出来的那个人正是韩俊。

身影见此有些慌张，想必是因为看到我的朋友是开桑塔纳来的，而想到他们那个组织里最好的交通工具也只是自行吧，一想就知道不是同等级别的组织。

千里走过来说：“你拉着人家一小姑娘干吗？林飞呢？”

我说：“他正吊水，我出来十分钟了，咱们进去看看，看看死了没有。”

小妹扔拉着我的手。而身影已经直冒冷汗了，一言未发，我稍微的眨了一下眼睛，他就趁着月色昏暗，悄悄地消失在黑暗中。

我对小妹说：“你看，他走了，你也可以走了。”

小妹说：“那谢谢啦，你有没有手机啊？”

我说：“我连小灵通都没有。”

小妹失望道：“那以后出了事怎么找你呀。”

我说：“没事，你遇到事情就往这边跑，我基本每天都在这一带活动。”

小妹怀疑道：“为什么啊？”

我说：“我一兄弟要长期住在这地方。”

其实我想这地方即使发生突然事件也没什么好担心，120就在旁边，大出血都不怕。

小妹“哦”了一声。

说完也消失了。

千里望着小妹远去的身影，对我说：“你女朋友？”

我说：“同学，长江一中的。”

千里赞赏道：“还不错啊，刚才那男的呢？”

我说：“什么什么中学的一个老大，底下十几号人。”

千里一怔，道：“哦，那以后出事靠你了。”

我说：“我和他不熟，再说了，人家也有原则，混也只在学校里混，出来还是守法公民。”

此时，韩俊站在不远处喊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

我赶紧跑了过去。

我指着桑塔纳说：“这车？”

韩俊说：“我爸的。”

我惊叹道：“原来你会开车啊。”

韩俊说：“早会了，就没驾照，我爸也不让我开。”

千里在一旁说：“你爸是对的，你刚才就差点带着我一起去见阎王了。老子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韩俊说：“好，那等下你走回去。”

千里说：“那是肯定，我可不想英年早逝。”

我说：“走吧，林飞还在里面呢。”

当我们三个一起出现在林飞面前的时候，林飞一阵辛酸道：“我还以为你们都不来了呢。我都不行了，你看手都肿了。”

说着林飞将手伸出来给我们看。我一看，发现那发紫的“血痕”已经全无了。

我说：“你看，都没啦。”

林飞也感觉到确实没了，他说：“还真没了，肯定是好了。”

我说：“我去问问医生。”

说完，我将医生找来。

医生一看，摇摇头，我们以为是病情恶化，林飞再一次痛苦的闭上眼睛，等待着医生的宣判。

不料，医生说：“没见过，没见过，吊一瓶盐水就好了，真是没

见过……”

就这样，林飞也彻底化险为夷了。

从医院出来后，林飞能吃能跳，精神一夜亢奋，硬是要求韩俊开着桑塔纳带他周游全市，但韩俊以没有驾照的理由拒绝。

而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隔壁班的小妹，真是让人想不通，这世界竟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

7

可怕的毒包提示大家夏天是残酷的。尤其在我们那间狭小的房间里，炎热在我们杂乱的摆设里四处躲藏，所以我们觉得身心都闷热无比。

多媒体教室里勉强的挤着几十号人，只有一台立式空调对着讲台的电脑，像是校长特意安排给它的，夏天的时候可以预防中暑，到了冬天又可以让它避免感冒。而我们的头顶上只有一群转起来，就让人害怕它会掉下来的吊扇，这不禁让人咬牙切齿。

我们只能躲到装了空调的网吧乘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有空调的网吧经常会爆满。这给我的感觉是网吧是同医院一样有着巨大竞争力的企业。网吧永远不会只有一个人在玩，就像医院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病人在看病一样。而他们最相似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网吧长期呆着游戏玩家，人们称之为“骨灰

级”，而要长期呆在医院的病人，想必也是离骨灰不太远了吧。我们四个人当中，韩俊先前就已经达到了骨灰的级别，但由于那段悲壮的爱情草草的下葬了。在我们决定一起做一回骨灰级玩家的时候，韩俊不得不将已经埋掉的骨灰又挖了出来。大家都以为虚拟的世界要比现实的世界里显得清凉。

其实，我并不完全喜欢在虚拟世界中的凉爽，因为那里有着比现实里的困惑还让我们困惑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都很迷茫。在我们走出网吧的时候，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我感觉到了暴风雨来临的气息。

我非常喜欢这种有着前奏的暴风雨。首先乌云遮住了太阳，紧紧地包裹着天空，真就有了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接着让狂风转动着天然的风扇，一阵阵的带给我们无比的清凉。同时雷和电让人觉得闷了很久的能量得到了暴发，最后和激情澎湃的雨声混为一体。

短短的几分钟，滚烫的世界一下被雨水浇灌的急速降下了温度。但乌云并没有急着离开，狂风也愈刮愈猛。只见女生们晾在走廊里的衣物瞬间被刮的满世界飞舞。女生们无奈地望着自己飘在半空中的内裤，或已经坠落到楼下的沉重的胸罩，她们羞涩的默默的唉声叹气。

我们无比欢心，兴奋地冲到了楼顶。站在一个可以遥望很远很远的高处，内心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大风将我的头发吹乱，使我们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并向后飘摇。

林飞一个人自娱，站在楼顶的边沿高声唱道：

“……我要飞的更高，飞的更高，飞的更高……”

那声音仿佛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的炮声，断断续续的毫无规则的爆炸着。

我不敢走到楼顶的边沿，因为我站在高处就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念头。我经常做一种噩梦，在一个很高的悬崖边，我莫名其妙的掉了下去，但始终也掉不到底。这让我觉得悬乎，总想从现实里找到验证，所以我一站在高空就想往下跳。

我不知道那些许多选择跳楼自杀的人，是不是当初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如果真的有掉不到底的感觉，那么就算是在死的那一刹那也还是保持着坠落的刺激状态里。直到地狱，都没有停止下来的感觉。

我的想法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更让他们大为惊讶。

林飞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迅速的从楼顶边沿退了回来。

林飞说：“本来我也没你说的那感觉，被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往下跳的冲动了。我要是真忍不住冲动了，我就找个人多的地儿，然后再从附近找一个高楼往下跳，争取在死之前还可以找一两个垫背的。不过嘛，楼要选好，20 层左右就行，太高了也不好……”

我问：“为什么啊？”

林飞解释道：“楼太高了威力虽然很大，但命中率就降低了，而且还让底下的人有时间可以逃生，说不定还没等我坠落下来，底下就已经给我让出了一片开阔的场地了！楼不太高掉下来，底下

人就没时间准备啦……”

我说：“你真够畜生的，上次没死掉，这次还想祸害人间。”

林飞说：“这只是个假设。”

我说：“你要真照那样跳下去，你就有影响了。”

我想着林飞坠下之后的场面以及记者的报道的内容是：在某繁华路段，一高空坠物砸死砸伤过路群众数百名，创下历史上高空坠物伤人数的新高……

也许是千里发现此时楼下行人正多，便对林飞说：“现在人挺多，林飞，你赶快乘机跳呀！晚了人就散啦！”

林飞假装着走到边沿地带，向我们不断做着蠢蠢欲跳的动作。

“好！那我跳了啊？”

我们齐声道：“跳吧，早该死了。”

突然，一道长长的闪电从天边划过，在黑暗的天空背景下，被衬托的十分明亮。

我们吓地顾不上看林飞跳楼，林飞则吓地没时间再跳楼，于是我们便一阵风似的跑下了楼顶。

风越来越大，天也越来越黑，大家也越来越兴奋。就在我们兴奋地快要跟着狂风奔跑的时候，校长老婆拉长了脸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两手撑在自己的腰上，脑袋稍稍的歪着靠向左肩，用极其鄙视的目光斜视着我们。然后，她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嘴唇蠢蠢欲动。

我怀疑地在内心苦苦寻觅，难道我们逼林飞跳楼的事被她知道啦？

她拿起了右手，用手指很概括的指着我们的脑袋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几个经常不上课到处鬼混，但今天晚上你们必须跟我老老实实地呆在宿舍里，因为沿海地区刮台风，我们这也会受到影响。”她提高了声调对我们说。“别到时候被台风吹走了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台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听到台风要来的消息之后，我们个个都异常激动，心里可谓是百感交加，恨不能再一次冲上楼顶。当雷声并未消停，我担心我们上去之后还没等看到台风就已经遭受雷击。而那样就死的毫不值得。

我们没有立即表现出激动的喜悦，因为校长老婆的目光死死盯在我们的身上，直到她用目光把我们逼回了宿舍。我们仔细的倾听着门外校长老婆的动静，当高跟鞋与地面碰撞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才互相暗示敌人已经走远了。

于是我们开始欢呼，就在我们拍打着桌子用脚踢着床的时候，校长衣裳不整的站在了我们跟前，显然是刚从厕所里出来，还没来的急系好裤带就被我们制造的声势给惊住，赶忙跑了进来。我们愣住，想刚击退一母老虎，又来了一只公的。

校长满腔怒火的只说了一句话，这话极其具有震撼力。

他说：“这桌子 285，床 250，坏一样你们就得赔……”

从此，我们不敢再轻易用脚踢床，用手去拍打桌子。我们都在心

里告戒自己，哪怕是中國連 2012 年的奧運會也都申請到了，我們也必須把這份喜悅放在心裡憋著。絕不能以踢床和拍桌子的舉動表現出來。

我們只能安靜地等待著颱風，看著街上的行人越來越少，我們猜想應該快了。

“快來吧，颱風！”

我們呼喊著，是發自我們內心的好奇的呼喊。

可惜，我們在窗前等了很久很久也沒有看到颱風來到這座城市。於是，我們只好到網上去查看，看完一段關於颱風的視頻，我們都啞口無言，原來巨大的颱風是可以把我們吹走的，這比我們天真的想法里要可怕的多。幸好，我們的期望沒有實現。

8

那個被預報會受颱風影響但實際沒有看見颱風的夜晚很快過去，到了第天的夜晚，已是滿空的繁星。

我們房間里的溫度仿佛快要達到沸點，大家都無法忍受，乘著皎潔的月色，我們逃到了公園。黑夜里的公園比想象中的還要涼爽，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在夜色下漫步。

忽然，我聽見有人抱怨說：“唉，來晚了，又沒地方睡了，這的椅子也太少了……”

我放眼望去，凡是有椅子的地方都躺著一個人到兩個人。我想這附近的居民竟如此高瞻遠矚，覺得這裡微風涼爽，就都干脆躺在

了本是供人休息的椅子过夜了，这样不仅舒服还为家里节约了一笔电费。

我试着寻找一张空着的椅子，但很久也没找着。大家互相在草地上追逐，跑了一圈，被我们惊扰的躺在草地上的情侣还真不少，这使我们羡慕同时也让我们觉得忧伤。我们猜想那些情侣不只是在看星星看月亮，肯定还有许多适合在黑暗里干的事情。

后来在我们不小心闯进了一片竹林之后得到了证明。一男一女紧紧抱在一起，不时滚动着也没有分开，如同被万能胶水粘住了一般，从头到脚。我们的出现并没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影响，反而我们显得无比尴尬，仓惶而逃。

远远的我看到了能将水喷射的很高的喷泉，在伴着喷管口边彩灯的辉映，半空中呈现出夺目的景致。因为喷泉难得一开，所以吸引了众多人的观赏。

我们决定跑到喷泉下面去观赏。

千里如千里马一样跑在最前头，我和韩俊跑在中间，林飞落后大半截，动作犹如黄牛般缓慢。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就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步子比林飞还要慢。我看不清那人的面貌，但我清晰的听见那人在喊：

“你们都给我停住，停住！谁让你们在这片地上跑步的？我刚刚才在这里种下小白菜，你们跟我离开，离开……”

我们惊慌失措的停了下来，林飞仍朝着我们这边不停的奔跑。那人追了一段路便停了下来。我看见他蹲在了草地上，不断用双手

在草地上扶着什么。

当林飞跑到我们身边时，气喘吁吁的对我们说：

“你们看见那老头了吗？”

我说：“看见了一个人，但看不清是老头。”

“老头，老头！”林飞解释道。“他说咱们踩到他种在这里的菜了，还要找咱们赔呢！”

我们都很惊讶的看着林飞。

千里问：“为什么啊？”

“因为他儿子是这里的管理员！”林飞担心的说。“咱们赶快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快，就前面的喷泉，那儿人多……”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想过来看喷泉的，而林飞只是看见我们跑才跟着一起跑的。

我们从远处看喷泉，只能看到它在半空中时的壮观，当我跑到喷泉旁边的时候，才发现在喷泉底下竟有更为壮观的景象，一群光着上身穿着短裤的男人们，身背着毛巾，带着洗发水有条不紊的站在喷泉底下享受着露天淋浴。遗憾的是，没有一群女人光着身子，站在喷泉底下淋浴，所以我们就都觉得没有欣赏价值。

于是我们遗憾的离开喷泉，在我们觉得离刚才那个老头种植的一片菜地很远的草地上，大家纷纷躺在了草地上。旁边有一个不是很大的湖，微风吹过还能看到湖面上荡起的微波，在月光下闪烁着一点点亮光。就在我们躺着的草地上有一个被隐藏在石头里的音箱，里面正播放着流行一时的歌曲。

周杰伦含糊不清的声音里透露出了悲伤，我们静静倾听：

你的泪光 柔弱中带伤

惨白的月弯弯 勾住过往

夜太漫长 凝结成了霜

是谁在阁楼上 冰冷地绝望

雨 轻轻弹 朱红色的窗

我一生在纸上 被风吹乱

梦在远方 化成一缕香

随风飘散 你的模样

菊花残 满地伤

你的笑容已泛黄

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淌

北风乱 夜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徒留我孤单

在湖面 成双

花已向晚 飘落了灿烂

雕谢的世道上 命运不堪

愁 莫渡江 秋心拆两半

怕你上不了岸 一辈子摇晃

谁的江山 马蹄声狂乱

我一身的戎装 呼啸沧桑

天 微微亮 你轻声地叹

一夜惆怅如此委婉

.....

我们忧伤的仰望着星空，满怀诗意的聊了起来：

“你们说，那老头的爸爸会不会找着咱们？”

“.....？”

“不是，我是说他儿子。”

“不会吧？人海茫茫的...”

“有可能的，说不定他儿子养了有军犬，一闻就闻到了.....”

“笨蛋，军犬是部队里才有的。”

“是吗？那就是我记错了，应该是警犬吧？”

“他儿子是管理员，不是警察.....”

“官好像也不大嘛！”

“对呀！以前我们学校看自行车的也叫管理员呢！”

“哈哈！没事，不用怕.....”

“你们看那.....”

“哪？”

“就是那，那颗最亮星星底下的.....”

“哦，我知道，那是北极星嘛！”

“不是，我是说那颗最亮的星星下面的大厦！”

“大厦？怎么了，有人要跳楼吗？”

“没，那是我爸造的……”

“啊，真有本事，那你爸赚了很多吧？”

“没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建筑工，一天 30 块，应该挣不了多少……”

“是么，那现在呢？”

“现在他是每天给人家 30 块……”

……

突然附近有人叫道：“哎呀！”

这一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们爬了起来，顺着声音的方向找去，周围一切都很安静，只有湖边的柳树下隐约露出两个脑袋。我们确定声音是从那边传过来的，于是小心地靠近过去。发现有一男一女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正坐在湖边的草地上悠闲的垂钓。我们好奇的想看看他们究竟钓到了什么样的鱼，于是走到他们的身边。他们听到我们的脚步声，马上同时把脑袋转了过来。一看，竟然是小慕。小慕一看是我们，也有些慌张，还没等我们问候，她就说：

“你们怎么在这啊？”

我们一起说：“我们过来看喷泉。”

小慕说：“哦。”

我们问：“你们钓到什么鱼了吗？”

这时小慕身边的男人开口道：“当然钓到了，不过我们不是想吃

鱼才来钓的，只是为了感受钓鱼的乐趣，这叫‘钓胜于渔’，知道吧！”

我们不解地问：“这里鱼能掉吗？”

男人说：“你们肯定不能钓，我是警察嘛，没人管我。”

小慕不高兴道：“别说大话。”

其实我已经猜到这个男人肯定就是小慕的男友，那个穿制服的警察。

这让我们的好奇心减掉了一大半，忙说了句再见，就想匆匆离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小慕的男友竟高兴的送给我们一条刚刚钓上来的小金鱼，我们都很惊奇，原来金鱼也能钓的着。我们赶紧又说了几声谢谢，便立刻消失在他们的面前。

爬满忧郁的空间(三)

章程

9

以前我总是天真的以为公园就是给人休闲散心的地方，还不知在夜里竟有这么多的乐趣。还让我们意外的收获一条漂亮的小金鱼，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拿着小金鱼，说一定要带回去养，等哪天养肥了就给它宰了炖汤喝。为了不让小金鱼死掉，我们找了一个塑料袋，把里装了一点水，然后把小金鱼放到了里面。

这样，我们兴高采烈的将小金鱼带回了宿舍，令我们苦恼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东西安置它。韩俊提议说买一个小的鱼缸，我们也都赞同，并特别乐意让他掏钱我们跑路办事。他也毫不吝啬，欣然答应。

韩俊留下来照看小金鱼，千里也不愿意再跑路，所以买鱼缸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和林飞。

我们从来没养过金鱼，也就从来没有买过鱼缸。对于鱼缸的价格我们一无所知，所以一度怀疑身上的一百块钱到底够不够。

我有些担心的对林飞说：

“你说鱼缸会不会很贵啊？会不会要好几百啊？”

林飞摇了摇头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等下到买鱼缸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记着，去了咱们就先问那里最贵的卖多少钱。”

我问：“最贵的能只卖一两百吗？”

林飞说：“废话，卖一两百的能叫最贵的吗？”

我说：“那你还想买最贵的？”

林飞说：“不是我想买最贵的，咱们知道了最贵的价格不就差不多也就知道了最便宜的价格了吗？这叫逆向思维，懂吗？”

我疑惑不解的看着他，说：“不太懂！”

林飞解释道：“就是反过来想，反过来思考。”

他想了想对我说：“这有点复杂，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下你看我的就是。”

我答应的点了点头。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家鱼店，我们想这里肯定有我们想要的鱼缸。于是我们抱着这希望走进这家店

鱼店的老板是位纤瘦的中年男子，他坐在躺椅上悠闲的看着报纸，对我们两个年轻上帝的到来毫不在意。只有一位和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在店里忙碌着，看到有人进来赶紧露出了笑脸迎接客人。我猜他肯定是这里的伙计。

林飞问：“老板，你们这最贵的鱼缸多少钱？”

老板没有放下报纸，不经意的回答道：“三千八百八十八！”

我一听差点没晕过去。

那男孩伙计忙指着一个特大缸对我们说：“这里面的金鱼是进口的。”

然而不管是进口还是国产，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鱼缸。

林飞继续问道：“有没有小的那种？”

老板不再理会我们，伙计向我们点头说：“有，你跟我来。”

于是我们跟着伙计绕过几个很大的鱼缸，后面摆放了许多小缸的金鱼。

我指着一个刚好适合我们那条小金鱼的鱼缸问那个伙计道：

“这个呢？多少钱？”

伙计说：“三百八！”

我和林飞都傻了，就我们身上的钱连这三分之一都不到。

伙计看出痛苦的表情，便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店的金鱼都是进

口的，刚才那大的是从美国进口的，最便宜的就是你们现在问的这缸，这是从非洲进口过来的！”

我问：“为什么非洲进口的就不如美国进口的呢？”

伙计说：“当然是因为非洲不如美国发达了。”

我们惊讶的说：“就这两条非洲小金鱼能卖三百八？”

伙计摇了摇头说：“不是，鱼缸也要 50 块人民币！”

我们一听兴奋不已，异口同声的道：“对对，我们就要鱼缸！”

伙计显然有些为难，他皱着眉头说不出话。可我们仍是眼巴巴的指望着他，只见他让我们稍等一下，就一个人绕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

伙计微笑道：“我问了，这样的鱼缸我们还有两个，可以卖给你们。”

我高兴道：“那太好了。”

林飞看着伙计问：“那你们这鱼缸质量怎么样啊？有保修卡吗？”

伙计有些为难，说：“保修卡我们这没有的，但你们可以放心的是，我们这的鱼缸质量保证没问题，如果你们买回去后，在不是人为情况下自己碎了，那我们可以无条件给你们换新的。”

林飞说：“什么叫‘自己碎了’？”

伙计微笑道：“自己碎了，就是没人动它，然后就碎了。”

我和林飞分别“哦”了一声。

于是我们以 50 块钱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那只鱼缸，然后开开心心地往回走。当我们路过人民广场的时候，发现广场中央聚满了

人。接着我们还听到麦克风发出响声，一阵一阵的在空旷的天空底下回荡。

我和林飞立马想到的是某个不出名的乐队或歌手在开演唱会了。于是好奇并奋不顾身的冲了上去。林飞机智多谋，在跑的过程中巧妙地把鱼缸扔给了我，我仿佛觉得自己抱了一块大石头，显得十分累赘。我们十分努力地往人群里挤，因为瘦小的身躯没让我们费多大劲就成功的挤到了最前头。

挤进去之后，我们才发现并不是某个乐队或某位歌手的演唱会，而是一群残疾人的街头卖艺募捐大会。在他们的面前还摆着一个红色的募集箱，离我们很近。

残疾人没对观众们说上几句话就开始表演歌唱，比起那些电视里演唱会的主持人省事多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那个台湾残疾歌唱家的《水手》。比起郑智化，眼前的这些人显然比他残缺，有两条腿都没有的，有两只手都没有的，还有一只手一只脚没有的，反正残缺的都很严重，一个个像是越南战场上的活下来的士兵。他们站在台上含情脉脉的演唱着所有残疾都喜欢唱的《水手》。我突然觉得他们仿佛是一尊尊的维纳斯。

我抱着鱼缸丝毫不敢怠慢，生怕一不小心摔到地上。而林飞则兴致勃勃的跟着那群残疾人后面一起唱着：

.....

我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 不要问

因为我们还有梦

众人都深深地沉醉在既动人又感人的歌声里，一时都无法自拔，傻傻的站着如同一个个木桩。忽然有人迅速的走到台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塞进募集箱。看到第一位献爱心的人，人群一阵骚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到台前，纷纷向募集箱里塞人民币。由于我和林飞离那箱子太近，许多好心人往箱子里塞钱都要从我们身边经过，这样就给迟迟没有表示的我和林飞带来巨大压力。

我们迟疑着，苦苦做着思想斗争，思索着到底该不该献这份爱心。思考之后我们终于下定了决心，把那张买鱼缸剩下的 50 块献出去。用林飞的话说，反正那钱是韩俊给的，回去我们就说买鱼缸花 100 块。

就在我们准备献爱心的时候，忽然我听到有人不停的嘟囔着说：

“操，那个傻逼一百块，真有钱啊！”

“靠，那个笨蛋就给一块钱，太抠门了吧！”

我一听，这爱心看来还须慎重的去献，献多了成了傻子，献少了成了吝啬鬼。总之献不好就遭人唾弃。于是我迫切地想知道，献 50 块的爱心会有什么效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知道是“维纳斯”们表现的太精彩，还是因为观众的爱心献的过于激动，我被人从身后狠狠的撞了一下。

事发突然，我毫无防备，鱼缸当即摔碎。我一下就懵了，但我没有忘记喊住了准备往箱里塞钱的林飞。林飞一看我把鱼缸摔了，赶忙缩了回来。我想，这也许让在台上辛苦表演的“维纳斯”们很伤心吧，毕竟都快到嘴的肥肉就这么的飞了。可我也没想到，好不容易才买来的鱼缸竟然在我手里给摔碎了。

只见众人纷纷指责我说：“哎呀，你这小伙子，人家残疾人挣点钱容易吗？你怎么能砸人家场子呢？不象话呀，不象话！”

“是啊，是啊，我们看节目也不容易啊，把地上造那么碎玻璃，伤着人怎么办呀？真是造孽啊。”

我有口难辩，欲哭无泪。

就连林飞，对我也是直摇头。

林飞抱怨道：“哎呀，你怎么就把它给摔了呢？你看都马上要有结果了，被你给搅黄了。早知道不让你抱了……”

我解释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撞了我一下，咱们还是趁那家店没关门，再去买一个吧？”

林飞说：“再买一个多便宜那家店啊，咱们拣几块鱼缸碎玻璃带着，看能不能让他赔一个。”

我有点疑惑的看着林飞。

我们原路往返。当我们再一次进到那家鱼店的时候，老板已经是躺在躺椅上睡着了。那个男伙计还在店里忙碌着，看见我们再次观临，神情有些紧张。

我们赶紧问道：“剩下的那个鱼缸还在吗？”

伙计说：“还在，怎么了？刚才那个有问题吗？”

林飞说：“恩，对。”

伙计道：“那是什么问题？你是想过来换一个的吗？”

林飞说：“刚才那个不太扎实，轻轻一碰就碎了，你看你们要负责呀，刚刚保证的是吧。”

伙计摇了摇头，抱歉地对我们说：

“摔碎了就不行，我说了要自己碎的才能换。”

林飞争辩道：“对啊！它就是自己碎的嘛！它是撞在地面上，然后才碎的嘛，这难道不算自己碎？”

伙计显得很无奈。于是我也跟着林飞后面说。

“你不能不讲信誉啊。”

林飞继续说：“再说了，你们老板在睡觉，你给我们换了他也不知道，对吧！”

结果那伙计终于急了，用很坚决的语气对我们说：

“都说了不行，你们那根本就是人为摔碎的，老板不知道我也不能给你们换！”

林飞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是他什么人啊？”

伙计道：“我是他儿子。”

伙计的话，让我们顿时不知该说些什么。索赔未果竟还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好再次掏钱，买下了剩下的另一只鱼缸。

这时，伙计露出开心的笑容。他把最后一个鱼缸抱给我们的时候，

亲切地关怀道：“你们一定要小心，这是最后一个了，再摔了就没有了。”

我和林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抱着鱼缸离开了。

这次，林飞一直将鱼缸紧紧抱在怀里，我想抱，他也不给。一路上我们再没有停留，林飞说，现在就是跑着一街的劳斯莱斯，他也不会停下来看一眼。果然，他没腾出时间和眼睛去看街上跑的车，而是专心致志的看着每个与我们擦肩而过的美女，并有些垂涎似渴的把口水挂在了嘴边。我提心吊胆的捏了一把汗，生怕他太专心撞着墙。

受过打击的我们，总算是完整的把鱼缸抱了回来。

韩俊像是早已经等的不耐烦，一见到我和林飞就劈头盖脸的数落道：

“怎么搞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们被车给撞了呢！”

林飞把鱼缸举了起来，说：“这不是买来了吗？”

韩俊审视一眼说：“恩，还行，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我一愣，这话让我心惊胆战。

只见林飞说：“质量你绝对放心，那店的老板跟我们说了，他们店的鱼缸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我接道：“对，我们买的就是从非洲进口的，据说比金刚石还坚硬！”

韩俊担心道：“那是不是很贵啊？我一百块钱还剩多少？”

林飞说：“哪还有的剩呀，你那一百都不够，这得一百多，我还

凑了几块钱呢。”

我想，这一下我们不仅撒了慌，而且还吹了牛。

韩俊感慨的将鱼缸灌了一半的水，然后把池子里的小金鱼放了进去。我们把鱼缸摆在了窗边的桌子上，然后一个个都坐在床上看着金鱼在水里自由的游动着。小金鱼 悠然的在水中畅游，我们都不禁发起了呆。金鱼似乎也有些好奇这个陌生的地方，不时的把头贴在鱼缸的玻璃上，用两只凸起的眼睛东张西望。

千里从韩俊的口中得知，我和林飞买回来的鱼缸是比金刚石还要硬的非洲货，不禁大为惊讶。在我们看着金鱼发呆的时候，他却不知何时出去找了一块砖头回来。大摇大摆地举着砖头走到鱼缸面前，然后对我们说：“我砸一下试试！”

我和林飞急了，赶忙将他拦住，说：“你疯啦！”

千里不以为然，说：“不是说比金刚石还硬吗？没事，试一下，就一下！”

我和林飞坚决不肯，韩俊也劝着千里不要做傻事。

千里死了心要试，说：“你们放心，金刚石比防弹玻璃还硬，子弹都打不碎，我能砸的碎吗？”

只有我和林飞深知只要砸一下肯定就碎了。

林飞说：“你以为真有那么硬啊，人家做生意，自然要宣传的夸张一点嘛！”

千里一想觉得也对，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把砖头仍在了一边，说：“我逗你们玩呢，你们还以为我真砸？我傻啊，真砸碎了不就完

了！”

这让我那颗悬的很高的心也跟着被放了下来。

我说：“咱们该喂什么给它吃啊？”

林飞说：“蚯蚓，鱼都喜欢吃蚯蚓。”

韩俊反对道：“不行，鱼这么小，能吃的下蚯蚓吗？万一蚯蚓把它吃了怎么办？”

林飞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哎呀，这个我还真么想到，要不就喂牛奶给它喝？”

千里说：“你以为养鱼等于养小孩啊，咱们自己都没牛奶喝，还给这畜生喝。”

我想了想对他们说：“咱们还是喂面包给它吃吧！”

大家一听，都觉得喂面包是最好的办法，不仅可以给鱼吃，我们自己也可以吃。

于是，我们就买了很多面包放在房间的柜子里。

实际上，金鱼的食量很小，我们一口就能吞下去的面包，它却要吃很长很长时间。这样一来，买来的面包绝大部分被我们吃进了肚子。大家一天天的喂养着它，却丝毫也没发觉它长大多少，我们都觉得很奇怪，还以为是我们喂它的面包不够营养。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金鱼是长不大的鱼。其实，大家早已经不是为了想吃金鱼的肉而养它的了，完全是出自对金鱼的喜爱。

因为金鱼的身材偏扁，所以我们给他取了一个非常时尚的名字，叫“阿扁”。阿扁每天都悠然自得的在鱼缸里游来游去，它除了

被我们视为掌上名鱼之外，还被我们拿出去宣传。这让不少女生为之倾心，恨不能集体闯入我们男生宿舍一睹为快。虽然大家都十分乐意姑娘们的盛举，但校长早有明确的规定，男女双方均不得擅自闯入一方宿舍，违反者当以校规处置。至于是怎样的处置，我们都不得而知。可我们谁都不敢尝试。一般这种没有明文规定的规定，最具有约束性。

阿扁的事传开之后，第一个进我们宿舍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小慕。

小慕在知道我们把她男朋友送给我们的小金鱼养起来之后，第一个欣喜若狂地跑进我们的宿舍。这让久闻难得一见的姑娘羡慕死了。

小慕看完阿扁后没有一句赞言，眼睛里冲满了鄙视我们的目光，临走时抛下一句话说：“你们这赶紧要喷点香水，否则那鱼呀要了不两天就要死掉。”

这话让我们很伤心。

两天之后，阿扁还活着。我们还没来的及庆幸，校长也得知此事，当即以不得在宿舍内饲养小动物的规定将我们的阿扁没收，连同那只花了一百的鱼缸，一起被校长抱进了他的办公室。这让我们十分气愤。

林飞说：“孰可忍，士不可忍……”

我说：“好像是士可忍，孰不可忍吧？”

林飞说：“管它什么什么不可忍，反正我们不能忍，我要带领你

们去拆了校长那王八蛋的电脑，你们干不？”

韩俊和千里还有我都摇了摇头。

韩俊说：“那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赔钱受处分。”

千里说：“是啊，搞不好还要蹲号子。”

我说：“这种即劳民又伤财的事亏你想的出来。”

林飞见三人都反对，也只能沉默不愈，默默地抽着香烟。

10

很久很久，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损招，来报复校长。于是这种实施报复的计划就暂时被搁浅了。

现实不能如我们所愿，不能像香港电影里面的人物一样，杀人放火之后都可以“跑路”。虽然我们都还不了解什么是“跑路”。但我们都觉得能“跑路”的人肯定是很牛逼的人。

而我始终相信，那些能跑路的人也一定都是有钱的人。不会是像我们这样，连出省的一张车票都买不起，除了可以在被走了N遍的街道上瞎逛之外，我想不出能用什么代替自己的脚步。

后来倒是林飞想起了那晚韩俊开的桑塔纳，虽然韩俊的车技着实令人担忧，但大家仍是怂恿着韩俊能把车再次开出来，不为报复校长之后逃跑，哪怕是载着四人到江堤上撒撒野，兜兜风也好。

韩俊说：“我也想啊，可开车不是骑自行车，需要执照的。我连驾驶执照都没有，能绕到江堤上去吗？”

我说：“那你怎么不考一个。”

韩俊说：“你以为我不想啊，可考了三次都没过。”

我想这是必然的。

林飞不甘心，问道：“考驾照不是很简单吗？难道还有考大学难？”

韩俊说：“你以为是玩跑跑卡丁车啊，做几个动作就能过关。”

林飞说：“笔试也应该不会太难啊，要不街上能有那么多车在跑？”

韩俊说：“当然，可问题是评卷人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一样啊，”

林飞忙问：“怎么不一样？”

韩俊说：“问题是这样说的：假如在 90 度紧急的弯道路口，你应该怎样将你的汽车行驶过去？”

千里说：“这问题很简单嘛，当然是漂移过去了。”

韩俊说：“放屁，你见过几辆桑塔纳能做漂移的动作啊？我是这么答的，我说应该减慢车速开过去。可还是不对，结果就栽在这一题上了。”

我说：“难道非逼着你漂移不成？”

韩俊说：“哪能，专家的标准答案是，减缓车速，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把车开过去。”

大家立刻都蒙了。

我问：“这和你的回答有什么区别吗？”

韩俊跳了起来，叫道：“我也以为没区别啊，但专家说区别大了，他说，你以为减缓了车速就行了？说不定人家开车撞你呢。所以

你必须全神贯注、小心翼翼。我一听火了，随口就骂了专家的老妈，结果我就永远拿不到驾照了。”

大家一阵哗然，纷纷为韩俊的遭遇而感到同情，同时大家决定想办法挽救这一不幸的事实。

于是，大家陷入了沉思。但苦思良久，未能想出对策。

万般无奈之下，林飞鼓足勇气道：“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学设计的，这就算小问题，你不是没驾驶执照吗？没关系，咱自己制造啊，PS 和 CorelDRAW 不就是设计这东西的软件吗，咱自己造。毛泽东爷爷不是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千里也说：“对，现在外面造假证的多了，但再怎么造不还得这些个软件哪。你看，我 PS 学的多好，就等着发挥余地了。”

韩俊喜出望外，说：“要真能弄到个驾照，我爸那辆桑塔纳就是我的，我想往哪开都行。”

我有些担心的说：“那会不会被查到？”

林飞肯定的说：“不会，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是个个都能有钱买真品，假的东西多。就光是假钞就够警察们忙地了，他们哪还有时间和闲情来查咱们这小事啊。”

我想也是，要不那些造假的人都敢明目张胆的把办证的广告贴在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呢。连警察局和市政府的门口都有。无论是什么样的证都能办，如果奥运冠军不发金牌，只发证书的话，相信这些人也能做。如果有人买，那么全中国人都可以当奥运冠军了。为了能早日让韩俊家的桑塔纳成为我们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实现

出门以轮代步的理想。大家都很积极投入到制造驾驶执照的工作当中。简单的分工之后，大家认真的忙了起来。因为千里的设计技术很高，所以他负责主要的电脑设计工作。

因为证件需要韩俊的照片，所以韩俊在当天的任务就是，负责去照相馆照几张一寸的免冠照片。

相比之下，我和林飞的工作最为简单也最为有趣，主要是跑到网吧将所有有关驾驶执照的相关资料和图片，一应俱全的下载带回。当然，这个任务也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我们的一手图文资料，千里也就无从下手。在下载有关驾照资料的同时，我和林飞顺便把结婚证的有关资料也下载了下来，以便将来另有用途。

为了这次工作，韩俊特地买了一台二手的 IBM 笔记本电脑，并将所有需要用到的软件都一一装了进去。这让大家都觉得十分震撼，韩俊如此大吐血的花下本钱，势必是要研制出成果才能罢休了。

韩俊解释是，买本本不单单是为设计执照，主要是为了方便在宿舍里玩。

千里捧着本本，并不高兴，满脸皱纹清晰可见。

千里说：“唉，可惜不能上网……”

核心技术人物的牢骚让一旁观看的我们心情沉重，我以为是我把该下载的资料没有下载。

我说：“资料不全吗？”

千里说：“全，全，结婚证都有。我意思是说，现在要能上网，我就能给你们做张港台美女明星大合照给你们看看。”

我和韩俊不由“切”了一声，只有林飞傻乎乎的问道：“你真行？”

千里说：“那当然，电脑合成，很简单。”

林飞问：“那能不能像脱衣服一样，想脱谁的就脱谁的？”

千里说：“那不行，我现在的技术只能做到将人头进行交换。这么跟你说吧，用一张松田岛子的裸体照，换上你喜欢人的脑袋，就有那种脱光衣服的感觉了。”

林飞问：“你说的那什么岛子是干什么的？”

千里解释道：“哦，名字是我瞎取的日本名，日本鬼子不都喜欢拍裸体照嘛。”

林飞“哦”了一声。

韩俊说：“那算什么技术，那不是乾坤大挪移吗。A的头架在B的身上，多别扭啊。”

千里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周星驰不说了嘛，管她什么女人，关了灯之后都一样。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女人的下体基本都一样，换张脸只是换种感觉罢了。”

林飞顿时激动道：“那太好了，你到时候把校长老婆的脑袋换上去。”

千里说：“那老妇女有什么好看的？”

林飞说：“发到网上暴光啊，要有可能的话，咱就把你做的那裸体照都放到学校电脑里做桌面。”

千里说：“想法不错，可就是现在咱也没那老女人的照片，没办法换脑袋啊。”

韩俊说：“这些先放放，目前我的驾驶执照才是最重要的，你看，我们都已经投入了那么财力，我就指望这了。”

我说：“是是是，现在咱们也不是单纯因为仇恨而做这一切了，为以后能有车坐，咱们现在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帮韩俊弄出驾驶执照。”

千里说：“放心，放心，我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说完，千里打开了绘图的软件，我们充满了好奇守候在他的周围。

此时，夜已很深很深了，外面几乎听不见汽车行驶的声音了。

我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但因为困倦，我们没能陪着十里监守下去，先睡过去了。

突然，我被一群人的呼唤和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吵醒，我往窗户下一看，千里、林飞还有韩俊都已经站在楼下，身旁还停着一辆桑塔纳。我十分奇怪，难道千里完成的这么神速？我赶紧穿上了衣服，飞一般地奔跑到楼下。只见所有人都对我傻笑。

韩俊说：“你怎么就只穿了一条内裤下来啊，想兜风的时候拉风啊。”

我往自己身下一看，自己都差点傻了，刚才明明是穿了长裤的，现在怎么就只剩一条内裤了。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大街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想在回宿舍穿一条长裤，但被林飞拉上车，韩俊坐在驾驶位置上，千里坐在副驾驶位上。我和

林飞坐在后排。

我说：“我们这是去哪，我长裤怎么没了？”

千里回过头对我说：“我们马上要去香港，你长裤是校长偷去当擦布了，我昨天晚上就做好了假的驾驶执照，连护照都办好了。因为看你睡的熟，所以没喊你，就我们三个人连夜将校里的所有电脑都安上了定时炸弹，等咱们一逃到香港，就能爆炸。”

我说：“我完全没有准备，你们也太迅速了。”

林飞说：“我们要讲究兵贵神速，你不需要准备，我们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现在就出发了。”

语毕，车子发动了起来。韩俊的驾驶技术依然不是很熟练，每过一个弯道，我都感觉要和前面的路灯相撞。这让我直冒冷汗，我看了看其他人，却个个神情安然，谁都没有了言语。

车子很快驶出了市区，但没有上高速。在我的印象里，去香港是应该要坐飞机的，可我们的城市连火车都还没不通，这不禁让人伤心。很快，眼前的路就看不清了，周围像是布满了荆棘，车窗被打的“啪啪”直响。

突然，我感觉自己特别想尿尿，于是我让韩俊停车。韩俊理也不理，继续往前横冲直撞。

林飞说：“你必须忍着，等到了香港在尿，现在恐怕周围早已布满了警察。等咱们车一停，所有警察就都冲上来了。”

我说：“为什么啊？”

林飞说：“因为我们是恐怖分子啊。”

此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千里回过头，朝我露出诡异的笑，然后对我说：“我们已经把新世纪给炸了，哈哈哈哈……”

我想我是真的憋不住了，便不停的喊：“停车，我要尿尿……”
梦被惊醒了。

醒来之后，我迫切想知道千里的执照完成的怎么样。

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奋斗，千里不负众望，圆满地将最艰巨的任务完成，丝毫没有怠慢。我们通过电脑屏幕，看到了那张伪造的驾驶执照，连钢印都设计出来并盖在上面了，只差贴上韩俊的照片了。

韩俊向领导一样慰问了千里：“辛苦了，辛苦了，你是人民的英雄啊。”

千里道：“不辛苦，你看，我不仅完成了本职工作，我还给你们每个人都做了一张结婚证呢。”

说着，千里便向大家展示他为我们做的结婚证书。我想，这孙子真够自觉，都不用我提醒就将我下载的资料都给用上了。

当我们纷纷围上去观看之后，才发现自己都被设计和猪结了婚。只有千里是把自己设计和他的偶像麦当娜结了婚。我们不禁感到这孙子的无耻竟能达到如此高深境界，把我们安排和猪结了婚也就罢了，竟还把自己和洋鬼子拉扯在一起做了夫妻，真是让人不知是抱着他痛扁一顿好还是抱着他痛哭一顿好。

千里十分得意，仿佛自己一夜之间汇集了全中国所有有识之士的

成就于一身。而韩俊很开心请大家吃了最丰盛的一次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韩俊问千里道：“你看什么时候把这东西打印出来。”

千里惊讶了一阵，半天才开口说：“这我还真没考虑，这做出来怕是有些麻烦，一拿出去恐怕就得暴露了。”

韩俊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每回开车都把电脑抱着，一有警察过来查证，就把电脑打开给他们看吧？”

千里无语，我和林飞也跟着哑然。

想着大家如此精心策划的结果却如同用竹篮打水一般，不禁使人寒心。我想，我们都是如此的喜欢在梦想前大张旗鼓的编排，然而一但到了末尾才发现大家都不能导演。倘使我们起先的目标是组织建立一个制假机构，那么，结果不仅会自己难受，还会使一些消费者抱怨道：你们是怎么制假的啊，一点都不真嘛。

虽然伪造假证没能成功，但大家仍没放弃兜风的希望。而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因为大家都相信，梦想是在等待中开花结果的。

四

1

制造假证虽然成了遗憾，但我们的生活又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韩俊说家里有一台式的，所以就把那台本本留在了宿舍。

大家都说有本本的人都是商人，所以都决定要提前创业。

我对大家说：“人家比尔盖茨 17 岁就开始创业，我们现在都 20 了，要搁过去都能结婚生孩子了，所以我们也应该创业了。”

林飞说：“对对对，我就喜欢能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

韩俊说：“那该怎么创呢？”

这也是我认为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

千里把自己推出界外道：“不是又要造假吧，我可只会在电脑上画画，印出来的事是很麻烦的。”

我说：“我们不能干违法的事，我们要正正当当的创业。”

林飞在一旁叹气道：“那我看很难，毕竟我们现在连一百块钱的资金都没有。”

韩俊说：“一百我有，我有。”

我说：“创业不一定都得要很多钱的，不是有很多富豪都是白手起家的吗？”

林飞想了想说：“韩俊，你回去问问你老头子是怎么起家的。”

韩俊说：“他啊，是从工地上挑砖头起家的。”

林飞摇了摇手，说：“那算了，我们都还没那体格。”

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活生生的事例举不胜举，就连校长也都是当初凭着几台破电脑起的家，现在都发展了将近五十台的电脑教育基地了，不说资产已经雄厚，起码人员都已经超额了，而且是逐月攀升。这也是专业教育和义务教育在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竞争。

此后，大家每次上网都会拼命地在互联网上查找一些有关创业的

广告，但显示最多的诸如什么“十八岁少女创业一夜间暴富”、“青年女大学生一年买两套豪宅”以及“花季少女开奔驰”之类，网上遍地宣传。

但我们从来也未曾看到过关于男大学创业的广告，这使地我们很失落，想连创业的男大学生在中国都不曾找到，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个没上过大学的男生了。

我想，在中国，女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身材和面容来争夺市场，而男人就完全只能依靠经济的实力，有钱不一定会更有钱，但没钱却是更难会有钱。而身材和面容都好的女人就不同，她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有钱。

晚上的时候，千里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说，他获得经典。我们都以为是他是在网上找到好的创业门路，便异口同声问道：

“要多少资本？多长时间能赚一百万？”

千里挥了挥手，说道：“不是，你们能不能不那么庸俗啊，创业需要时机的，况且只要我们不忘记目标和理想，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会有一百万的。今天啊，我从网友那里弄了一个毛片的网止，免费且不需要注册的，等下我就能给你们做几张明星艳照出来看看，保证你们以后都精神亢奋。”

很快，千里PS出了几张赤裸裸的身躯摆在我们面前，裸露的是“黄星”们的躯体，但面容却是当代的影视红星。虽然这些赤裸的图片看上去显得有些别扭，但总体上看，人物的头颅和身躯都

相对衔接的比较完美，突出显示了十里的PS功底。

突然，千里狠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就是创业啊。”

我们不解的看着他。

千里说：“你们看，我现在有免费不需要手机注册的黄网，在这样严打的时刻，是多么难得啊。”

我说：“这跟创业有什么关系？”

千里说：“噯，当然有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下载很多猛片，然后把它们都刻录成光碟，然后零售出去，而且我还可以根据顾客不同的需要，做出他们喜欢偶像的一些裸体相片，很好推销的。啊？你们说呢？”

我们纷纷摇头反对，认为千里已经色迷心窍了。无疑，这比前面制造假证还要严重，不仅有散播及盗版淫秽光碟的罪名，还侵犯了他人肖像权，对当代红星和黄星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就算我们可以抛开道德和法律，面对一张碟几块钱的廉价，除去制碟的成本，我想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一百万。

千里说：“凭什么艺术家拍的裸体照就叫艺术，咱们做的裸体照就是淫秽物呢？”

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这里有很好的商机，只是我们还没体会出来。

我说：“是啊，等我们都体会出来了，那就都进去了。”

千里说：“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都还没做，怎么就

知道不行？”

我说：“你想想看，就算你把黄碟做的再好，国家也不能说他是正版啊，所以黄碟就永远是盗版的，光这一条，就能判你个无期。”在我和千里对峙的时候，韩俊和林飞已经安静的坐在一起，围在电脑旁认真地看起了猛片。我清楚的看见，林飞的口水都挂到了嘴边。

千里说：“瞧，这就商机。”

从此大家装上了满脑子的创业，于每晚聚集一起看猛片。至于千里所提的创业方式，并不被我们认同，我主要是担心会进去，而韩俊和林飞则认为这一行业的队伍实在是过于壮大，已经没什么利润可图。

总之，我们在犯罪面前还是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

2

在创业的念头萌生之后，我们一直都坚信未来会有一百万的。在我们没迎来那一百之前，我们挣到了人生里的第一份收入，那就是在炎日下替校长散发了一百张传单，利润是人民币 10 块钱。虽然在那次和小慕下乡宣传之后，我曾发誓不在替可恶的校长办事，但考虑到这次不是义务劳动，有一定报酬，大家纷纷踊跃宣传，我也就食言一次。

这让我觉得教育机构有很多优势，人力资源丰富也是最主要的。我和韩俊分别抱着一垛传单奔向了东边的一所学校，林飞和千里

则去了北边的一所。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小组，为了 10 块钱都甘愿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校长虽然很开心，但他并不放心，特意在每一组后面都安排了人监督，防止有人弄虚作假。

当时正直高考，我想如果我还在长江一中，那么现在也是决定我未来的时刻。

A 考场的门口都聚集了四方人马。家长在门口焦急等待，和我们一样散发传单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有些人的任务明显比我们重，怀里抱着比我们多很多的传单。在考生们还没出考场的时候，散发传单的人就已经开始工作，每位等候的家长手中都握了许多传单。更有些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已经是把桌子直接搬到了考场外面，想提前把一部分学生吸引到自己的学校。

我想，中国的市场经济果然竞争激烈，连教育都需要竞争。

同时，我也看到了环卫工人们忧心重重地站在街道的对面，远远的望着被风掀起的传单，胡乱的在城市的上空飞舞。

如果没有一双不熟悉的眼睛在监督着我，我会毫不保留地将所有的宣传单统统扔给那些清洁工们，我想这样既省事，又保护了环境。但为了利润，我必须一张张的将传单散发出去。

没过多久，我和韩俊就听到了考场里响起了清脆的铃声，不一会儿，带着不同表情的考生们就陆续的从考场出来。在外守候的家长们都睁大了眼睛，寻找自己的宝贝。所有和我们一样来此宣传的人纷纷涌动起来，我和韩俊紧贴在一起，手上的传单一张张被散发出去。

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遇见一个在长江一中的同学，我想这也是缘分吧。

此刻韩俊和我应该都很自卑，很多传单都是介绍大学的，而我们是介绍专业的，如此我们显得力单势薄。虽然那些大学有些是九流的，但我想我们的新世纪却连九流都不及，所以很多考生一拿到我们的传单，只看了一眼，就扔在了地上。

无论我们发传单有多快，结果却都是那么凄惨，满地上皆是我们的传单，像是把大地铺上了地毯。而所有的宣传者，就等于是一个间接制造垃圾的人。幸运的是，监视我们的人只监督我们的过程，对于结果也丝毫不过问。

我和韩俊很快间接的制造完了垃圾，在人群里走了一圈，还有不少人把我们也当成了考生。给我们传单。我接了很多彩色的传单，有某某财经大学的，某某理工大学的，某某农业大学，某某师范大学，还有一个份某某美容美发学院的传单。是啊，现在的学院在中国大地以随处可见。

前方仍有无数个身影在人群里忙碌，大大小小的纸张在经过不同人手触摸之后，飘然落地。我和韩俊任务圆满完成，退至后方，与出场的考生混在一起，接受千万人的瞩目，我们想这些考生们当中，将来会有多少个清华、北大啊。

突然，我们被露天摆着招生台的招生团队拉了过去，那些招生的人也分明和我们一样，应该也是所在学校的学生，只是不知道他们是被多少钱收买的。

为首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姿色不佳。

女大学生面对着我们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道：“同学，考的不错吧？”

我和韩俊顿了顿说：“还行，还行。”

那女的说：“我们是这个学院的，我们学院正向全国招生，这次是想获得一些考生的基本资料。”

说着站在旁边的男生递给我们一张广告，上面赫然印着“青华金融外贸外国语学院”。旁边还有学院的面貌图，操场上绿油油的草地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电脑处理过的。

那女的介绍说：“我们学院三个专业实力都很强，而且比别的大学学期要短，两年就能毕业，毕业后能向世界各地推荐工作。”

我很惊讶，看着眼前这女人的信誓旦旦，让我想起那个对无数学生许下承诺的校长。

我说：“外国语，都学哪几种啊？”

那女的说：“我们学院的外语是按照学生的志向所定，比方说想去英国的就学英语，想去日本的就学日语，想去美国的就学美语，当然美语也就是英语。”

我说：“那想去非洲的呢？”

那女的一怔，想了半天说：“哎呀，你这小同学，差点把我问懵了，非洲人不也说英语，不过我们学院也有教非洲土著语的教授。”

我不禁在内心里发出一声感慨。

林飞说：“这么广啊，看来你们这学院不错，好，我决定去你学院了。”

那女的一听尤其兴奋，当即递过一张登记表，说：“来不来都无所谓，我的任务啊，就是把这张表填满，当然不是我来填，需要你们这样的学生来填，这样比较切实。”

接过登记表，我们看到已经有几个大名签在上面了。韩俊在姓名一栏写下“王小宝”的字样，我心想这名字取的丝毫没有水准，自己要编一个有水准的名字。于是我写下了“李大苟”几个字。只见女大学生拿起登记表念道：“王小宝，李大句，你们这里的人名真有趣，中间都喜欢带个形容词。”

我一怔，女大学生把“苟”读成了“句”，敢情这能教授世界各地语言的中国教育机构，原来连自己的母语都还没完全弄清楚啊，难怪说中国人喜欢崇洋名外呢，果真不假。

我和韩俊一路小走，发现满世界都飘散着传单和广告。

回到学校，我们拿到了发传单挣得的10块钱，大为欣慰。想到这就是我们人生赚的第一笔收入，顿时激动不已。大家提议说，这第一份收入应该保存起来，理由是作为我们能力的见证。但后来，我们还是没能忍住，将这比微薄的收入分批送给了网吧的老板，换回了无数经典的欧美以及日韩的猛片。然后，大家安然的端坐在一起，满心开创美好未来的于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倾听着人类最原始的叫声。

六月即将结束的时候，全中国又轰轰烈烈地迎来中考，数以万计的考生和家长们在焦灼的三天里共同向苍天祈祷。而此时，幸福的我们又迎来人生里的又一笔收入。

那三天里，老天格外的帮忙，白天里乌云密布，微风柔和，一到半晚就大雨磅礴，雷鸣电闪。每一场暴雨都是蓄势已久的，一下就是几个钟头，而每年的这个时候，党中央就会组织人力物力，随时投入到各地的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

三天的传单，让我和林飞、韩俊赚到了30块钱的人民币，而千里除了拿到了这比收入和意外交获了一位美女朋友。美女是市计划生育的一名学生，在为学校传单的时候与千里一见钟情。

事情的发生很具传奇色彩，我们不由眼红。值得介绍的是这位美女所在的学校，这是市里为数不多的只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的学校。且他们的招收对象也很单一，只收女性。

计划生育是国策，所以学校一丝不苟的培养了不少能搞计划生育的才女。才女们为了引导青年们搞好计划生育，干脆以身作则，充当教育对象。结果，不仅让学校外面的旅店生意红火的发展了起来，还使一部分“青楼院”生意惨淡。这样一来，她们不仅为基本国策做出了努力，同时还带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阻止了不良文化的传播。真是一才三用。

和千里一见钟情的姑娘叫小兰，小兰是计划生育学校的新生，自

然还没搞过计划生育。我们想，她肯定是在听了很多师姐们讲述搞完计划生育的心德之后，内心风起云涌，凑巧赶上为学校做广告宣传，能够偶然的和千里好上，想必也是为了能搞一次计划生育。

千里在猛片里学了不少经验，有了小兰之后就觉得自己应当立马练习东洋鬼子们的动作。所以每晚他都不辞万里，从新世纪步行到计划生育学校去找他的小兰。我们以为，千里从此就率先告别单身了。

在千里和小兰约会的同时，我们仍旧一边怀着幻想一边看着鬼子们的人体大战。

等到半夜千里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急切的问道：“搞了？”

千里一脸悲伤的说：“操，我是想纯情恋爱来着，可想不到新中国的女性解放的这么快，第一次约会叫让要我开房。”

我们一齐紧张的问道：“你难道没答应人家？”

千里点了一支烟，说：“不答应不行啊，人家说她这是第一次作业，明天还要写心得。”

这话让我们三个处男都很亢奋。

林飞忙问：“那你问她能不能服务服务我们？”

千里说：“当然，不过那要等我把她甩掉之后才行。”

我说：“那你们真就这么产生爱情啦？”

千里说：“哪里能谈爱情啊，人家都说，世界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生殖器的冲动，我们在一起是互相利用，她选我做

实验，我就当她做充气娃娃罗。”

我说：“你女朋友真有文化，这么深的哲学都能看透。”

千里说：“这不算什么，你还没看到她专业水平呢，那叫一个娴熟，不比日本那的女人差，都无法比喻。”

突然，韩俊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他说：“你确定你的小兰是处女？”

千里大概在脑子里回想了一把，说：“应该吧，她跟我说她这是第一次实践啊。不过，我好象也没看到床单上有血。”

韩俊说：“那个没准，这就很难识别了。”

千里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又不打算娶她做老婆。只要功能在就行。”

林飞也点了支烟，在一旁感言：“是啊，现在兄弟当中就你最性福了。”

我说：“是啊，你要好好对待人家小兰，你看你们都这么有缘，学的都是以“计”字开头的专业，并且能够在学校指派任务的时候认识，真为你们感到骄傲。”

千里开始得意起来，完全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的向我们阐述着他行房的经过。他一口气不知道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倒下睡着了，这正是行房之后疲惫的表现。我们总结出了他的话：

“当你的躯体和一个人的躯体交缠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体会什么是醉生梦死。而我，醉生梦死了第一回，而且还有下回，但你们还没醉生梦死过。”

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落后了。所以当晚，林飞、韩俊和我就决定要用自己挣来的 30 块钱做嫖资，也一定要醉生梦死一回。

4

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进了一条小巷，来到了红灯区。这里四处是只在黑夜才营运的洗头房，而这些洗头房又从来不给人洗头。每家店内都闪烁着粉红色的光芒，如桃花般娇嫩，这种娇嫩与躺在沙发上并不娇嫩的妓女们相互辉映。

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的一件事。

记得有一回，我一个人来到这小巷子闲逛。绕过熟悉的台球城，面前就是所谓的红灯区。顾名思义，红灯区就是亮着红灯的地方。晚上在黑暗里粉红色的灯光尤为入目，白天里依旧散发着浅红的光彩。

这些从来不给人洗头的洗头店里，几个早已过了妙龄的妓女们横七竖八的躺在沙发上，想必她们干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而我每次看到这种景象，脑海中就会油然而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

白天里能偶然从一家店里飘出《杜十娘》的歌声。

孤灯夜下

我独自一人坐船舱

船舱里有我杜十娘

在等着我的郎

忽听窗外

有人叫杜十娘

手扶着窗栏四处望

怎不见我的郎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饿得慌

如果你饿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给你做面汤

郎君啊

你是不是冻得慌

你要是冻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给你做衣裳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闷得慌

你要是闷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为你解忧伤
郎君啊
你是不是想爹娘
你要是想爹娘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跟你回家乡
啊~~~
郎君啊
你是不是困得慌
你要是困得慌
对我十娘讲
十娘我扶你上竹床
十娘呀杜十娘
手捧着百宝箱
纵身投进滚滚长江
再也不见我的郎
啊~~~

那歌声充满了无限的忧伤，所以把这种地方的气氛也渲染的很凄凉，妓女们满脸忧伤，我猜她们的生意肯定也都不好做。于是她们便像杜十娘一样，苦苦的盼望着前来逍遥的郎君。

站在洗头店的门外，我们迟疑了一阵，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扫黄日”，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现在进去，就等于自杀。又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还不知道在进去之后的第一句应该怎么说。只见好几家店里的姑娘们开始注意我们，我们往后退了一步。她们远远冲我们笑，笑的我直发冷。

我和韩俊都还没鼓足勇气，就见林飞率先冲了上去。

林飞就近一家，迈出脚步。妓女们慌忙从沙发上跳下迎接。

一个年纪稍大的妓女说：“小帅哥，几位啊？”

我猜，这肯定就是电视里放的老鸨吧。

林飞回过头，用手指着直哆嗦的我和韩俊说：“我们都是。”

老鸨开心道：“好好好，人多好，我们这服务包你们满意，很多小姐都是新来的，还有处女呢。快叫你的朋友都进来吧，站外面不安全。”

说着，就顺势把林飞往里拽，林飞比较有定力，老鸨没能拉动。

林飞头脑清醒的问：“价钱怎么算啊？”

老鸨说：“哦哟，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嫖客，站外面跟老娘谈价钱。一炮五十，包夜两百。”

林飞说：“这么贵啊？”

老鸨说：“不贵，不贵了，你在这都打听打听，哪个院里不都这个价。况且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没涨价，啊？”

我向四周一望，发现已经有不少还没迎到客人的另外几家店的妓

女们，正眼红的看着我们。

林飞继续和老鸨还着价说：“我们是学生，都是第一次，能不能便宜点？”

老鸨急了，说：“那就更不能便宜了，你们既然是学生，又是第一次，肯定很多东西都还不会，所以我的姑娘们还要耐心的教你们，这很耽误时间的。干我们这行的，时间就是金钱哪。”

林飞无话可说的说了句：“我再看看，再看看。”

老鸨痛苦道：“你这年轻人，干这种事还这么犹豫。”

林飞又跑到隔壁的一家询问了价格，这让我觉得他像是在买衣服，这家店的价格看了看不放心，还要到处看看才能决定买不买。

第一家老鸨自然很生气，追到林飞正在询问价格的隔壁一家，一把拽住林飞的手说：“好了，好了，便宜你们，便宜你们。”

林飞一听有些喜出望外，正准备招手让我和韩俊俩过去，不料隔壁一家的老鸨不干了。它忙向林飞道出比第一家还要低的优惠价格。于是，两家店的老鸨为了生意争吵了起来。这种现象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菜市场才能看到，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妓院门口也能发生。

林飞立即退回到我和韩俊身边，和我们一起等待事情的发展。

两家店的老鸨先是口水之战，既而演变成大大出手。

第一店的老鸨抓着隔壁店老鸨的头发，狠狠地把她的头按在玻璃门上。隔壁那家店的老鸨也不甘示弱，一把揪住了第一家店老鸨的耳朵，两人一同使劲，又一同叫唤。

还好是深夜，不然肯定会集结不少观众。

第一家老鸨骂道：“你她妈的老贱货，老娘的生意都敢抢。”

隔壁那家反驳道：“老娘我是公平竞争，如今都市场经济了，你他妈逼的还以为全世界的男人都是包给你们家的姑娘啊？”

我们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全然忘记了自己是来找乐子的。

此时，只见两店的小姐们也都纷纷抄起了家伙，等待着自己老大的命令。

看到这里我们不免有些心惊胆战，我也觉得要出乱子了。

林飞吓的满头大汗，说：“不好，要群搞了。”

我说：“我从来没看过女人群体斗殴的场面。”

韩俊说：“是啊，还是这么多妓女。”

林飞急了，说：“你们还想继续看哪，这事基本上是由我引起的，她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赶紧走，赶紧走！”

我觉得也对，到时候两边人马厮杀起来肯定要牵扯到我们。于是我们拼命地往回跑，跑的时候，我不断在想那两帮人是不是已经开始群搞了。假使这件事情不是由我们引起，我们肯定会耐心的看到事情结束。哪怕是寒冷的冬天，我也有耐心看下去，毕竟人的一生能有几次看到这样群殴的场面啊，更何况是一群妓女们。

我们一边跑一边议论着。

林飞有些沮丧的说：“今晚真倒霉，老子刚有点勇气和信心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和韩俊安慰道：“没事，你已经很勇敢了，至少比我们勇敢。”

林飞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和韩俊道：“是吗？”

我说：“当然，你看，我们都不敢上前问价，你都已经有胆量开始还价了，这不就是你的勇敢嘛。”

林飞说：“是啊，可是不知道现在那里家店闹的怎么样了。”

我说：“别担心，有公安局呢，不会出人命的。”

林飞说：“就是因为有公安局我才担心呢，万一两边的人闹的凶，惊扰了公安局，到时候一调查，肯定会查到咱们的。”

我被这话吓住了，不敢出声。

韩俊接替我出来安慰道：“放心，不会有事的。”

林飞不相信，继续猜测说：“难说，黑社会为了争夺地盘都会杀人，妓女们为了抢生意说不定也会杀人。何况她们现在是群搞，谁也不可能保证不会误杀。”

我说：“兴许她们都还没打起来呢？”

林飞说：“不会的，你看她们的老大都揪打在一起了，底下人肯定不可能就此罢休。一旦出了人命案子，警察肯定会通过那两个老鸨的供词找到我。虽然人不是我杀的，但起因在于我，加上我是去嫖娼，所以肯定也逃脱不了法律责任。”

我说：“你想太多了，哪有那么倒霉的事。”

林飞说：“你以为咱们还不够倒霉啊，这种事情要有先见之明，以便随时可以逃跑。”

韩俊说：“那如果你被抓住了呢？”

林飞说：“那所有的罪名我一个人扛，这事跟你们没关。”

我和韩俊同时送了口气道：“这就好，这就好。”

此时，我们都已经停止了跑步，开始慢步。

林飞说：“不过这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我的家人。”

我说：“那怎么行，你都被公安局给抓了，万一人家要是请媒体采访你呢？”

林飞说：“这我还真没想到啊。”

韩俊也加油添醋道：“如果他们把你的事当成一起教育其他青少年的案例，我想你肯定会上中央十二套。”

林飞楞了一下说：“对，所以我不能抓到，你们看看能不能帮我潜逃。”

我说：“你想逃到哪？”

林飞想了想说：“你看韩国好不好？”

韩俊说：“韩国肯定不行，要去就要去一个离中国远一点，比如越南。”

我打断道：“那更近，我说应该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才是。”

林飞和韩俊一起看着我问：“那是哪？”

我说：“哦，那个地方是黑人的故乡，世界上最热的地方。”

林飞问：“有多热？”

我说：“我忘了，好象有能把一个生鸡蛋一秒钟内烤熟了那么热。”

林飞说：“那不行，你看我们这里每天就已经够热了，到了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拉的非洲，我肯定受不了。”

我说：“那你怕不怕冷？”

林飞说：“还好，冬天多穿点衣服就不怕。”

我说：“那你干脆就去北极吧！”

林飞说：“北极太冷了，南极是不是要好点？”

我说：“对，不过你不能去南极。”

林飞说：“为什么，两极为什么只能去一极？”

我说：“南极有咱们国家的科学考察站，那里也有咱们中国政府的人。”

林飞说：“对，我是罪犯，为国家工作的人都有义务抓我。那还是去北极吧。”

韩俊说：“好，到时候我把我过冬的所有羽绒服都拿出来给你。”

我说：“我身边也没什么防寒品，送你走的时候我多给你买几包火柴给你你带上。”

林飞说：“谢谢，你们真是我的好兄弟。等我从南极回来，一定不会忘记给你们每人都带只北极熊。”

说完，我们就开心的笑了。大家彼此看了看对方的脸，在昏暗的路灯底下，每个人的皮肤显得十分黯淡无光。

此时，我看见远远的地方，闪烁着一蓝一红的光芒，在昏暗的路灯光里被衬托的无比耀眼。我的第一意识是警车。

我立即收起笑容，紧张的说道：“不好，你们看警察来了。”

林飞哭丧着脸说：“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赶紧靠黑的地方走。”

我说：“不能，赶紧往马路中央走。”

大家都不明白，说：“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我说：“这叫大隐隐于市哪，你越是往黑暗的地方躲，越表示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林飞打断道：“去你妈的，哪来那么文屁啊，听我的往黑的地方走。”

我欲说无语。

警车闪烁着警灯，朝我们的方向逼近，我们小心的沿着黑暗的角落一步一步向前走。

回到新世纪，我们没有返回宿舍，而是跑到了楼顶躺了一晚。因为我们都觉得这里很安全，随时都可以观察到周围很远地方的事物。

望着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天空，我突然想到武侠小说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不自觉得心中一阵寒冷。后来，我们从楼顶上眺望到，那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只是一辆巡逻车之后，安心了许多，枕着坚硬的钢筋混泥土的我们竟也能睡的很熟。

那一夜过后，我们再也不敢从那些闪烁着粉红色灯光的地方经过，连看一眼都怕被那晚的老鸨给认出来。

爬满忧郁的空间(四)

章程

5

从此，我对人生也有了新的觉悟。我觉得人生真的需要很多的等待，不幸运和幸运都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只有等待不是暂时的。我告诉那两个和我一样觉得不幸运的孙子道：“现在千里能抱着他的小兰睡觉，我们却只能看着电脑里的人睡觉，但是我们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不幸而已，未来有可能会很幸运很幸运……”

然而他们肯定的对我说：“关于幸运，我只相信那是一种现在买不到的方便面。”

不久后的一天，我们唯一能取乐的那台电脑也病入膏肓不能启动，最后永久的安眠了。

韩俊尤为痛惜的说：“看，我们还没有幸运。”

我说：“这不能怪运气，只是这台电脑的命不好。它本来是被我们用作为你制造驾驶证的，但没能成功，那时候它就已经失去活着的意义了，只是我们没能舍弃它。”

韩俊说：“这台电脑是我花钱买的，你们肯定没理由舍弃。”

我说：“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

所有人纷纷摇头说道：“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啊。”

6

九月的一天，千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噩耗，他说他的小兰不幸有了生孕。

我们先是一阵惊愕，既而便问了同样一个问题道：

“你的小兰不是计划生育专业吗？”

千里悔恨道：“别提了，她专业知识到没问题，问题在我，在我。”

我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憔悴的千里。

千里继续说：“我当时没钱买套，他就让我找了一个塑料袋代替，谁知道那袋不够扎实，在关键的时候破了……”

我说：“这确实不能怪人家小兰，你看人家小兰专业就是专业，没套都能想到用塑料袋，一般人哪想的出呀。”

林飞戳着千里的脊梁骨骂道：“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连个套都买不起，伤害人家姑娘了吧？几个月啦？”

千里悲伤的说：“快两个月了。”

韩俊问：“哎呀，那到明年春天你的娃就可以诞生啦。”

我说：“是啊，我都帮你想好名字了，就叫春生吧。”

千里苦笑道：“开什么玩笑，未婚先育就是跨越道德底线，这要是让我家里知道，他们肯定气的脑溢血。”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都两个月了？”

千里纠正道：“还没两个月呢，当然要堕胎。”

我说：“人家小兰不心疼自己的骨肉？”

千里说：“你开什么玩笑，她告诉我说，她这还是好的，她身边就有好多不只一次人流的姐妹呢。”

我问：“那她们还是学计划生育的？”

千里说：“没办法啊，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

林飞说：“那你什么时候带她去堕啊？”

千里说：“这不没钱嘛，需要各位凑点，凑点……”

我说：“堕胎能要几个钱，两百块钱够不够？”

千里退后了两步说：“之前我也那么认为，到医院一问才知道，没个千把块都不行。”

我惊讶道：“不是吧，那你还不如干脆把小兰喊到我们宿舍来。”

千里说：“喊到这来干什么？”

我说：“我们大家一起帮忙给她‘踩’胎啊，不但免费，踩完还请客吃饭给她补身体。”

这话让千里笑了起来，而我们都没有笑。这说明十里对待他自己的问题还不够严肃。

我摸了摸口袋，发现除了一张二十元的钞票之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张十位数的人民币了。

林飞倒出了苦衷，说：“你看，我就这点钱了，不给你这个月都得挨饿，还是做点好事吧，拿着吧。”

千里接过钱一数，才七块八毛钱，我也将身上唯一的一张钞票给了他。

也许是他觉得在我和林飞身上看不到什么希望，只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韩俊的身上。

韩俊从口袋里掏了两百块钱放在千里手中，然后平和的说：“你看，你现在都不止二百五了，剩下的你自行解决吧！”

显然，这个结果令千里很是失望。

韩俊解释道：“如果那台电脑不坏的话，我想还能卖到几百块钱，可惜现在坏了。”

于是千里彻底绝望。

就在他绝望之后，我和林飞也开始绝望，想着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难道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里，还要饿死我们？

于是我们共同想到了我们的大姐，大姐已经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她告诉我们说，市里有很多地方的产业始终都收不上税，所以她每天要忙很多事情，来新世纪的机会越来越少。

也许是大姐觉得我们这些在她眼中还只是小男孩的男孩都很可爱，所以每次当我们面临断粮的时候，大姐都能慷慨解囊。所以我们每次遇到困难都会想到她。

这一次，我们等了很久才在楼道里碰上她。

我和林飞习惯的在大姐走出楼梯口的时候将她截住，然后大喊一声：“大姐，打劫。”

大姐拍拍胸膛说：“你们这些个小鬼，吓我一跳。”

我们在没寻找到合适机会开口的时候，总喜欢问些与此不相干的问题。

我说：“大姐，回家啊。”

大姐说：“是啊，不回家回哪？”

林飞说：“那我们当你保镖护送你吧？”

大姐说：“又没人打劫我，要你们两个保镖干什么？”

我惟恐天下不乱的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太好。”

大姐说：“不好也是在夜里的时候，现在天都还没黑，哪会不好。”

我们的心思终于被大姐看穿。

大姐说：“是不是你们又缺钱用啦？”

我们无奈的摇了摇头。

大姐说：“哎呀，你们这些小鬼，都还不能挣钱，就都把自己培养的这么能花钱，看你们将来怎么办，刚才千里还向我借了几百块钱，我身上钱就剩这么多了，你们先拿着用吧。”

我和林飞很不好意思的从大姐手中接过钱，然后欢快的道了声

“谢”就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每次在我从大姐那里拿到钱之后，我都会猜想，大姐认识了我们这些损弟们，大概也摇过无数次脑袋吧。

我们向所有幼稚的儿童一样，将从小就喜欢对大人们许下长大后赚很多钱报答他们的承诺，同样也许诺给过大姐。

当我觉得人生美好的时候，时间过的非常迅速；当面临痛苦的时候，时间又显得无比漫长。

千里艰辛的为女友小兰凑齐了手术费，于是一个还为诞生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

7

学校里，所有毕业的和没毕业的人，都无法分辨出来。因为某些

缘故，一些没毕业的已经开始走上工作岗位，这就是专职教育的好处，能够边培训边上岗。而同时，也有很多已经毕业了但仍然没有工作，除了每天在大街和网吧之外，再无安身之所。

我们四个人当中，林飞和千里也已面临毕业。只有我和韩俊估计还要等到过冬的时候才能毕业，但我们早已经呆不住了。

千里因背负着几百块钱“巨额”债务，所以他迫切希望能赚钱，这样一想又想到创业，并再一次钩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又一次想到该如何能一下拥有一百万。

创业确实很困难，它不同与我们的父母脚下的那片土地，简简单单但只要不辞劳累的洒下一片汗水，土地就能生长出庄稼。

于是大家在闪过这个念头之后，又一次将其搁浅。在我们四人当中，除了韩俊还不想找工作之外，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是件刻不容缓的事。如果不这样的话，说不定在哪天人家喜庆的日子里我们却饿死了。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千里显得比任何人都要积极要勇敢。

整个城市的角落里四处可见招聘的广告，千篇一律的要求着应聘者的身材和样貌，奇怪的是没有要求应聘者的学历。我们路过一家广告公司，门外的墙上贴着若大的招聘信息，我们看了一眼，不敢奢望，虽然我们从专业的地方出来，但我们从来没专业过，甚至打字的速度连现在城市小学生都赶不上。我们匆匆而过。

虽然炎热的夏天已经渐渐远去，但余热并未散尽，走了还不到一

辆汽车一分钟跑的路程，我就已经可以挥汗成雨了。

其实我们的求职要求都很低，随便一个服务生，一个月五六百或三四百都行，哪怕不包吃。但我们还是不断尝试失败的滋味，丝毫也没能感觉到“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这句话的含义。也许这还是跟运气有关。

所有娱乐行业都只缺小姐，而酒店也只缺经理和主管，根本不缺服务人员。

我们失望的又绕着城市转了一圈，在经过一个豪华小区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一家名为“半岛咖啡”但还未开张的咖啡店正急招十五名服务生，男女不限。要求五官端正，男的身高要1.68以上，女的身高要1.6以上，年龄在18周岁至25周岁之间，待遇面议。上面特显眼的写着三个若大的“急！急！急！”我们相互打量了一下，发现除了林飞有点小胖之外，基本符合上述条件。所以大家抱着垂死挣扎的态度决定在试一次。

我从来没有去过咖啡店喝过咖啡，不是我不想喝。首先，我以为那些能悠闲地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的人都是些有钱高贵的人，而我即没钱也不高贵；其次，这座城市在繁华的时候都很难找到一两家咖啡店。而眼前的这家也还未正式开张，可见这座城市并不是我一个人不喜欢喝咖啡。

我们走进咖啡店，感觉瞬间清凉。里面装饰的十分豪华，这不禁使我们对自己的着装产生自卑。我们小心翼翼的挪动着脚步，生怕不小弄脏了地板。

柜台前一位端庄秀丽的小姐正在忙碌，见到有人进来，忙放下手中的东西。

我们将千里推上前。

千里勇敢的问：“阿姨，你们这要人吗？”

我们一怔，感觉这句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千里在称呼上没考虑好对方的年龄，平白无故给人家长老了许多。

只见小姐满脸乌云，狠狠瞪了千里一眼，顺便瞪了我们一眼。然后一句话没说又继续忙起来，完全当我们不存在。

我赶忙鼓起勇气上前道：“对不起，小姐，我朋友不会说话，你这么年轻漂亮，肯定不比我们大。”

小姐一听，脸上的乌云散去一半。

我接着讨好说：“小姐你肯定是大学生吧？”

小姐脸上乌云尽散，但立即满脸紧张。

小姐看着我小声的说：“你胡说，我初中都没毕业。”

这时从柜台后面走出一位西装革领的男人，男人急促的走到小姐身边问：“小王，哪来的大学生？”

小姐惶恐的用手指着我们说：“不知道，老板。他们刚来，我正准备让他们走……”

老板看了看我们，正准备发话，但突然他手中的手机响了，老板提起手机向后堂走去。

小姐忙说：“你们快走吧，等下老板出来要发火的。”

我们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说：“你们老板为什么要发火啊？我们只是来应聘服务生的。”

小姐解释道：“我们老板不喜欢大学生。”

我说：“为什么啊？”

小姐说：“老板说，大学生连扫地都不会，要来有什么用。”

我“哦”了一声说：“我们都会扫地，也不是大学生。”

小姐死活不信，说：“骗人，你们刚才说的，现在就不承认啦，还是快走吧。”

我和所有人又重新解释了一番，但小姐仍是不信。

此时，老板打完电话，又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老板严厉的问小姐道：“小王，怎么回事，这么吵？”

小姐说：“他们要应聘。”

老板说：“不告诉你了嘛，只要不是大学生，满足咱们招聘信息上的条件都要吗？怎么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小姐一脸委屈的说：“可是他们进来的时候说他们是大学生，但现在又说不是……”

千里再次站了出来，说：“我们本来就不是。”

老板看着我们说：“看来你们都不诚实。”

然后他把脸转向柜台说：“小王，这几个人都不能要。”

说完就走出了咖啡店。

我们傻傻的矗立了半秒种，刚缓过神，就听见小姐在催：“快走吧，快走吧，不要，不要。”

我们无奈的走出咖啡店。那位似乎和大学生有着深仇大恨的老板

正一脚油门的从我们身边风驰而过。

我听见林飞叫道：“哇塞，好牛逼的大奔哪！”

我拍了他脑袋一下说：“你真贱，人家都看不起我们，你还夸他车牛逼。”

千里叹了口气：“他不是看不起我们，而是看不起大学生。”

林飞说：“是啊，真不知道那人和大学生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说：“可能他曾经考了几次大学都没被录取吧。”

千里说：“不对，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以前有个大学生的女朋友，后来跟别的男大学生跑了。”

我对千里这样认为的唯一解释就是，因为他现在有了女朋友，所以他不自觉的会经常担心自己的女友会不会和别人跑了。

我说：“这几率很低。”

他们都不解，便问：“为什么？”

我说：“人家女大学生又不是傻子，放着有钱的不抱，谁会去跟一个自己都难养活的男大学生跑呢？”

他们点头觉得有道理。

8

此时，太阳长紧了许多，我们从头到尾的失望了。

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突然一辆白色别克商务车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般开过，与我们的身体仅差毫米之隔。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几乎在别克驶过的那一刹那，齐心合力的骂那司机道：“操你妈的，

眼睛瞎啦！”

当然，在我们骂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是出自条件反射，根本没考虑到那司机是可能听不到的。

可结果偏偏出人意料，别克开了不远就往回倒，我们一看，正朝着自己这边的方向。大家都以为司机是倒回来道歉的。

别克倒在我们身边，车窗打开，里面露出一个光溜溜的脑袋，那脑袋下套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狗牌，手指上更是套满了各种金戒银戒钻戒，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我一看就知道此人财大气粗，和电视里面放的黑社会老大一模一样。

光头怒视着我们问：“谁骂老子？”

林飞准备挺身而出，我一把将其拉住。

光头见我们不说话继续恐吓道：“敢骂老子，老子轧死你们。”

说完，光头十分满足的把车开走。

我们吓了一身冷汗。

我问林飞道：“你干才想说什么来着？”

林飞说：“我是想说，是老子们一起骂的，怎么着？”

我说：“还好你没说。”

千里此时装起了英雄说：“怕什么，咱们三个人。”

我说：“你没看见他开着车吗，我们要跟人家打，人家还不一定下来，人家要跟咱们打，他都不用下来就能送咱们上西天。”

林飞咬牙切齿道：“操他妈的，有钱了不起啊。”

我和千里一起道：“是啊，有钱当然了不起。”

我觉得真是祸不单行。

这让我不由的想起一个月前我曾沉迷的一款测试中大型网络游戏，那是一款由“老屎”开发出来的游戏，叫《征途》。测试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连续奋战了十几个昼夜。那时，大家都是新手，同在一个区，名字都取的差不多，好显示人多力量大，以达到牛逼的效果。

我们辛辛苦苦地练到了一百级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很牛逼了，立即往里塞了不少钱，创立了家族和帮派。但很久，我们的帮派都没能得到扩大，后来总算招收了一名帮会成员，那小子的级别很低，但名字取的比我们的还要响亮，叫“但求一败”。

一败特喜欢跟在我屁股后面跑，我去边界，他也跟去。要知道级别低了去那个地方的话无疑是送给人家外国人当磨刀石。而一败不惧强暴，说跟我这样一为了不起的 老大呆在一起特有安全感。然而，每当我一不留神，那小子就很是奇怪的倒下了，我以为他肯定是被外国高手在和别人厮杀时，一不小心被那人刀气所秒掉的。

只见他重新跑了过了的时候，愤愤地对我说，我操她妈的逼，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带的鸟，模式也不调。后来我才知道，他并不是被外国人所杀，而是被本国一位弓箭手带的鸟所误杀。他恳求我为他报仇，并举了几个香港电影里老大为小弟报仇的案例。后来我查到了杀他的那位弓箭手级别没有我高，真就残忍的杀了他

一次。这样，一败就更觉得我了不起了，几乎一上来就要我带他去边界，而每次我不经意的回眸之后，便发现他悄然地又死了一次。我想，他岂只是一败啊，怕是一千败都有了。

有一次，那小子屁颠屁颠的跑到我跟前，对我说：“老大，我看到了一个外国人。”

我说：“在哪？”

一败说：“在东郊。”

我不相信，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你？”

一败说：“我刚才不小心死了，复活后没银子坐车，就从东郊跑了过来。经过的东郊的时候，我就看到四个老外。还好我跑的快。”

我说：“真的？”

一败说：“真的，老大，再不去人就跑了。”

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很牛逼，所以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觉得保卫国家是我一个人的重担似的。我很清醒对方是三四个人，于是我立即将千里、林飞和韩俊喊了过来。

林飞代表性的问我道：“那人骑什么马？”

因为马是当时游戏里最能直观显示玩家级别的一个物体。而当时，里面牛逼一时的就是像我所骑的“的卢马”。

我问一败：“骑什么马？”

一败想了想说：“好像没骑马，但……”我没听完就对他们说：“都没骑马，去了乱刀砍死就是。”

于是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到东郊。

果然在地图上，我们看见了三个闪动的黑点。

我对身边的一败说：“等下你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给我们拍照就是了，我们杀他们那都是只要一两秒的时间，所以你要迅速的将精彩的画面捕捉下来，知道吗？嗯？”

一败说：“遵命，老大！”

等到我们信心十足的看到那几个外国人的时候，我们彻底崩溃了。

几个骑着龙的吴国高手挥舞着手中的大刀，急速的冲到我们面前，大家丝毫没来的及反抗就倒在地上了。然后只见那帮高手在我们尸体边咧嘴哈哈大笑，不一会就消失了。

骑龙的级别比我们要高出半百，在当时的世界都很少见，不幸的是我们一下就碰见了三个。

我们躺在地上很久没起来。大家都怪我事先没说清楚，这时我才想到了被我命令站在一旁的一败。

我说：“他没杀你？”

一败说：“是。”

然后只见他咧嘴大笑，说：“你们真是废物，四个人都打不过三个。”

我本来想跟他解释，但还没开口，就看到原地复活的林飞跑了过来，“刷”一刀把一败给剁了。

从此，一败就不再喊我老大了。

由于我们没有钱，升级就显得十分缓慢，武器也落后于同等级人

一大截。那时候我里面的一位朋友曾很痛苦在我面前哭诉说：

“唉，又没钱了，都穷的卖血了。”

后来随着越来越多人民币玩家的加入，骑龙的高手越来越多，我们就连躲在王城里都经常被人秒杀。无奈之下，我们杀死了不少没有防备的本国人，获取了唯一的一点乐趣之后，便弃号退出了。发誓永不介入。

从游戏到人生，我感觉始终都是有钱的人在横行。没钱人横行的结果是要么坐牢，要么被有钱横行的杀死。看了很多部关于写亲情和爱情的电视剧，里面经常会讲同一个道理，钱再多也不能买到这些东西。但我觉得那些都是放给那些有钱人看的，对于我们没钱的人来说，看那种片子就得着重看那些人为什么会有钱，而不是为何没有爱情和亲情。

现实中，有很多我都不敢出来与之对峙的强恶势力，但我从来也不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懦弱，因为这个世界都是懦弱的。

最后我与林飞精疲力尽，向北往回走；千里说他要去看望女朋友小兰。于是我们分道扬镳。

我对林飞说：“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比他幸运的地方。我们现在很自由，他就不行了。他快要有家庭了，那完全是个负担。”林飞点头表示赞同。

我和林飞沿着街道一路向北。

突然一辆迷彩的丰田越野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这又勾起我当初想成为军官的梦想，但现在只能望车兴叹。

越野车的后面源源不断地跟着一辆辆迷彩军用大卡车，卡车的两边各拉着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当兵光荣！当兵的家属也光荣！

行人和行车纷纷让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通过路。我知道这座城市又要开始征兵了。

我反复在心里念道最后一句话，“当兵的家属也光荣”。想必这话肯定是说给农民百姓听的，你想哪个农民百姓听了这话不想把自己儿子往部队里送啊，老百姓一辈子发财难，既然光荣这么容易，谁不想啊？生个儿子如果能维护世界和平，那就更光荣了，简直就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啊。

我对林飞说：“要不咱们干脆当兵算了。这也是吃国家饭的。”

林飞坚决的说：“不当。”

我说：“为什么？你还怕打战不成？”

林飞说：“中国都解放五十多年了，哪里还有战打啊。”

我说：“是啊，那你为什么不想当兵，我告诉你，我从小就想当兵，但……”

林飞打断道：“你还别说，我从小也想过要当兵。后来念初中时，我政治老不及格，教我政治老师老的跟古董似的，有一次那人从我们语文老师那里看到我写的一篇 作文，我写的就是想当兵的

事。他于是就指着我的鼻子嘲笑我说，‘你丫，政治不合格，还想当兵，真把你送进部队，不定哪天就叛国当汉奸了呢’。”

我说：“就因为这个所以你现在不想当兵了？”

林飞说：“不是，你看现在当兵都不需要打战，但每年发大水的时候，哪次不得人民解放军冲在前头啊，洪水那么大，解放军们傻不啦叽往里跳，谁愿意啊，你说这世上哪个不怕死啊，不都是没办法嘛，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啊。”

我说：“哦。”

林飞说：“我就怕洪水，小时候家里人给我算过命，说我五行属火，而且是微火，不能沾水。”

我说：“你还信那个？”

林飞挥手道：“我一开始也不信，但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在家门口的小沟里玩，结果一不小心栽到了水里，爬起来之后就高烧了三天三夜，差点没挺过来。”

我说：“后来呢？”

林飞说：“后来我家里人就给我算了那个命，算命的说，本来这么摔一下也没多大事，但就因为摔在水里，所以才差点要了命。”

我说：“那你怎么还敢洗澡啊。”

林飞说：“这不同，这是生活用水，不克。”

我说：“哦。”

林飞继续说：“你想，要是我去当兵，哪天碰上个抗洪抢险，我不就死定了嘛。”

我说：“那你就怕风？”

林飞不解，说：“为什么怕风呀？”

我说：“你不说你是微火嘛，风难道就吹不灭？”

林飞哈哈大笑道：“平常的风有什么关系，连蜡烛都吹不灭，要遇到龙卷风那也就不单单会把我吹灭了，恐怕你也要被吹灭，哈哈哈哈哈。”

我说：“还好算命的没说你是五行属金，要不然你连香烟都不能抽了。”

林飞一开始没明白过来，后来想通了，说：“是啊，是啊。金怕火啊，金怕火啊。”

我想了想，觉得没意思，便说：“那你说我们将来干什么啊？”

林飞也若有所思的说：“是啊，你看我都马上毕业了，专业一点也没学到，找工作难啊。”

说完，他抬头仰望着天空继续往前走。

突然，我看到在林飞前面有根路灯柱，便提醒道：“林飞，小心。”

林飞一听，一边回头一边往前冲，只听“哐啷”一下子撞在路灯柱上。

我迎了过去。

林飞摸了摸脑袋，疼的“哎哟”直叫，满是抱怨的说：“你乱喊什么啊？害我挨撞。”

我委屈道：“我让你小心，没让你跑啊。”

林飞说：“我以为刚才那个光头又来了，你让我赶紧跑呢。”

可见，那人还是在林飞心中留下了阴影。

我说：“你想什么呢，那么专心？”

林飞说：“我在想啊，要真不行，我就去云南。”

我说：“你去那干吗，贩毒啊。”

林飞说：“不是，我有个小学同学在那做生意，上次在网上碰到了，他说他现在一年能挣两辆宝马呢。”

我说：“他什么毕业，在那边做什么。”

林飞继续摸着头，说：“他小学都没毕业，我也没问他在那边做什么。反正不违法。”

我说：“你真相信？”

林飞说：“真的，我上次回家，村里人都这么说，他家现在都盖了三层楼了，在我们村最阔。”

我说：“这么说，你比我有前途啊。”

林飞说：“是啊，不过兄弟发了不会忘记你的。你看，你还害我头撞这么大包。”

我说：“你不记仇吧？”

林飞说：“不记，你忘了，上次我还说我要是有一百万，不是，是一千万，反正是很多很多，我肯定买一辆奥迪送你。”

我说：“那要是只有一百万呢？”

林飞说：“那只能送你一辆奥拓了。”

我说：“是啊，可是不知道要等多久。”

林飞说：“慢慢等吧，会有那么一天的。哦，对了，咱们今天下

午吃包子还是馒头啊。”

我说：“这两个都吃腻了，换换口味吧。”

林飞说：“吃兰州拉面？”

我说：“这里每家面管都挂这个招牌，谁知道哪家是正宗的啊。”

林飞说：“也是，那就吃鸡蛋炒饭吧。”

我说：“也腻了。”

此时，我们正经过一家名为“巴乡鱼头”的饭店。

林飞急了，指着饭店牌匾上金光灿灿的几个大字对我说：“那不成你要吃这个？”

我说：“想是想，可惜没钱。”

林飞也叹了口气道：“是啊，没钱。”

忽然，我看见在我们不远处躺着一个浑身脏兮兮的乞丐，他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路人吃剩下丢在垃圾桶边的东西。

我悲伤对林飞说：“你看，人家要饭的都比我们过的好。”

林飞说：“哪能，至少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等下城管来了，你就相信我以前跟你说那么多都不是骗你的了。”

我们从乞丐身边走过，继续向前走。

10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和林飞提前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大概是吃下的东西太少，几乎没什么感觉。而林飞硬是省下了三块钱买

了一包红三环的香烟。想到富裕的时候，林飞就会抽上五块钱的香烟，我不禁无限伤悲。

秋天在傍晚的时候越来越显得明显，夏天时七点多才能看到天黑，现在五点多钟天就已经黑了下來。晚上的时候，虽然在大街上看不到树叶飘落，但和夏天的夜晚相比而言，明显感觉上要凄凉了许多。

我和林飞回到宿舍的时候，千里还没回来。怕是今晚又要和他的小兰同床共枕了。而韩俊也不见踪影，想必是潜入了网吧。

林飞一进屋就开始吸烟。我觉得屋子里就我们两变的十分空旷，这让人一点也不自在。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走出宿舍，只听见林飞在后面喊道：“上哪去啊？”那声音沉闷无力，我没有理会，他也没有继续追问。

从机房经过，我看见里面电脑屏幕跳动个不停，想必又有些要死机了吧。女人们耐心十足，坐在坚硬的板凳上专心的盯着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打出悦人的声音。我想这真是神奇啊，我从来也未能敲出这样的声音。难怪自己不够专业了。

我正准备下楼，校长迎面而来。他看着我不停的眨眼睛，然后出乎我意料的问了句：“耶，成依然，你毕业了吧？”

我回答道：“还没有，还有两个月呢。”

校长“哦”了一声进了办公室。

我觉得这就是这所专业学校最落后的一点，很多没有毕业的学生都被误以为毕业了，专业水平还没达标，毕业证书就已经领到手

了。有些明明已经毕业的学生，愣是被留下来反复上了好几遍同样的课程，硬是把学生的专业知识巩固的跟三峡水电站的大坝一样。

我一个人爬上楼顶，那种强烈想跳下去的愿望依旧清晰。我不敢靠近楼的边沿，站在中央位置上远眺着远方闪烁的霓虹灯光。一阵风袭来，顿时我心中爬满了忧伤。我记得每年的秋天，我都会这样的忧伤。

我突然想起一个女孩，就在我离开长江一中的时候我还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们是在一次春游的时候认识的，她是我一个同学的朋友。我们在信上总是有很多很多的共同语言，那女孩说她在秋天的时候总是觉得忧伤，这症状完全和我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上了她。到现在我也不敢确定。我们除了那次见面，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是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家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坐标点上。而我那时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在学生时代要想得到爱情，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于是，我只能把那种青春里萌动的想法深深地和对未来的理想埋在一起。

那时，我们彼此承诺，将来要在某某大学的门口再度相见。2008年的夏天要一起去看北京的奥运会。

我的离开没有任何预兆，甚至于现在我都觉得那一刻十分朦胧。但我决定的事情，我要求自己从来都不能后悔。我没有把离开的消息告诉她。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

我想，也许她现在就从我的脚底下经过，也许她此刻也站在我对面不远处的一幢高楼上；也许，她现在正趴在一个我能看到的亮着灯光的房间里上网聊天……这一切都是也许，也就是我的假设。

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星星若隐若现。突然一颗流星逝去，我心里却不停的念着“也许，也许……”我后悔莫已，没能在流星出现的那一秒里“也许”出个愿望。实在令人惋惜。

此时，脚底下的多媒体教室里传出了车继铃的《最远的你是我最爱的》，那是校长最喜欢的一首过时的流行歌。音响里唱道：

夜已沉默 心事向谁说
不肯回头 所有的爱都错过
别笑我懦弱 我始终不能猜透
为何人生淡漠
风雨之后 无所谓拥有
萍水相逢 你却给我那么多
你挡住寒冬 温暖只保留给我
风霜寂寞 凋落在你怀中
人生风景在游走
每当孤独我回首
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
岁月如流在穿梭
喜怒哀乐我深锁

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

.....

听完，忧伤无比。

我赶紧从楼顶下来，再呆下去的话自己肯定会忍不住真的要纵身一跳了。

再一次从机房经过，画面如旧。

回到屋内，林飞留下了几根烟头，也消失了。

白天走了不少的路，疲惫此时才侵袭全身，我酥软的身体站立不住，倒在了床上，很快睡死了。

11

醒来的时候，有两个孙子已经坐起来了。我迫切想知道时间，便问：“几点了？”

韩俊从口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对我说：“快吃中饭了。”

我“啊”了一声，迅速坐了起来。

林飞说：“你要是一觉睡到下午就好。”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一边穿衣服一边问：“为什么啊？”

林飞说：“那样就能省两餐啊。”

我点点头说是。

韩俊笑道：“你们又遭灾啦？”

林飞说：“是啊，十年难遇。”

韩俊说：“你们不是找工作了吗？”

林飞用快要哭的语气说：“是啊，没一家店合适的，好不容易一家咖啡店要人，老板又有神经病。”

韩俊疑惑道：“神经病？”

林飞说：“嗯，那人把我们当成大学生了。”

韩俊更加不解，说：“那不是好事吗？”

我穿好了衣服坐到床沿上。

林飞说：“好个屁，那人神经就神经在这上面……”

我抢着说：“对，那人不喜欢大学生，像是和大学生有仇似的。”

韩俊看着自己的鞋子思考起来。

林飞一个劲的说：“唉，大奔啊，大奔啊。”

韩俊问：“那咖啡店叫什么名字？”

林飞说：“广岛。”

我说：“不是吧，我记得应该是半岛。”

林飞不己为然，说：“差不多，反正像是日本的地名。”

韩俊说：“那就是半岛。新的吧？”

我说：“对，还没开张。”

韩俊说：“难怪呢，听着就觉得像。”

我和林飞都急着问：“像什么？”

韩俊说：“你们说的那人啊，以前去过我家，是我爸的一个朋友，是个很有钱的人。我记得他在我家说过一件事，他说他的一个女儿在念大学的时候被人给奸劫杀了。”

我和林飞几乎同时问道：“什么叫‘间接杀’？”

韩俊解释道：“哦，奸劫杀就是先强奸后抢劫再杀害。”

我“哦”了一声，林飞也不住的点头表示明白。

韩俊继续说：“凶手也是大学生。”

我问：“那就没抓到？”

韩俊说：“巧了，那凶手刚好是反侦察系的一名本科生，做案证据销毁的干干净净。”

林飞跳起来，说：“这么厉害？”

韩俊继续说：“你们说，那么一有钱人家，女儿死了，没人继承了，凶手还逍遥法外，搁谁身上谁能正常啊，我记得有一次，他跑我家对我爸说，‘兄弟啊，千万不能让你儿子考大学啊’你说，这不可怜吗？”

我想不通，说：“我要是他，我就在全国开连锁店，说不定哪天就碰上那个杀自己女儿的凶手了。”

韩俊说：“怎么可能，人家警察都没线索，一个老百姓能怎么着啊。”

林飞问：“你说，那他那么多钱怎么办？”

韩俊说：“不知道，肯定不会给你。”

我说：“是啊，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林飞。”

林飞解释说：“随便问问嘛。”

大家沉默了一下。

韩俊说：“今天请你们吃饭吧，以后恐怕没机会了。”

我和林飞急切道：“怎么这么说？”

韩俊无奈道：“唉，眼下不是正要征兵嘛，我老爸已经托关系把我弄了名额，国庆就走了。”

林飞说：“你爸真狠。”

我说：“你爸是想光荣吧。”

韩俊说：“他说啊，留着我在家里销钱还扰乱社会，还不如把我送到部队回报社会。”

我们又一起沉默了一阵。

那天中午韩俊请客。我和林飞吃了许多营养的有机物，补充了很多能量。饭桌上，林飞告诉我说，他有一兄弟在临近的一县上开了一家酒店，说要他愿意，就给他一份轻松的工作。我说这真让人激动人心啊。

我问：“能带上我吗？”

林飞说：“当然。”

我很高兴，说：“什么时候出发。”

林飞说：“明天吧。”

于是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我把所有夏天里穿的衣服都装进背包，准备带过去。

林飞说：“你带那么多衣服干吗？”

我说：“不带衣服穿什么？”

林飞拿起的背包扔到一边说：“你放心，过去之后，我那兄弟全

给我们买新的，他说了包吃、包穿、包住的。再说了，你那都是夏天衣服，都快要到冬天了。”

我被说服了。

新闻联播开始了，我听见对面小区里响着罗京成熟的声音。

此时，失踪了一夜一天的千里匆匆赶来。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看到我们，他大惊道：“找到了，找到了……”

我说：“找到什么啦，国宝啊。”

千里说：“不是，我找……找……找到活了。”

林飞说：“我看你快找到死了，说说，都干什么。”

千里喘匀了气说：“在师范门前的一家超市做推销。”

林飞不以为那活比他兄弟介绍的要好，便不紧不慢的问：“多少钱一个月？”

千里说：“保底五百，推销的产品越多工资越高。”

我说：“那你推销什么产品。”

千里神秘秘笑着说：“呵呵，女人用的东西。”

我说：“护肤霜？”

千里摇摇头。

林飞也猜道：“难道是洗洗更健康？”

我说：“什么叫‘洗洗更健康’呀。”

林飞说：“妇炎洁嘛，广告里老放。”

此时，对面的小区正传来一句广告：我用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我不禁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千里仍旧摇头说不对。

我和林飞都急了，说：“那到底是什么呀，难不成是卫生巾？”

千里这才点点头。

我不由的钦佩起来，说：“你真伟大，连这东西都敢站大街上推销。”

千里忙挥手说：“不用站大街，我叫小兰在她们学校帮我宣传宣传就行。”

我说：“人家学校不是离师范挺远吗？难道有人搭出租车去你那买卫生巾？”

千里说：“不是，我让小兰带回去一些，放在宿舍里卖。”

我说：“你真有生意头脑，将来肯定比我和林飞要先赚到一百万。”

千里说：“那只是一小部分，小兰在师范有个姐姐，我们花了一晚的时间把她也说服了，她已经答应帮我在师范里推销了。我算了一下，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我都可以自己开一个专门卖卫生巾的店了。”

我和林飞一阵唏嘘。

后来我将我们的即将去临城的一个县的消息告诉了他。

他眨着眼睛问：“不会上当吧？”

林飞恶狠狠地斜了他一眼，说：“去你妈的，那可是我兄弟。”

千里说：“哼，很多兄弟到最后都成了凶手。”

林飞怒火冲天，说：“卖你的卫生巾去吧，看谁先赚到一百万。”

千里不甘示弱，说：“好啊，谁后赚到一百万，谁就是乌龟。”

我赶忙退出房间，想这两孙子怕都要变乌龟了。其实，有的时候摸摸自己口袋里几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我就自嘲，一百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现在不也就差个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嘛。

12

清晨，我和林飞拎着一点少的可怜的行李出发。千里向着他的超市走去，韩俊在这一天被家人带去体检。一切的显得很平静。

我和林飞满眼竟是美好未来的坐上一辆由 A 市开往 B 县的大巴。车上人员稀少，司机不死心，明明已经过了发车时间还不愿意走。后来因为下一班车要停靠，不得不得发动了车子，驶出了车站。我和林飞一路观赏窗外的风景，车子则一路颠簸。

一路上都挂满了迎接国庆的横幅。

我问林飞：“你和你兄弟联系好了吗？”

林飞说：“这不用你操心，你看，我把他的电话都写在手上了。”说着林飞摊开手掌，眼前赫然显示了几个漆黑的阿拉伯数字。

也许兴奋了一晚，我疲惫不堪的告诉林飞说：“我先睡下，到了你喊我。”

林飞点头答应，继续埋头看外面的风景。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叫唤我。睁开眼睛一看，正是司机。我看看身边的林飞，已经睡着，比我还要难醒。

司机说：“再不下去，我就返回了。”

我问：“到了吗？”

司机说：“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

我紧张道：“你这车不是到B县的吗？”

司机说：“对啊。”

我放了心，用力将林飞打醒。林飞醒后忙说抱歉，说自己也太困，闭一下眼睛就睡着了。

我们走下车。

眼前顿时焕然一新。一个上世纪落成的汽车站，经历了无数个风风雨雨的日夜现在已满目沧桑了。渐渐模糊的停车线上，停着几辆遍体鳞伤的中巴。司机围在地上打牌。

林飞说，当务之急是拨通手上的这个号码。

我看到不远处矗立着一间报亭，上面挂着一个牌子上写着：公共电话。

我说：“那。”

林飞让我拎着行李过去。我还没来的急迈开步子，就看到一大群人围了上来。我和林飞一怔，自然的往后一退。

率先迎过来的男人道：“小兄弟去哪，我载你？”

随之后面一下涌上七八句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看到他们满面笑容，我还真以为他们是说要宰我们呢。这是所有汽车站的一个标志。这样拉客的三轮车司机越多，就越说明这座汽车站繁华。但同时也说明这座城市落后。

我说：“我们还不知道去哪。”

林飞拉着我向前走。司机们像是记者一样，围着我们往前移动，

而我和林飞就像是明星一样。

我又解释说：“我们不坐车，我们等人。”

司机仍旧不放弃，虽然慢慢散去，但还是站在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注视着我们。

我们走到报亭，林飞拿起电话摁了几个键又放下。看了看握电话的手，继续拿起电话。

我说：“你就不能换只手啊。”

林飞说：“没事，没事，通了。”

我焦急的等候电话那头传来佳音。

林飞对着电话说：“喂，阿全啊。我小飞，我到了啊。”

电话那头说：“你在哪啊？”

林飞道：“在汽车站呢，你过来接我吧。”

电话那头说：“哎呀，真不巧啊，我现在在江苏出差呀。”

林飞着急了，说：“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带了个兄弟，身上都没钱啊。”

电话那头说：“没事，我告诉你地址，你自己找去，到时候自然有人接待你们。”

林飞说：“那好，那好，你等等，我拿支笔记下……”

林飞将电话贴到胸前，对我说：“笔，笔。”

我说：“咱们连穿的东西都没带，带笔干吗？”

林飞急了。

这时，报亭的阿姨送上一支铅笔说：“一块钱一支。”

我说：“这么贵啊，中华铅笔也只要五毛呢。”

阿姨说：“你看，我这是大中华的，肯定要比中华的贵。”

林飞狠心说：“买。”

我掏出一块钱，阿姨接过递给我们铅笔。

林飞又说：“纸，纸，快……”

电话那头催道：“好了没有？”

林飞回话说：“马上，马上……”

阿姨扯下一点卫生纸，说：“就这个，免费的。”

我赶忙道谢。

林飞对着电话说：“可以了，你说。”

电话那头说：“华尔街 911 号，香格里拉大酒店。”

林飞艰难的在卫生纸上写着。

最后对电话里说：“好好好，知道了，拜拜。”

林飞一放下电话，电话就叫了起来。我和林飞吓了一跳。

阿姨说：“十块。”

我们惊讶道：“这么贵？”

阿姨说：“长途嘛，你朋友不是在江苏嘛。”

我们心疼的掏出十块钱钱。

林飞安慰我说：“没事，没事，等到了算我们那兄弟的。”

我说：“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林飞说：“哪不对劲？你看纸上不都记着嘛，华尔街 911 号……”

我说：“华尔街不是在美国吗？”

林飞说：“那又怎么了，人家外国有的中国就不能有啊？”

我说：“可是……”

林飞打断道：“没有什么可是，等下到了你就明白了。”

说完，我们一起向车站外面走去。正当我们难以分清东南西北的时候，一辆三轮车停在我们跟前。

司机亲切的问：“两个小兄弟去哪啊？”

林飞问：“华尔街怎么走？”

司机挠头道：“我在这跑了十几年的三轮了，也没听过有这条街呀。”

林飞急了，我也急了。

我吞吞吐吐的说：“那，那个叫‘香格里拉’的……”

司机高兴道：“你说这个我就知道了，有，早说嘛，坐上来，我载你们去。”

我和林飞稍稍松了口气。

林飞向司机解释道：“师傅，你告诉我们怎么走就行，我们自己走去。”

这下司机不高兴了，板着脸说：“哎呀，那路远着呢，要绕七八个弯，我又没文化，哪里跟你们说的清楚呀。”

无奈之下，我们答应了坐他车，并问了价格。在上车之前，林飞和司机还了一番价，而我觉得这十分的没有必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司机到底宰了我们多少。然而司机却一路叫苦，说这趟亏了很多。

车子确实绕了不少次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同一个地点绕同一个建筑物在绕，因为我总是天真的以为任何一个目的地只有一条通往的道路，我想，这也许就是我数学学不好的原因。

三轮车停了，司机回头对我们说：“到了。”

我们下车一看，若大的一个建筑物矗立眼前。我和林飞一同抬头，头顶上一排镶金大字。我从左往右读道：香格里拉足浴中心。

我和林飞顿时傻掉，整个身体鲜血沸腾，差点没从七窍里喷溅出来。

林飞气冲冲的对着正数着钞票的三轮车司机吼道：“你她妈的，谁告诉你我们要来这啊。啊？”

司机一脸委屈，说：“年轻人，做人要讲良心嘛，你那位朋友不是说来香格里拉的嘛，你看，我跑了这么多路才趁这点钱，我也不容易呀。”

我急了，说：“我是说去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呀。”

司机一听，说：“你这位年轻人也真是难为人，我们这里从来都没有什么香格里拉大酒店，叫香格里拉的就只有这个洗脚的地方了。你看，这里也很气派，听说洗一次脚要好几百呢？”

说完，司机发动三轮，跑了。

望着三轮远去的背影，看着林飞满脸的悲伤。我突然想到了那首儿时的儿歌：

三轮车，跑的快，
后面跟着个老太太

三轮车要五毛

老太太给一块

你说奇怪不奇怪

.....

但我至今也不明白这儿歌到底是说明什么，难道说明一个老太太有钱吗？

我失落的看着林飞，说：“瞧，咱们肯定是上当了。”

林飞像是到死都不相信，说：“不会的，我再给我兄弟打个电话，你站在这等我。”

说完，林飞向四处寻找着有公用电话的地方跑去。

我估计是过了五分钟的样子，林飞手拿着一块类似奥运金牌的东西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我看到后面还跟着一个男人。我以为林飞找到了。

我说：“你找到那个地方啦？”

林飞忙挥手，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快，快给我，给我几块钱，给，给他。”

那跟着来的男人上前一步道：“一块五毛。”

我掏出两个一块钱的硬币，对那人说道：“找我五毛。”

那男的说：“没的找。”

我说：“那怎么行。”

男的说：“我跑这么多路，你就不能给点小费啊？”

林飞拉了拉我的衣袖，半天才冒出一句话：“算了。”

我说：“你买个这东西干吗？”

林飞摇头喘气，说不上话。

我继续问：“电话打通了，那人怎么说？”

林飞仍旧大口大口吸着空气，说：“骗，骗子啊。真是他妈的不应该呀，现在都关机了……”

我说：“那咱们现在往哪去？”

林飞吸匀了气说：“往车站，回去。”

我这才想起来，我和林飞带出来的钱在付完三轮车的车费之后，剩下钱的恐怕连一个人坐车回去都不够了。

我说：“钱恐怕不够了。”

林飞说：“没事，等下到车站，我给韩俊打电话，让他到车站接咱们。”

我说：“怎么会上当呢？”

林飞不停地在嘴里念着：“唉，真他妈的不应该呀，不应该呀……”

我安慰道：“没事，等你那狗日的兄弟回咱们市的时候，你把他约出来，咱们找些人狠狠地教育教育他。”

林飞泪眼汪汪的看着我说：“不会的，那狗日的不会来的。”

我说：“为什么啊？你到时候就说请他吃饭，他能不来？”

林飞道出心声：“那狗日的是我在网上认识的，我以为信的过的，没想到……”

我一听顿时满腔怒火一齐涌上心头，正准备爆发。

林飞向是先知，说：“兄弟啊，是我害了你，我真她妈的不知道

啊，那狗日的真他妈的不应该呀……”

林飞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于心不忍，便把要爆发的怒火在肚子里给熄灭了。

我问林飞道：“你还记得往车站怎么走吗？”

林飞说：“不太清楚，不行我们就问吧，你看，路上这么多人。”

13

经过了几番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车站。我估算了一下，就这样我们连问带找也只走大约十几分钟，而之前坐的那辆三轮却足足跑了估计有二十分钟。我这才肯定我们之前被宰了不少。

我说：“看来，我们的运气还没能够好转。”

林飞说：“是啊，都怪那个狗日的，真他妈不应该呀。”

我说：“算了，兴许那狗日的今天已经出车祸了呢。”

林飞惊讶道：“对对对。”

我们询问最后一班车几点出发，司机说马上。车费和来的时候一样，每人二十，我和林飞目前只剩十五块零几毛。我们恳求司机能带我们回去，说到了车站就有人接我们，不会少你一分钱的。司机不信，说：“不行，不行，我是小本生意，不刷卡，不赊帐，有现金你才能上。”

我讨好道：“哎呀，师傅，你口才真好，你刚才随便说一句就跟顺口溜似的。”

司机张大嘴巴，说：“是嘛，没现金，你就下，国家领导也不例

外……”

我和林飞懵了，赶紧下了车。此时，我的肚子饿的不行。林飞让我买了两个苹果，说一人一个，先充饥充饥。

我们又一次来到车站的报亭，阿姨已经换成一位大叔了。

林飞拨通了韩俊的手机。

林飞朝电话里说：“我们遇到麻烦了。”

只听见那一头一阵嘈杂，不断传出一个声音道：“喂，喂，哪位，喂……”

林飞运足了底气，对着电话吼道：“我们遇到困难了。”

那边仍旧很嘈杂。林飞又连续吼了几遍，那边总算听清楚。

最后从那边传来韩俊的声音道：“……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说，你们说的那事我也没听清楚，你们就直接坐车到师范对面就行，要快啊，这边很精彩啊，我不跟你们讲了，反正也听不清楚……”

说完，就听“嘟，嘟，嘟”的声音。我问林飞道：“怎么啦？”

林飞说：“听不大清楚，哦，好像是刘德华来咱们市开演唱会了，我听到许多人在那欢呼。”

我说：“不会吧？那咱们赶快回去吧。”

林飞说：“对对对，韩俊让我们直接坐车到师范对面就行。”

我说：“那咱们只能包辆出租车回去了。”

林飞说：“对，到了管韩俊要钱就是了。”

我说：“要一百多吧？”

林飞说：“不管，走。”

我拎起行李，准备转身离去。突然后面一个粗犷的声音喊道：“她妈的，打霸王电话啊？”

我慌忙给钱。

14

我们急忙跑到大街上，拦下一辆出租，司机问：“去哪？”

我们说：“去A市。”

司机摇了摇头，说：“天快黑了，路又太远了，我怕被人打劫。”

林飞拿出刚才花了两块钱买的类似奥运金牌的东西对司机说：

“你看，我们是搞体育的，拿过全国大奖的，我们现在回去赶着参加市里的比赛。”

司机一看，怀疑道：“真的假的？”

林飞说：“骗你我出门被车撞死。”

这话听的我心惊肉跳。

司机陪笑道：“开玩笑，开玩笑，不过我跑一趟得一百块，你们坐不坐？”

林飞说：“坐，不就一百块嘛。”

司机说：“好，上吧。”

一路上司机开的飞快。天微微渐黑的时候，司机把车里的音响开的巨大，轮回的播放着郭美美的《不怕不怕》。我想，许是司机为了撞胆才这么做的吧。

车上，我不放心的问林飞道：“是让咱们到师范门口吧？”

林飞也不太自信，说：“应该是吧？”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在师范对面超市推销卫生巾的千里，正想和林飞说，不料却让他先开了口。

林飞叹口气说：“唉，回去千里那孙子要笑咱们了。”

我说：“是啊，早知道，还不如和他一起推销卫生巾算了。”

林飞不语。

司机不时朝身后的我们看看，眼神里透露出十分警惕的神情。我想，他把我和林飞当做少年犯了。

至于车子是在什么时候驶如市区，我已记不得。天基本全黑，司机担心的说：“你们下车吧，到了。”

我说：“师傅，你顺着我指的路线走。”

司机更家担心，说：“天黑了，我要回家了。你们把钱给我，下车吧。”

林飞说：“你要不按我们指的路线走，我们就没钱给你。”

我说：“是啊，我们现在就剩十几块钱了，你要不要嘛？”

司机虽然恐惧，但亏本的买卖绝对不做。硬着头皮问：“你说吧，再往哪？”

我说：“往前，到了我叫你。”

车子继续向前，我和林飞想着等下下车，在找到韩俊之前该如何稳住司机。

突然，司机回头打断我们的思绪道：“不行了，开不过去啦。”

我说：“怎么啦？”

司机指着挡风玻璃外面说：“你看，那么多人。”

我和林飞往一看，真是她妈的人山人海啊，比钱塘江大潮还壮观。

我忙指挥司机道：“你往左开，停那水果店的边上。”

司机照做，将车停稳。

我们正想着该如和像司机解释，司机却先我们一步跳下车，然后一脸兴奋的对我们说：“快下车啊，你们看这里这没多人。”

说着，司机关紧门窗向人群里冲去。我和林飞又是一阵惊讶。

我们首先想到要给韩俊打一个电话，但发现身边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这十分反常。以前，如果不到十一点，这的商店都不会关门。我想这些人都汇集到了眼前的人海里了吧。

林飞告诉我说：“你看，前面不就是师范了吗？”

我觉得奇怪，说：“是啊，可惜都被人围住了，那么结实，咱们现在都只是站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刘德华站哪唱啊？”

林飞也觉得奇怪，说：“你看师范前的广场全都是人，难道刘德华站楼顶上唱？”

我说：“可能不是刘德华演唱会吧，也没听到音乐声呀。”

林飞不信说：“不会，你看司机都没工夫收咱们钱，不是看演唱会，能有这么积极吗？”

我说：“你怎么知道人家就喜欢刘德华呢？”

林飞说：“是啊，我们都只是猜测，但我们从来没看过一条街上能挤上这么多人哪。”

我说：“我也没看过。”

林飞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挤进去看看到底怎么了，否则人散了就后悔啦。”

说完，我和林飞一起向着人群跑去。脚步轻盈的都不像是自己在跑。与此同时，在我们身后左右，到处都是朝着同一方向奔跑的人。我甚至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的大爷也步履维艰的向着人群移动。若不是求知心切，我肯定会过去帮他一把。

我们赶到外围的时候，想再往里挪动几乎不可能，但想退出去也不可能，因为后面紧跟而来的人们已经阻住我们的退路。我知道这人群又加厚了一层。

我十分后悔的对林飞说：“这下完了，即看不到里面，也看不到后面，现在只能看人背了。”

林飞苦苦挣扎，总算把身体保持了平衡。

他抱怨的说：“他妈的，里面发黄金啊，这么多人往里挤？”

突然前面有人说：“你们才来就抱怨，我们都被挤在这地方快几个小时了呢。越往里面的人，等的时间越长。”

接着又有 A 人问道：“那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啦？”

有 B 人回答：“你不知道还往里挤，里面杀人了。”

A 人“哦”了一声继续说：“我还以为师范的学生搞暴动呢，想当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就暴动过。”

B 人说：“你傻啊，学生暴动这么多人参乎什么啊？”

A 人不以为然的说：“切，不就杀了个把人嘛，干吗这么多人来

看？”

B 人回答：“不光是杀人，还烧了警察的车了。”

我和林飞顿时明白了许多。

A 人惊讶道：“什么原因？”

B 人道：“执法不公，群民激愤哪。”

后面一浪挤过来，我被挤的喘不过气。

A 人艰难的问道：“难…难…道…政府…没人管…吗？”

B 人回答：“唉，唉，政府已经请求省里调派特警了。唉，快要到了吧。”

A 人问：“那你在这呆多久了？”

B 人回答：“都半天了，本来我在里面的，回家吃顿晚饭回来就落后到这里了。”

我看见那人本来是想摇头的，那空间不允许他这么做。

我对林飞说：“等下特警要来，咱们赶快想办法出去吧。”

林飞说：“我也想啊，可惜不能动啊，我还担心等下特警来了会不会用高压水管喷咱们呢。”

我说：“不能开枪就只能喷水了。”

林飞泄气道：“完了，这么多人，等下一喷水肯定要踩死人。”

我说：“不会的，要踩也不一定踩死咱们啊。”

林飞说：“我不跟你说了嘛，我不能沾水，你看我们今天就已经够倒霉了，再在这时候碰我生命里不能碰的东西，我肯定要死于非命了……”

说着，林飞将一个硬币样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感觉是那个花了两块钱的东西。

我说：“你把这个给我干吗？”

林飞说：“万一我被踩死了，你就在我妈来认尸的时候，把这个拿给她，就说这是他儿子得的广告设计金牌，我来新世纪的时候，我妈不在我身边，我就骗她说，我是搞广告设计的高手，还拿到过省里比赛的大奖。所以你把这金牌给她看看，她就真相信了。”

我说：“去你妈的，你真孝顺，要死了还骗你妈。”

林飞说：“这叫善意的谎言嘛。”

我突然发现身后松出了一条缝隙，忙拉着林飞往外挤。结果林飞求生本能比我大，硬是把我们的位置调换了过来。这样艰难的挤了很久，终于冲出了人群，那感觉就像是冲出亚马逊一样。

在我和林飞冲出去的时候，刹那间满世界响彻了警笛声。远处和不远处不停的闪烁着警灯的光彩。消防车首当其冲，最先抵达人群外围。只见英勇的消防战士，迅速打开高压水管，顿时水花四溅，人群一阵惊慌。

林非感慨道：“还是我们逃的及时啊，要不然真怕是在劫难逃啊。”

随即，我们被迅速赶来的武警驱赶。

我们都觉得自己没犯法，便都不想离开。

武警严厉的呵斥道：“再不走就把你们都抓起来。”

我和林飞吓地赶忙逃跑。

跑了很久，我们仍旧感觉 110 和 119 仍是不断的向着人群驶去、

集结。

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梦境里，正不停并毫无方向的向前奔跑。只要天还没亮，我就必须一直往前跑，哪怕呼吸急促，哪怕周围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到。只要我没醒，我都没办法停下脚步。

突然，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朝着我所奔跑的方向奔跑。就如同刚才我朝人群方向奔跑时一样积极，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人们除了满脸的意犹未尽还挂满了微薄的一点笑意。

15

黑暗过去，黎明拥抱大地。

那晚特大的民众暴动，仅仅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仇恨，这说明中国百姓们都很团结，一旦出了问题，大家都能自发的组织起来解决。虽然解决出了乱子。但政府是强大的，除了师范对面的几家商店在暴动中被抢和死伤一人以外，这座城市没有其他的损失。同时，政府有力的封锁了这件重大事件，本来一头猪被汽车撞死之后都可以拿到新闻里报道，而这件事却没有被报道。

而那次事件里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千里被捕了。原因是在我和林飞以及韩俊探望他的时候得知的。

千里告诉我们，那天的事件里，他们的超市遭到很多人的哄抢。他以为人们只抢那些值钱的东西，没想到有一个傻逼冲进来就抢

了他负责推销的卫生巾，千里十分恼火。因为害怕丢了产品而赔钱，所以他就一脚将那小子踹了出去。不想，这一踹竟出了人命，那傻逼倒地之后，又有很多人接肩继踵的涌上来，慌乱之中不小心把那傻逼给踩死了。当然，这是事后才发现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一切，不幸的是就只记下了千里一个人的面容。那被踩死的人也是那次事件中唯一的遇难者，所以市里的领导十分重视。

我们不禁惊叹道：“原来那唯一死掉的人和你有关啊。”

千里说：“我是真他妈的倒霉，背了一个间接杀人的罪名……”

只见旁边的守卫呵斥道：“严肃点！”

我们问道：“那你估计要判几年啊？”

千里满腹愁肠，说：“不知道，有可能就判死刑了。”

我们安慰说：“不会，你也不是有意要杀人家的，再说了也不是你杀的，人是许多人一起杀的，你只是其中一个参与者而已。”

最终的判决是，千里因间接致他人丧生，被判了劳教一年，押往到离我们这座城市西边很远很远的的一个劳改监狱。

临行前，我们再次去看望了他。他明显消瘦了许多，然后一个劲的对我们说：“我他妈的怎么就那么倒霉啊，怎么就……”

我们不停安慰道：“你以前幸运过呀，一年很快就过去了。”

千里“哗然”泪下，老泪纵横。

我内心一阵绞痛，道：“你不要难过，其实在你入狱之前，我和林飞还差点死于非命呢，只要活着就好。”

千里停止了泪水，哽咽着问：“你们怎么差点死啦？”

我说：“你还记得我们跟你说要去一个临近的县城吗？”

千里点头。

我说：“我们不知道那是个骗局，你算说对了。我们就差点被人给剁了……”

千里不相信的朝着林飞望去，期待林飞的回答。

林飞说：“是啊，是啊，那人真是个骗子，抢了我们的钱还要灭我们的口，还好有个好心人救了我们，你看我们现在都还活着，也就是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韩俊也安慰道：“虽然你现在入狱，但你之前还是幸运的，你看，在你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你不是处男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处男……”

也许韩俊发现这最后一句不太妥，连忙补充道：“处男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男人……”

然后我们就看见千里恢复了许多，但在我们走的时候，他又是一句：“唉，真她妈的倒霉啊……”

我想，现在千里真的要去千里之外了。

五

国庆在全中国人民的期待里姗姗来迟，全国欢庆。因为在这一天

到来的时候，全国很多有钱人又迎来了一个欢乐的黄金周。而没钱的人们也可以在这之后的几天里看到电视里那些有钱人在黄金周里的愉快生活，真是让人羡慕。

这一天，韩俊随着新兵连去了中国的北边。从此中国又多了一批保家卫国的好战士。

同时，林飞与我道别，他说他要去云南了，是之前和我提过的那个朋友让他过去。他说刻不容缓，必须要走了。

而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那个是不是又是你网友啊？

他说，这回真不是，骗你就是孙子。

我说，你看，千里去了西边，韩俊到北方去了，你要马上要去南方了……

他说，去你妈的，能不能不伤感啊，你放心，等我哪天赚到了一百万就把你接过去。

我说，好啊。

于是他也走了，走的时候我们都忧伤的一塌糊涂。

我想，全国人民都快乐的日子怎么能忧伤？刚想通这一点，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放起了阿炳的《二泉映月》。

看来是这世界总是让人忧伤啊。

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呀……